

論

語

集

釋

上冊

程樹德著

論語集釋

上册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

論語集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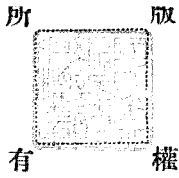
上冊 定價 柒元

著者 程樹德

出版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鏡清齋
電話北(四)局二八〇三

發行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印刷者 金華印書局
前外西河沿二一七號
電話南(三)局三九六七



自序

論語集釋何爲而作也曰自孔祀罷經籍廢風會所趨至悍然蔑倫毀紀侮聖詆儒而無復忌憚天下之亂極矣於是有倡讀經救國之論者孫雄是也有效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東海而死者王國維是也管子所謂四維不張顧亭林所謂亡天下者不圖及吾身而親見之舉古聖哲王所揭治亂興亡之故至今日而適若相反古人真欺我哉憤而欲取少時所讀之書拉雜摧燒之客聞而阻之曰世之剝也必不終剝道之窮也必不終窮子姑待之余笑而應之曰諾今不幸言中而世亂滋迫數年以來塵沸雲擾萬方蕩折余猶得蟻伏故都幸免顛沛流離之慘此論語集釋四十卷即於劫罅偷息中所掇輯而成者也昔太史公身廢不用乃作史記其報任安書列舉左邱失明虞卿窮愁諸例余自癸酉冬患舌強痿痺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於茲矣而精力之強不減平昔意者天恐吾投身禍亂以枉其才故假疾以阻其進取又憫其半生志事無所成就故復假之以精力使得以著述終其身耶夫文化者國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傾向教育者立國之根本凡愛其國者未有不愛其國之文化思想之鵠教育之程皆以是爲準反之而毀滅其文化移易其思想變更其教育則必不利於其國者也自清季歐化盛行國人醉心於西方文明已成積重難返之勢政府提倡於上學者鼓吹於下回顧祖國一若無一事及人者馴至裂網紀毀倫常而國以不立木腐而蟲乃侵自侮而患乃集其使吾國支離滅裂至於此極者果孰令致之耶夫孔子之道無古今無中外一也由之則治悖之則亂大之則彌於六合小之則切於日用彼歐西固無此人物也彼方從事於東方文化之研究我乃摧殘務盡不遺餘力不亦異乎今者歐戰方酣各倚其製造殺人利器之科學以自相殘戮浸假亂極思治棄其權利

競爭之說而用吾禮讓之術以爲治由是以蘄至於大同未可知也非然者由今之鬼說而實施之不數十年且將回復人類於狃獠之世亦未可知也著者以風燭殘年不惜汗蒸指駮之勞窮年砭砭以爲此者亦欲以發揚吾國固有文化間執孔子學說不合現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國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廢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若夫漢宋門戶之見考據訓詁之爭黨同伐異竊無取焉己卯秋八月閩縣程樹德序

凡例

一論語注釋漢時有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諸家魏則陳羣王肅亦有義說自何晏集解行而鄭王各注皆廢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廢朱子至今又八百餘年加以明清兩代國家以之取士清初名儒代出著述日多其間訓詁義理多爲前人所未及惜無蒼萃貫串之書茲篇竊本孔氏述而不作之旨將宋以後諸家之說分類採輯以爲研究斯書之助定名曰論語集釋

一 是書內容計分十類

甲 考異 經文有與石經及皇本或他書所引不同者日本高麗版本文字有異者均列入此門其材料則以阮元論語校勘記翟灝四書考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葉德輝天文本論語校勘記等爲主

乙 音讀 字音讀法及句讀有不同者入此門其材料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武億經讀考異爲主

丙 考證 自閻若璩撰四書釋地江永著鄉黨圖考以後世人漸知考證名物之重要故人名地名器物度數之應考證者無論矣此外如大戴禮說苑新序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中論論衡諸書有涉及論語之解釋者以其爲漢儒舊說亦附此門

丁 集解 邢疏有可採者亦附入此門

戊 唐以前古注 此門包含最廣上自漢末下及於唐中間南北朝諸家著述爲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所引者

備列無遺其材料以皇侃義疏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爲主計所採者凡三十八家列舉如左

劉歆論語注

包咸論語章句

鄭玄論語注

王朗論語說

王弼論語釋疑

衛瓘論語集注

繆播論語旨序

繆協論語說

郭象論語體略

樂肇論語釋疑

虞喜論語讚注

庾翼論語釋

李充論語集注

范甯論語注

孫綽論語集注

梁覲論語注

袁喬論語注

江熙論語集解

殷仲堪論語解

張憑論語注

蔡謨論語注

顏延之論語說

釋惠琳論語說

沈麟士論語訓注

顧歡論語注

梁武帝論語注

太史叔明論語注

褚仲都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

沈肅論語注

熊埤論語說

季彪論語注

陸特進論語注

穎子巖論語注

李巡論語注

張封溪論語注

論語隱義注

韓李論語筆解

己 集注 集注文字稍繁故採擇以內注爲限外注有特別精采者始行列入但其中貶抑聖門標榜門戶者因有後人之辨論不能不列入原文可分別觀之

庚 別解 集解集注以外如有新穎之說別爲別解一門其不止一說者則分爲一三四以區別之

辛 餘論 清初漢學家立論時與宋儒相出入擇其言論純正無門戶偏見者爲餘論一門其有宋以後諸家注釋可補集注所未備而不屬於考證者亦附入之

壬 發明 宋學中陸王一派多以禪學詁經其中不乏確有心得之語即程朱派中亦間有精確不磨之論蓋通經原以

致用孔氏之言可以爲修己處世之準繩齊家治國之方法者當復不少惜無貫串說明之書僅一四書反身錄尙多未備因欲後人研究論語者發明其中原理原則故特立此門

癸 按語 凡集解集注別解諸說不同者必須有所棄取別爲按語以附於後此外自考異以下間有所見者亦同以上十種非必各章皆備無則缺之

一 研究論語之法漢儒與宋儒不同漢儒所重者名物之訓詁文字之異同宋儒則否一以大義微言爲主惜程朱一派好排斥異己且專宣傳孔氏所不言之理學故所得殊希陸王派雖無此病然援儒入墨其末流入於狂禪亦非正軌故論語一書其中未發之覆正多是書職責在每章列舉各家之說不分門戶期於求一正當解釋以待後來學者藉此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旨

一 朱子集注元明以來以之取士幾於人人習之清初漢學再興始有持異議者譽之者尊爲聖經賢傳一字無敢踰越詆之者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如王闈運所著之論語訓漢魏六朝諸家之說備列無遺獨於朱注一字不及漢宋門戶隱若劃一鴻溝黃式三論語後案始以集解集注並列然其旨仍在左袒漢學實則集注雖考證稍疏然字斟句酌亦非無一長可取不能概行抹殺是書先列集解爲漢學所宗次集注爲宋學所本中間增唐以前古注一門搜羅漢魏六朝及唐人論語著述片言隻字必一一搜剔不使遺漏庶幾已佚之書賴以不墮其近人著述有罕見之本或篇帙無多恐其日久失傳往往全部收入亦本斯旨

一 論語一書言訓詁者則攻宋儒言義理者則攻漢學平心論之漢儒學有師承言皆有本自非宋儒師心自用者所及集注

爲朱子一生精力所注其精細亦斷非漢儒所及蓋義理而不本於訓詁則謬說流傳貽誤後學訓詁而不求之義理則書自書自我與不讀同二者各有所長不宜偏廢是書意在詁經惟求其是不分宗派苟有心得概與採錄

一全書共百餘萬言所採書目均一一列表備查其未見原書者必注明出處其有引出某書而某書實無其文者則仍以原書著錄以便尋檢此外六朝已佚古籍或雖爲近人著作而爲罕見之本者則做四庫全書總目之例別爲簡明提要以附於後

一 所採之書以四庫著錄及列入正續皇清經解爲限其四庫未收及宋儒一派之著述未採入皇清經解者則擇其尤純正而有心得者其專爲舉業而設類似高頭講章如四書本義匯參及一切庸惡陋劣如四書大全之類概不採錄

一 語錄仿自禪宗釋子不讀書出語恒多俚俗宋儒學既近禪并形式上亦必力求其似殊爲無取茲篇除朱子或問及語類外其他語錄中雖有關於論語之研究以其出言鄙倍概不採錄

一 宋以後諸儒往往於劄記中考據論語如困學紀聞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之類無慮數十種其中不乏可採之處雖非專著亦在彙採之列

一 宋儒理學爲儒釋道混合之一種哲學本可成一家言但必以爲直接孔孟心傳道統則余未敢信一部論語中何嘗有一個理字而集注釋天爲即理也釋天道爲天理又遇論語凡有斯字或之字悉以理字填實之皆不免強人就我聖人胸中何嘗有此種理障耶朱子嘗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然集注釋子在川上釋曾點言志仍不免過高之病以此立說著書未嘗不可但非解經正軌讀者當分別觀之

一清初戴東原毛西河諸家喜攻朱注考證之失殊不知朱子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朱子博極羣書并非力不能爲而其言如此蓋當時風氣不尙考證以古人不經意之事而蹈隙乘瑕攻之不過以其名高耳然猶曰是漢學家言也至顏李同爲理學而亦攻朱則更無謂蓋漢儒恪守家法篤信師說從未敢輕詈古人至更易經傳推翻舊說其風固自宋人開之集注至以樊遲爲粗鄙近利以子夏子游爲語有流弊敢於詈及先賢更不足爲訓以朱子之賢猶有此失是書力矯此弊凡意氣詬爭之語門戶標榜之詞概不採錄

一集注喜貶抑聖門爲全書最大污點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毛西河聖門釋非錄論之詳矣是書凡攻朱之語例不採錄然對此不能不設例外昔阮嗣宗口不談人過人稱其盛德何況對於古人子貢方人孔子以爲不暇故古來叢謗之深無如朱子者雖係無心之過究屬嗔心過重錄之所以示戒也

一宋儒以禪理詁經好之者喜其直截痛快惡之者又目爲陽儒陰釋考朱子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又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欲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從來學者是宋儒固不自諱竊以爲孔子之道至大無所不包不特釋而已卽道家亦有與之同者如無爲而治一章是也魏晉諸儒喜以道家言詁經苟有一得未嘗不可兼收并蓄蓋孔子之言有與釋家同者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家之破除二執有何區別耶其與之異者則不必強爲附會陸王一派末流如羅念菴陳白沙輩幾於無語不禪亦是一病是篇於末流狂禪一派牽強附會之語概不採錄一孔子之言俟諸百世而不惑所以爲至聖不必後人代爲辨護周旋集注於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下引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殊不知聖人之言絕無流弊觀於今日歐洲之國會民主政治此二章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洵萬古不易之至言也何所用其廻護耶自歐化東漸不特疑聖且有誣聖以爲名高者矣是書採錄斷自清代凡現代名人之著述除純粹解經者外其他中西合參新舊融會之作值此是非淆亂靡所折衷去取之間懼多私見故雖有佳篇概從割愛恕不採錄補遺之責期之後人

論語集釋

卷首	序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學而上	學而下	爲政上	爲政下	八佾上	八佾下	里仁上	里仁下	公治上	公治下

卷十一 雍也上

卷十二 雍也下

卷十三 述而上

卷十四 述而下

卷十五 泰伯上

卷十六 泰伯下

卷十七 子罕上

卷十八 子罕下

卷十九 鄉黨上

卷二十 鄉黨中

卷二十一 鄉黨下

卷二十二 先進上

卷二十三 先進下

卷二十四 顏淵上

卷二十五 顏淵下

- 卷二十六 子路上
卷二十七 子路下
卷二十八 憲問上
卷二十九 憲問中
卷三十 憲問下
卷三十一 衛靈上
卷三十二 衛靈下
卷三十三 季氏
卷三十四 陽貨上
卷三十五 陽貨下
卷三十六 微子上
卷三十七 微子下
卷三十八 子張
卷三十九 堯曰
卷四十 微引書目表

論語集釋目錄

論語集釋卷一

閩縣程樹德學

學而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考異】皇侃論語義疏本（下簡稱皇本）說字作悅。翟灝四書考異。（下簡稱翟氏考異）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鉉新修字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憖女美。陸氏釋云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說之見二十篇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路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無所不說。子路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按翟灝四書考異考證精博。關於論語條考部分。本書收錄極多。標題仍稱考異者。示不敢掠美也。

【考證】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稱。顧炎武日知錄。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汪中述學別錄。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既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既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及配證稱公。

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闕伯比。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夫子。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辭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入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劉寶楠論語正義。（下簡稱劉氏正義）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書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核定作從口乙象口气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入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駿覺悟也。从教从門。門尙牒也。曰聲。學家文敬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

【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釋。

按何晏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邢昺疏云。馬融亦爲古文論語訓說。皇侃疏謂爲魯論訓說。非也。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王氏義說。史志亦稱注。何晏集解序與陳羣周生烈並云義說。七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亡。而唐書藝文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並有王肅論語注十卷。蓋隋代散失。至唐復出。今則佚不可見矣。惟論語馬氏訓說二卷王氏義說一卷各有輯本。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唐以前古注】皇侃義疏。（下簡稱皇疏）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按今說文無此文）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詔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會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

獨。重濁時學重濁之樂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也。

【集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餘論】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稜圓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旨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毛奇齡四書改錯。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射學御此虛字也。若志於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於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學字並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倣。亦是虛字。轉可效惑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誼賈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樂小道。大學樂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黃式三論語後案。（下簡稱黃氏後案）學謂讀書。王氏及程子說同。朱子注學訓效者。統解學字於第一學字之中。如孰爲好學。弟子不能學。願學。學道。必訓爲效而始通。其引程子說學爲讀書。時習爲既讀而時思繹。則此章之正解。黃直卿語錄甚明。此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下簡學思對言。學問對言。好學忠信對言。博學約禮對言。文舉德行對言。學易學詩學禮。皆謂讀書。而又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倣。蓋學者所以學聖人之道。而聖人往矣。道在方輿也。劉澹論語述何。學謂訓定六經也。當春秋時吳越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聖教萬

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弗學也。焦循論語補疏。當其可之謂時。說解說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

按學字係名辭。集注解作動辭。毛氏譏之是也。惟其以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爲學。則精確不磨。今人以求知識爲學。古人則以修身爲學。觀於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門身誦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稱顏淵。且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其證一也。孔子又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其答子張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爲學。其證二也。大學之道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證三也。

【發明】焦氏筆乘。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彥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勸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慊。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則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即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詔問誦說之謂。非緝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考異】陳德明論語釋文。有或作友非。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阮元論語校勘記。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臧庸拜經日記。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楚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魯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採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洪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注引論語爲證。謂有當作友。武億羣經叢證。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

云非。盧文弨釋文考證。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

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論語類。謂包爲魯論作有朋。周易蹇正義引鄭玄注並解朋友。陸德明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凡與魯異而不言從古者。齊古同也。然則作有朋者魯論也。作友朋者齊古論也。

【考證】宋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同門曰朋。此是古義。自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周禮大司徒鄭注同門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開。又復來合。致足娛樂。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棷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下簡稱潘氏集箋）朋說文以爲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劉氏正義。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邇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彖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

【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

按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倡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五年遷大鴻臚。事蹟詳後漢書儒林傳。皇侃義疏作苞咸。苞包三字古通。當依漢書傳作包。何晏論語集解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學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然則包氏所爲章句。蓋用禹說。借全書久佚。隋唐志皆不及著目。今惟玉函山房

輯佚書中有輯本二卷。（此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作鄭注。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默然適願。所以樂也。

按隋書經籍志有集解論語。江熙撰。唐書藝文志作江熙集解。並云十卷。熙晉書無傳。據册府元龜。知其字太和。爲兗州別駕。他無可考。皇疏序稱熙所集論語凡十三家。取衆說以成書。故以集解爲名。邢昺疏引二節。知此書宋初尙存。今佚。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輯此則有晉一代之說論語。其同異得失略備於茲矣。

【集注】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別解】俞樾羣經平議。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宣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輓歌友朋自遠方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卽有並義。淮南汜論篇曰。乃爲齊木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爾雅微子篇曰。小民方輿。史記宋世家作並輿。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並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卽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如周易不齊方來。尙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

【餘論】論語述何。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詁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阮元聖經室集。此章乃孔子教人語。卽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潘氏集箋。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翬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卽有朋自遠方來也。

按阮氏潘氏以此章貼孔子自身說。雖係創論。但非別解。故入之餘論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考證】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壽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集解】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凡不載何人說者。皆何晏之詞。下倣此。）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有二釋。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又引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者也。

按晉書文苑傳。充字宏度。江夏人。官著作郎。七錄載充論語釋一卷。至隋已亡。隋書經籍志別有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唐書藝文志並同。而宋史藝文志不載。今佚。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茲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別解】王衡論語駁異。羅近溪謂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以其不厭不倦處。此却說得好。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則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愠。忌也。君子不矜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爲君子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編。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疑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毛奇齡四書臆言。論語人不知而不愠。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驗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中事。夫子一生祗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默識節）門弟子言如此。（見公西赤節）後人言如此。（見孟子）故首章即以此發明之。

按此本李充之說皇疏取之。然實不如朱注之具。劉寶楠云。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愠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應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不知而不愠。自是不相干涉。己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煨燻未能得十分成熟。心固有時被其所動。及到此方真能人不知而不愠也。又曰不愠不是大怒。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愠。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鹿善繼四書說約。說樂不愠。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何以如此真切。如此超脫。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修持。祇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功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矣。張履祥備忘錄。朱子謂不知而不愠者遊而離。不知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咎莫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於家。文王於朝。孔孟於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時而能不愠。豈非甚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何義門讀書記。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故云不愠。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寧經室集。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愠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發明】梁清遠宋榮錄。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即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以誡之以心意之暢適。勸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欣美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師。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考異】論語釋文弟本或作悌。下同。臬本作悌。邱光庭策明書亦作悌。

【音讀】武億經讀考異。近讀並以其爲人也孝弟爲句。愚謂其爲人也當屬句。孝弟連下而好犯上者鮮矣讀。語勢自順。

按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犯上者鮮矣。可見唐以前入讀法。此武氏之說所本。

【考證】柳州文集。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諸弟子略無存者矣。竊窺孔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論語書中所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

蓋其弟子之號師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既歿。諸弟子嘗以其似孔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程子經說。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朱子或問。柳氏之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廢其議。曷嘗有子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微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隊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道。其視以善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弟子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弟子之言始。曰檀弓謂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充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誦之喪。哀公欲設機。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阮元論語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彊。其餘皆厭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尙。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麴子齊再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謂。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或曰四

子皆稱子。閔子冉子之門人亦謂之。而終成之者有子曾子之門人也。以二子獨次乎學而第一篇之前列也。有子次子曰學而章後。不遇有子即次曾子者。嫌次之於有子後也。故必又起子曰巧言章而以曾子次其後。明乎皆次之於孔子後也。孟子云。昔者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蘧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由是言之。有子爲諸賢所尊。而曾子過於諸賢。皆可知也。故成書者以次前列焉。如謂閔子冉子之門人終成之。則既以有子曾子次之於孔子後。當繼以閔子冉子次之矣。蓋成書者尊師之義宜然也。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魏邈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

【集解】孔（安國）曰。有子弟子有若。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按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年四十爲諫諍大夫。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解十一篇。何晏集解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不著錄。今惟玉函山房有輯本十卷。

【唐以前古注】孝經正義引論語鄭氏注。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

按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宋王應麟者。所收未盡。海寧陳氏體論語古訓搜採較詳。馮國翰有輯本。其中爲集解所未探者尙多。茲擇錄之以存漢代大師之說。

皇疏引庶理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說。今實都無好而復云諫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漸。以好見塞則抑匡矯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敬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

按熊理不詳何人。馬國翰以爲即唐書藝文志雜家之熊理。亦想當然耳。熊以犯上爲犯類而諫。皇侃取之。熊補論語疏伸其說。據漢書叙傳。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田豐剛而犯上。以犯上爲犯類。古之通義也。其說甚辨。然亦過求異耳。邢疏駁之是也。

【集注】有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考異】七經考文足利本其仁之本與無爲字。葉德輝日本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無爲字。

按日本流傳中國論語本有二。一爲正平集解本。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一爲皇侃義疏本。乾隆開四庫時欽人鮑廷博得之。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此外刻本以天文癸巳刻單經爲最善。經籍訪古志已著錄。彼國亦希見。考日本天文癸巳當明嘉靖十二年。比之皇疏正平二本時代稍後。葉氏取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一本二本三本（皆日本古本）皇疏本正平本黎刻正平本札記所引津藩有遺館本。傳懋元觀察重刻唐卷子本校錄與今本異者三百餘事。別爲校勘記一卷。至中土宋元舊本則以有阮氏校勘記在不複出也。

陳善捫蝨新語。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中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王恕石渠意見。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焦氏筆乘。何比部語子。豐南禺道人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人。因改篆爲隸。遂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即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入之道。於義爲長。朱彬經傳考證。仁即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江聲論語校勘。仁讀當爲人。古字仁人通。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句。不知六書假借之法。徒泥仁爲仁讀字。紛紛辨說無當也。劉氏正義宋氏翔鳳鄧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與文。鄭就

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可通。玉璣管論語經正義。孝弟爲行仁之本。義固正大。觀井有入焉人借作仁。則此章仁字似亦人之借字。如作人字解。與章首其爲人也句相應。義甚直截。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引錢氏曰。初學詔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作人爲長也。

按陳善之說是也。林春溥四書拾遺云。案不知其仁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皆作人。古之賢人也。古本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引桓元明僧紹作仁。柏人道因碑作栢仁。並可互證。宋儒不通訓詁。遂至沿襲其誤。彙事解釋。於是程叔子謂性中有仁。曷嘗有孝弟來。謝顯道謂孝弟非仁。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爲支離。王伯安謂仁祇求於心。不必求諸父兄事物。種種謬說。由此而生。蓋儒家之所謂道不出倫常日用之間。故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又曰道不遠人。孟子言道在邇而求諸遠。則有子本立道生之說也。老莊一派始求道於窮實恍惚不可名象之中。後儒雖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此其所以致疑於有子也。論語殿異及四書辨證雖主王恕之說。但以爲作仁亦可通。然初學詔及御覽均作人。可見唐及北宋初人所見本尙有作人者。經傳中仁人二字互用者多。仁特爲人之借字。不止此一事也。集注於井有仁焉已云當作人。獨此條猶沿舊說。蓋偶未深考。

【考證】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呂氏春秋孝行篇。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孝經望集論仁篇。此四句乃孔子語。而本立而道生一句。又古逸詩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之言者。所以爲似夫子也。又後漢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愈可見漢人舊說皆以此爲孔子之言矣。劉氏正義。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漢後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錄原文。或有錯誤故也。

【集解】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

按隋志載彌瓌論語釋疑三卷。唐志云二卷。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仍作三卷。今佚。惟玉函山房有輯本。其說經不脫魏晉玄虛之習。姑錄以備一家。

【集注】務專方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按集注外注尙有程子性中祇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來一段。明季講家深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清初漢學家詆之尤力。考朱子文集答范伯崇云。性中祇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即不成道理。是朱子先已疑之矣。疑之而仍採爲注者。門戶標榜之習中之也。是書既不標榜亦不攻擊。故不如刪去以歸簡淨。

【餘論】論語稽求篇。何注。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太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即本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查慈庸論語稽。凡注家皆視仁與孝弟爲二概。不知仁古與入通。孟子仁者人也。說文入象形字。入旁着二謂之仁。如果中之仁。萌芽二鱗。蓋入身生生不已之理也。備言仁故不可遽見。若言仁本是入。則即於有生之初能孝能弟上見能孝弟乃成人。即全乎其生理之仁。不孝弟則其心已麻木不仁。更何以成其爲入。本立而道生句。逸詩也。凡道字古書並訓道路。從走從首。大學之道中庸率性之謂道。詰訓並同。有子引詩斷章言君子必專用力於本。有本乃有路可行。若上文所謂孝弟者。乃人身生理之本也。

按慈庸貴州遺義人。所著論語稽二十卷。體裁與論語後案同不立門戶。而稽稽則過之。

【發明】陳天祥四書辨疑。古之明王。教民以孝弟爲先。孝弟舉則三綱五常之道通而國家天下之風正。故其治道相承。至於累世數百年不壞。非後世能及也。此可見孝弟功用之大。有子之言可謂得王道爲治之本矣。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此章義同。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

按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國者。亦未有不敬其兄而能篤於故舊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云。聖人以孝治天下。有子之言洵治國之寶鑑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考異】皇本作鮮矣有仁。

【考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難於仁矣。禮記仲尼燕居篇。給黎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潘氏集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以何畏乎巧言令色爲不仁者遠。蓋本此。

【集解】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張遷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

按禮字長宗。吳人。官至司徒左長史。晉書有傳。此編載七錄云十卷。隋書經籍志注梁有十卷亡。而志別有論語釋一卷云張遷撰。或有良輯散佚存其一歟。唐書文志不著錄。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有之。亦稱十卷存。舊目實未見全書也。其說經好立異論。殊不足取。以其晉人舊帙。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當者所當深戒也。

【餘論】四書辨疑。致飾於外。言甚有理。必有陰機在內。而後致飾於外。將有陷害使之不爲隄防也。語意既已及此。其下却但說本心之德

亡而不言其內有包藏害物之心。所論迂緩不切於事實。未能中其巧言令色之正病也。本心之德亡固已不仁。不仁亦有輕重之分。其或穿穴踰牆爲姦爲盜。大而至於弑君篡國。豈可但言心德亡而已哉。蓋巧言甘美悅人之言。令色喜狎悅人之色。內懷深險之人。外貌往往如此。李林甫好以甘言啗人。此巧言也。而有陰中傷之之機阱在焉。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此令色也。而有狡險忌克之機阱在焉。若王莽以謙恭蠶漢。武后以卑屈禍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也。古今天下之人爲此巧言令色而無陰險害物之心者蓋鮮矣。鮮字乃是普言此等入中有仁者少。非謂絕無也。

按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四庫提要云。元蘇天爵安熙行狀謂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澠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蓋奪晉陳天祥書也。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是所言未足深論也。朱子撰集注嘗云字字用粹稱過。增減一字不得。清初漢學家所編者在考證之疏。此則摘其義理之謬。洵朱子諍友也。凡論語一百七十
三條探摭幾過半云。

石渠意見。入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注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王肯堂筆麈。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揜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曰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

按王氏於佛學中精惟識一宗。故其讀論語時有新見解。四庫提要雖稱其醫學之精。而惡其染明末心學之習。僅列存目。續說郛亦僅存其目。有錄無書。自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先後印行。世始多知之者。

【發明】日知錄。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奸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奸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胥肩韶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則學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李二曲四書反身錄。色莊見於應

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苟不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闢盡遺妙。可法可傳。俱是巧言。

按二曲之學雖稍偏於陸王。而語多心得。雖心知伊川以窮理訓格之非而不加攻擊。蓋猶有忠厚之慮存焉。方東樹譏之非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考異】皇本交下有言字。錢曾讀書敏求記。高麗集解本作言而不信乎。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釋文引鄭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傳爲專者。釋文條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子茲遂生矣。此傳字从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於義益明。故從之。

【音讀】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朱子語類。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不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顯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思與三嗅三復皆使然。而集注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陳萬謨譚經苑。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耳。三當定讀去聲。翟氏考異。大戴立事篇簡謂曾子之言曰。且就寢。夕而自省思以及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三省言。而當時記者之詳略殊也。參觀之則三當以去聲爲正。

【考證】聖經室集。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且以數詔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詔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受耳受心記之古法也。論語稽。三字說文以陽之一合陰之二其數三。史記律書數始作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蓋數至於三。陰陽極參錯之變。將觀其成。故古人於屢與多且久之數。皆以三言。如顏子三月不違。南容三復。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讓。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嗅而作。三年學。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如一一而求之。若者一若者二若者三。則失之矣。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傳不習乎。程伯子作傳之於人。以上二事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說。乃傳樂與人者。傳樂與人而不習於己。正鄭氏所謂購時

爲學師之師不心所者。不習而傳豈不誤人。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於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論語補疏。已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包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壞。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楊雄所謂誦誦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

按張之洞書目答問云。包慎言論語溫故錄未見傳本。茲據劉氏正義引。

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遺不運。曾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郭翼書說解。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按此傳字當從集解作傳於人解。集注失之。

【集解】馬曰。曾子弟子曾參。何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思祭已之所行也。周易楚止義引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統。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又引袁氏云。當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按皇統序稱江熙梁論語十三家。有晉江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考宏曾書有傳字彥伯。不言注論語。晉書有袁喬字彥叔。陳國人。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阮孝緒七錄有袁術論語釋十卷。隋志注云梁有益州刺史袁術注十卷。唐志同。陸德明釋文序錄亦云袁術注十卷。稱云字彥叔陳國人。東晉益州刺史。湘西簡侯。然則袁注爲喬所作明矣。此注亡佚已久。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勵必求踏身。謝氏曰。曾子之

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餘論】四書辨疑。只以盡己爲忠。義有未備。天下之事亦有理所當隱不當盡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亦盡己之謂。聖人未嘗以忠直許之也。況盡己以實。只是一意。忠與信不可辨也。忠信理雖相近。要之自是兩事。曾子分明說在兩處。解者不可相混無別也。語錄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此說意持兩端。無真正可憑之理。蓋忠當以心言。信當以言論。心無私隱之謂忠。言有準實之謂信。此乃忠信之別也。黃氏後案。注謝說。曾子專用心於內。東發先生曰。專用心於內。近時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皆謝氏之說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不謬於事。皆當省諸身。專用心於內非經旨也。諸書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蘇秦張儀。本無確據。即信有之。將邪想之過必符程子乎。謝說過矣。

【發明】反身錄。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在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萬綻。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日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安閒恬定乎。脫洒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能中節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辭受取予能當可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考異】釋文道本或作導。皇本作導。宋高宗石經敬作欽。遼翼祖諱。

【考證】朱子四書或問。此義疑馬氏爲可據。蓋如馬說則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說則八十家出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馬兵甲糧餼芻菹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然與孟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齊魯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少誤。若王制則穀非三

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崔述三代經界通考。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爲一乘之卒七十有二。遂致魯頌之言先後輻輳。乃謂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出軍之賦。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秦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衛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晉地雖關。豈能數倍於文公之世。然則貧故車少。富故車多。不盡釋徒以遺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劉氏正義。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釋文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轉輾。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四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除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即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八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八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八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八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麥具備。此豈八十

家所能給。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養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
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穎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昔諸侯出兵先盡
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
。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八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
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
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
而無禁則遺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蕘則九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
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餘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
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頌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
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餘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頌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
。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
城郭宮室餘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
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
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
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
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
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物茂卿論語徵。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

爲百乘。語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養之藏適若干而言之乎。古來注家布算求合。可謂不解事子雲矣。

按論語徵十卷。日本物茂卿撰。職論通達。多可採者。惟中土少傳本。俞樾春在堂隨筆錄十餘條。大旨好與宋儒軋悟。茲得其論論純正者錄而存之。

方輿旭論語偶記集解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譏疑。故兩存焉。近時經師從馬氏。竊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

按如方氏之說。千乘之爲百里毫無可疑。周禮僞書不足據也。

俞樾湖樓筆談。千乘之國。馬包異說。當以包說爲長。子路曰。千乘之國。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蓋子路所說者百里之國。故冉求從而遞減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從馬說。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過大矣。大約古人言百里之國便爲大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極小言。百里以極大言。不極小不足見託孤之難。不極大不足見寄命之難。後人生大一統之世。揭封萬里。遂覺百里之地小若彈丸。此古今之勢異也。鄭楷論語集注述要。千乘有二說。馬注一成八百家出一乘。千乘爲方三百一十六里。包注十井八百家出一乘。千乘適爲百里之地。朱子前嘗是馬說。及爲集注。又不實指。僅曰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豈因二者皆難知其孰確。不欲多費力於無用之地乎。以下凡名物度數無關本文要旨紛囂莫能確定者準此。

【集解】馬曰。道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有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譏疑。故兩存焉。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唐以前古注】詩小雅信南山正義引鄭注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周禮小司徒疏引鄭注。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皇疏。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衛式則萬乘可知也。此以下皆舉千乘之國法也。爲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隕閭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

【集注】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餘論】四書賸言。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即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則使民謹出入修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啓塞從時。謂凡事之啓塞皆當從其時也。黃氏後案。陸稼書說。敬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言包括衆善。信者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惟此真禮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濟以變。而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也。節用不必說。節非福壽。而當節者務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於淳樸。愛人不必說。愛非姑息。而當愛者務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也。式三案後儒標示心學。說敬太過。失之。於此章尤不合。信與節愛近解亦過求深。尋釋經指。陸氏說是。楊注云未及篇政未可據。敬信節愛時使自有實功實效。以發所存之正。朱子與張敬夫書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闊之論。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然則論治未有專言所存者。朱子蓋節取其論所存而錄之歟。朱子作集注。意在詳錄宋儒之說。而說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節取也。讀注者或誤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東塾讀書記。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意。似不必采之。

按宋儒中如伊川之迂腐。龜山之庸懦。當時皆負有盛名。則以朱子標榜之力爲多。讀集注者當分別觀之。

【發明】魚氏筆乘敢問事業如何。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四書讀。(四書辨證引)不曰治而曰道者何。治者法術之名。道者仁義之用也。若干乘固是舉以爲例。第夫子時上而周室不能有爲。下而小國不足有爲。惟大國可以自奮。然不曰大國而即兵車言者。蓋當時大國惟利是務。其於敬信五者闕焉弗講。夫子蓋有爲而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考異】釋文弟本亦作悌。皇本作悌。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正義引文汎字作汜。韓昌黎集讀嚴子篇。孔子泛愛仁汎字作泛。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有可字。

【音讀】釋文行下孟反。集注如字讀。

【考證】潘氏集箋。儀禮士相見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賈疏。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里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與老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入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爲學者之稱。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謹說文云慎也。楚辭卜居。將汜汜若水中之鬼乎。王逸注。汜汜普愛衆也。說文汜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爲汜。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臚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間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劉氏正義。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踐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徧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之法異也。

【集解】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文道藝也。皇疏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行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之。

【集注】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餘論】四書辨疑。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此比注文爲詳。然所謂以其餘力亦不知其果爲何者之餘力也。夫弟子當爲之事。言不能盡。舉此數事。急先務也。行有餘力。乃是普言弟子當爲之事。行之而餘暇則以學文也。黃氏震日鈔。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慎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於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之實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秘。豈非孝弟實行正德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

按閻氏若璩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以詩書六藝詰文字。語本無病。毛氏攻之非也。

【發明】反身錄。今之教者不通實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謀利之技。饜養弗端。童習而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日閉。名利之念漸漸漸熾。黷亂之勳文藝之工適足以具傲遂非。率意恣情。今須力反其弊。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大本既立。夫然後

肄習詩書藝業。則教不淺鮮。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陸隴其松陽講義。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即氣稟好的。亦同歸於壞。童蒙之時。根脚既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即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況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後世爲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縛受書。即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爲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箇念頭橫於胸中。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於外可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爲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爲俗人也。

論語集釋卷二

學而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考異】毛詩思齊正義曰。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人有四行括上文。翟氏考異。按箋疏中此類時有。如曲禮正義引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于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子路率爾先對。亦以問四人各言其志括兩節文。禮經大意。非緣據本別也。後不泛採。聊借一端發凡。

【考證】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檄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發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又曰。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母牧也。从女象囊子形。一曰象孔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騤騤。

周道倭頽。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

【集解】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又引王雱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

按王雱不知何許人。馬國翰以爲即論語王氏義說之文據錄。

【集注】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別解】陳祖范經思。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禮之辰被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稼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宋翔鳳撰學齋札記。陽湖劉申受謂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論語述何。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遺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賢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梁章鉅論語集注旁證。集注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者。則下文只有事父事君交朋友。此句自應屬夫婦說。娶妻重德不重色。亦厚人倫之一事也。劉氏正義。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叙於事父母事君之

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康有爲論語注。此爲明人倫而發。人道始於夫婦。夫婦肝合之久。所貴在德。以賢爲賢。言擇配之始當以好德易其好色。蓋色衰則愛弛。而夫婦道苦。惟好德乃可久合。

【餘論】四書辨疑。吳氏誤認雖曰未學以爲實未嘗學。不學者亦能此事。故有將至廢學之論。此說蓋出於舊疏。舊疏云。此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蓋以曰字爲語助辭虛字。言雖未學亦與學者無異。果如此說。則下學字上須當更有猶字矣。不知雖曰未學乃是子夏假設出於此者自謂之言。非子夏實謂未學也。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此最簡直明白。四書改錯。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是明言不學尙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即云有廢學之弊。此何說與。反身錄。問學在敦倫固矣。然敦倫可遂不學乎。曰學以學夫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舍倫而言學。則其學爲口耳章句之學。富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曰如是則吳氏之言亦不爲無見。曰吳氏固爲有見而以之致疑子夏。實未達子夏口氣。蓋抑揚其語。正所以折衷學問之實。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在此而不在彼。所重在此。所學即在此。自此說出而天下後世人人曉然知所從事。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渺。眞後者之清夜鐘也。何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松陽講義。辛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肯爲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內注之意。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考證】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威。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論語補疏。此注固有二義。一爲蔽。一爲堅。蔽之義爲開。曲禮輒朝而顯君子謂之固。鄭氏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不達於禮是爲蔽衆不通。此固所以爲蔽也。不學固不達禮。學則達於禮。不固者達於禮也。一曰者別爲一說。不固爲學不堅固。由於不重。與蔽之

訓讀相反。臯侃專用後一說。已失孔氏之旨。其解蔽字之義。則云蔽猶當也。盲人既不能教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此既不明蔽字之義。又不合堅固之義。而以蔽固之解與一曰云云相牽混非也。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

【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盲人不能教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集注】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別解】論語稽。君子謂在位之人也。春秋時世祿世官。或輕浮。或鄙陋。或詐偽。或狎暱。小人或怙惡飾非。皆列國卿大夫之通病。孔子以此戒勉之。較為合理。如訓成德之君子。則其德已成。於下文各節戒勉語氣不合。如謂君子之自修當如此。則君子下宜加之道二字。近日講章解之以爲指初學者。則孔子於初學者即稱之曰君子。恐無此理。

【餘論】松陽講義。重即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重字注腳。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不重而無威嚴固者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即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

主忠信。

【考異】論語稽。毛奇齡江濤皆謂主忠信以下別爲一章。然子罕篇固有之上有子曰字。則自爲一章。此章則主忠信三句明明連上文爲一氣。斷無分成兩章之理。蓋記者非一人。被詁略而此詁詳也。

【考證】劉氏正義。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臯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章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

【集解】鄭玄曰。主親也。

【唐以前古注】臯疏。君子既須成重。又忠信爲心。百行之主也。

【集注】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

【別解】尋經平論。主與友對。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此文主字義與彼同。言所主者必忠信之人。所友者無不若己之人。孔子主顏讐由。主司城貞子。即是主忠信之謂。

按焦氏補疏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鄭訓主爲親。義亦可通。朱子從皇疏。

無友不如己者。

【考異】舊文無爲母。釋文曰。母音無。本亦作無。稽求篇。主忠信三句本子罕篇文。複簡在此。翟氏考異。子罕篇母友之母猶依舊文。

【考證】呂氏春秋。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果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中論。不如己者須己而植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價也。亦無日矣。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譽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

按諷晉書有傳。而此注不見隋唐志。疏序稱江熙集論語十三家有蔡謨。皇疏蓋取之江氏集解也。錄之以備一家。

【案注】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本通。因東坡一說致有難明之義。東坡云。世之陋者樂以不已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學者往往以此爲疑。故不得不辨。如字不可作勝字說。如似也。南北廣韻中原韻略如又調均。不如己如己勝

己凡三等。不如己者下於己者也。如己者與己相似均齊者也。勝己者上於己者也。如己者鶴同道合。自然相友。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皆友其如己者也。如己者友之。勝於己者已當師之。何可望其爲友耶。如己與勝己者既有分別。學者於此可無疑矣。黃氏後案。不如己者不類乎己。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體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說是也。依舊注承主忠信反言之。不如己謂不忠不信而違於道者也。義亦通。總注游氏說以不如己爲不及己。信如是計較優劣。既無問寡問不能之虛衷。復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己劣視人。人亦劣視己。安得優於己者而友之乎。朱子彌縫游說甚費辭。

過則勿憚改。

【考證】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潘氏集箋。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曰難也。改更也。衛靈公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集解】鄭曰。憚難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又引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

【集注】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貴。而學以威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造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別解】劉氏正義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爲君子慮也。

按此雖漢人舊說然不如集注義長。

【餘論】胡炳文四書通。此過也。而集注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胡居仁居業錄。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過最難。須實做探存省察功夫。使吾身心謹密。放肆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雖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發明】李中孚二曲集。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爲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固。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一初。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而德日醇矣。悔過於明。則明無人非。悔過於幽。則幽無鬼責。從此日新月盛。必浩然於天壤之內。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考證】劉氏正義。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口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離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曾四時間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殷梁傳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

【集解】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三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唐以附古注】皇疏。一云躋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又引熊理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鈔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入敬之也。

【集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餘論】許謙讀四書叢說。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疏。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辨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張椿四書辨證。孔安國言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注依伊川以禮易哀字。蓋喪罕有不哀者。不必皆盡禮。又以誠易敬字。王炳文四書通言祭罕有不敬者。未必皆盡誠。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考異】漢石經凡子貢皆作子贛。釋文真本亦作贛。晉同。左氏哀公十五年傳。禮記樂記祭義。子貢字俱作贛。五經文字。貢貢獻。贛賜也。經典亦通用之。洪适隸釋載漢石經作意予之與。張舜民畫墁錄。黃伯思東觀餘論。皆云漢石經作意與之與。

【考證】拜經日詁。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隸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榘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奔疾

工尹商陽齊禽散讀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楨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劉氏正義案臧說是也。禮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左暄三餘續筆。(集箋引)陳子禽漢書古今人表孔門弟子陳亢一人三見。一作陳亢一作陳子禽一作陳子亢。論語集注補正述疏。鄭氏云。子禽弟子陳亢也。今據禮檀弓云陳子亢。鄭亦云孔子弟子。蓋與史記不同。或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家語有原亢子籍。又有陳亢子禽。史記集解引家語抗作亢。蓋原亢即陳亢也。詩陳風云。南方之原。毛傳云。原大夫氏。莊二十七年春秋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是原氏出於陳也。王肅僞家語於原亢外竄陳亢焉。則複矣。而雖者曰。史記敘弟子者自言據孔氏古文。蓋古本家語也。史記無陳亢。必古文無矣。今本家語有陳亢。知王肅爲僞也。然謂原氏出於陳。遂書陳爲原。則史記有原靈亦據古文也。其書法豈不淆乎。且史記錄原亢籍謂爲不見書傳者也。若陳亢子禽不三見論語乎。古人以子配字。字與名應。改籍曰禽疆而通於亢名。非洽也。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焉。仲尼列上上等。弟子列上中上下等。而陳亢陳子禽皆列中中等。陳子亢列中下等。蓋表分三八皆不爲孔子弟子也。夫班氏爲表時。古本家語固存矣。安見其不考邪。而史記無陳亢。安知非亦不以爲孔子弟子邪。孟子朱注言私淑艾者。以陳亢言之。其亦不以爲孔子弟子也。詩禮爲孔子雅言。而陳亢問於伯魚者。則聞詩禮而遽喜也。是未聞雅言者矣。叔孫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而陳子禽謂子貢者則其言亦同也。是不得其門者矣。曰陳亢曰陳子禽。所書固不同也。今日子禽而不稱陳。以他文有稱此互相備也。故省文焉。亦非書子虛例也。如曰亢子貢弟子。則亢於子貢當書名矣。今日子禽問於子貢。豈弟子義乎。臧琳經義雜記。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贖賜也。从貝贖省聲。是贖不同。子貢名賜。故字子贖。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贖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贖問曰。子之言祭。尙存古本。餘則多後人改易矣。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贖。又爾雅釋詁贖卑子脫賜也。郭注皆賜與之。釋文貢或作贖。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論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贖賜之贖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錢坫論語後錄。亢陳子車之弟齊諸陳也。說文解字有仇云八名。論語有陳仇。許君說古文論語。是季氏爲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作仇也。作亢者字省通用。說文解字云。印接也。俗加手作抑。是

抑正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鄭讀爲意。知兩字通。

【集解】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以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耶。

【集注】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考異】史記弟子傳。異乎人之求之與。與作也。皇本作人之求之與也。七經考文。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異乎人之求之與。一本作求之也與。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皆作夫子之求也。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之求之與。人下無之字。宋高宗石經讓

諱作遜。程氏演繁露引文亦諱作遜。翟氏考異。按八佾篇揖讓而升。仁篇能以禮讓爲國。宋石經讓皆作遜。先進篇其言不讓。讓字但闕末筆。

【考證】四書辨證。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所見八十餘君。揚子解嘲。或七十說而不遇。應邵曰。孔子也。說苑貴德篇則曰孔子歷七十二君。史記六國表儒林傳則曰仲尼干七十餘君。素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考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讀書叢錄。公羊桓六年傳。其請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請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其諸是齊魯間語。

【集解】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按如皇讀是此與字仍讀上聲。與上抑與相呼應也。考史記仲尼弟子傳集解引鄭注作明人君自與之。與今集解本不同。當即皇本所據。又引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斂也。又云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政。故曰異也。

按歡南齊書有傳。嘗著夏夏論。爲世所稱。其注論語。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皆不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亦未及之。蓋隋唐時已早佚亡。

唯皇侃疏引之。其學黨於道教。又嘗注老子行世。心游恍惚。自不覺言近支離。錄之以備一家。

又引梁竇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則政教之恭儉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

按七錄載梁觀注論語十卷。隋志梁有十卷。唐志亦云梁觀注十卷。皇統原標梁竇。竇觀音同。義亦相近。非漢之梁竇也。觀音書無傳。陸德明經典序錄云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

【集注】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

【餘論】楊名時論語劄記。子貢之稱夫子有文章性道及焉不學美富日月升天等章。而示人學聖之要。變化氣質之道。未有先於問政章者。首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使人望而仰之。則而象之。有不覺暴戾驕慢之消消者。無行不與。於此顯示其真。學聖者舍此奚從焉。

【發明】松陽講義。夫子之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率社稷以從耳。若夫心悅誠服。則到處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附其政。夫子感德感人之妙固未易言。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即欲強被以求之名。亦異乎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聖人相去霄壤也。即略有一毫求之心。亦使非聖人。聖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非以割烹要湯也。學者讀遺章書。要知天下人無不可感動。不能感動人者只是我未能到聖人地位耳。聖人即不可適學。得他一分光景。便有一分感應。只管積果做工夫去。安知不與聖人一樣。若不於此體認。而欲與世相接。便不免於求。求之極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來人心風俗之壞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音讀】葉適習學記言。此當以三年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翟氏考異。歐陽永叔疑此語失夫子本旨。設問曰。喪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耶。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絕。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

【考證】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鄉注不以己善厥親之過。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惟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又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汪中述學釋三九。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敏渾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叙。天乃畀洪範九疇。蔡叔啓商。姁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變愛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劉氏正義。案注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與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

【集解】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讎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

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蒙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

【集注】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別解一】范祖禹論語說。（朱子或問引）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陳餘叢考。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朱注以爲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循吉謂宜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禮之。父沒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尙有可記者。則即其行事而取法。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又云。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范說。若如孔語。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斷之也。及撰集注則仍取孔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謂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

按南軒論語解云。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順承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近人如李光地梁正鄰均主范說。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樂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孔子之言本是論

孝。以爲顯父之志行。禮實較長。而集注不探何也。《案朱子答呂子約書》云。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實亦自好。試並思之。則朱子當日亦兩存其說。）

「別解二」論語發微。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雖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諫開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暴君。其子已不常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易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執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按劉寶楠云。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尙未然也。龔元玠以此章爲孟莊子而發。可備一說。

「餘論」鄭氏述要首二句似是成語。末二句乃夫子就成語中作一轉語。言仍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不忍死其親而可謂孝也。再觀第四篇此章重出。及禮記所引夫子之言俱無首二語。或同時記者正因其爲成語而略之乎。劉開論語補注。三年無改。夫子以教孝也。然自有此語而後世遂爲疑案。以爲不當改耶。則舊章且不可更。何有于父。終身守之可也。何限三年。以爲必當改耶。則行且有損。幹蠱之謂何。改之足以成父名而掩其迹。何待三年。此理之可疑者也。吾謂是不難以一言斷之。夫子不曰無改于父之行而曰無改于父之道。言道則非善可知。既非不善。自不必急于更端。君子有不忍適死其親之心。則有不忍適忘其親之事。其違而非變宜也。惟其爲道。故三年內可以無改。無改所以見其孝。惟其爲道則有通權達變之用。故三年後不妨于改。改之亦無損于孝。此古今不易之義也。如是而其疑始解。游氏介爾可之論。且何以知夫子之言無改專指可以改可以不改者乎。尹氏乃設爲非道之辭。迴護不定。蓋由看道字不真。故疑而爲曲解之耳。論語精。道猶

路也。當行之理也。改道則不由此路。舍其所當行者而別從一路也。此章吃緊在先辨道字。朱子謂改雖善亦不孝。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云云。蓋於道之字義偶未之審。故節外生枝耳。抑知道爲當行之路。固以其有善無惡者言之。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

【考證】戴望論語注。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

【集解】邢昺疏。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爲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爲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

【集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集解】邢昺疏。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

【別解】何陋公論語義。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解詁曰。月者善宜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據禮按。據此則此章乃言諸侯交際之禮。上文小大由之。小謂小國。大謂大國。言小國大國皆當以禮相接也。

按後漢書稱何陋公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孝經論語。今公羊解詁存而孝經論語注無傳。惟虞世南北堂書鈔引何陋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論語注之僅存者。武進劉氏逢祿於千載之後拾遺補闕。成論語述何一卷。然其實不過以春秋說論語。而於何注固無徵也。何氏公羊解詁引論語文極多。俞氏取解詁中關於論語遺說輯成一卷。茲採其有新意者錄之以備一家。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考異】據釋漢石經無可字。羣經平議。上云有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之義。彼此貫通。亦者亦上文而言。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自用以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公羊傳宣公九年何休注引此三句作孔子語。

按漢人引論語多稱孔子如今人稱莊子列子之類。不足爲據。近人王國運論語訓據何休注以此爲孔子之言。所以正有子之失。其說不可從。

【集解】馬曰。人知禮實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唐以前古注】皇疏。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

按皇疏引沈居士說凡七節而不著其名。考南齊書有沈驥士本傳。言其嘗注論語。朱彝尊經義考云。沈驥士論語訓注佚。史稱驥士隱居餘干夫差山。永明建武永元之世三徵不起。居士之名應有獨擅。故直題居士而不名。

【集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濤。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餘論】四書辨疑。注言禮之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此乃解用爲體用之用。禮爲體和爲用也。程子言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蓋謂禮雖獨行。必兼用和然後爲貴。此與注文體之說不同。二說相較程子之說爲是。白堯滋困靜語。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梁氏旁證。此舊注皆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連讀。集注不用者。以馮氏每事從和即是知和而而行。分不出兩層也。邢疏以小大由之爲專於禮。知和而和爲專於樂。則樂禮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語恰是此處注脚。有所不行與亦不可行乃一噴一醒矣。劉氏正義。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當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堯舜舜舜舜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祇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慣。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即此義也。黃氏後案。體之分在釋家見惠能金剛經注。在仙家見魏伯陽參同契。前入辨之甚詳。易繫辭傳韓注亦拾仙釋之牙慧耳。聖經實傳無體用對舉之正文。非儒者討論之要。此經言用必補言體乎。體用以相貫言。此體嚴用和胡以相反言乎。說經勿采釋外浮文。言無枝葉。范說可刪。

按黃氏之說非也。道家釋家所言與儒理相通者甚多。程朱皆以體用言禮。正其最精到處。今乃以其用語出自內典而欲刪之。仍屬門戶之見。此章集注之失在末細玩亦字。將兩層說成一層。且師心自用。將歷來注疏家分段方法一概抹殺。至於文理不通。後來亦無人加以指摘。是可異也。若其以體用詰經。正其精細處。不敢沒其所長也。

【發明】松陽講義。一章大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管窺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真是萬世罪人。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考異】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皇本作亦可宗教也。所載孔氏注亦有數字。

【音讀】釋文近音附近之近。下同。又皆如字。翟氏考異。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語中若能近取譬固而近於實如字。

讀其謹切。上聲也。此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音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訛定體之近亦作去聲。以致兩義無別。周密齊東野語。復有三

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是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論語復夢見周公則不復也是也。勞六切者。與覆字音同。

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云本亦作覆是也。今或讀言可復爲芳六切非。彭兆霖潘瀾筆詁。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

尋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章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倚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

而誤一字。

【考證】桂馥舉經義證。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

。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替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付女爲妻。邢

皇二疏俱失孔指。

【集解】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言可反覆。故曰近義。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曰因親也。

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教。

按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劉氏正義云

。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

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輕信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又

云。時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婦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措。愚謂因訓爲親。乃姻之省文。姻本爲因孽生字。故得省作因。言締姻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等於同宗。似較訓宗爲尊敬爲勝。復訓反覆。漢唐以來舊說如是。從無踐言之訓。集注失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體。則爲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也。韓李論語筆解。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爲本。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韓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近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按唐志載愈論語注十卷。無筆解名。鄭樵通志始著錄二卷。與今本同。四庫提要疑爲宋人僞撰。今考其書屢言窮理盡性。且好變亂經文。唐時尚無此風氣。無此見解也。其書當出於北宋之末。理學盛行而後。紀昀以爲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翻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後人掇拾殘殘。故眞僞參半。其言最爲公允。王存以前世無刊本。觀於邵博聞見錄所稱三月字作晉一條。王慆所見本無之。蓋傳本甚稀。抄寫諸本互異。其書本無足取。以其唐人舊帙。過而存之。取備一家。

【集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

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餘論】洪邁容齋隨筆。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高尚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胡炳文四書通。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注蓋未嘗輕下一字也。春在堂隨筆。戴望論語注因不失其親因讀曰姻。姻外親也。姻非五服之親。然猶必不失其親。以其亦有宗道。雜詁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乃從母。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考異】漢石經作好學已矣。皇本也已下有矣字。儀禮公食大夫禮賈公彥疏引論語學者食無求飽。筆解本已作矣。天文本論語校勘詁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可謂好學也已矣。

【考證】說文。飽獸也。獸者足也。尻處也。從尸儿。尸居蹲也。爾雅釋詁。安定止也。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臬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劉氏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數冉有。是亦責疾速可知。

按說文尻居二字義別。今經傳皆段居爲尻。尻謂得几而安也。

【集解】鄭曰。無求安飽。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德者也。正謂問其是非也。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李曰。凡人事故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詔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集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餘論】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朱子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今考經云。士志於道。又云。何莫由斯道也。若此者此道之當然也。經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道之待改矣。此非道之當然也。易泰象傳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中庸所以言君子之道小人之道也。蓋言道者非一例之辭。韓子所謂道爲虛位也。此朱子所知也。今日凡曰。皆其失之一例歟。此朱子未及修之爾。如曰言道者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以釋此經言道也斯叶矣。彼有道而我就正也非共由其道之當然者乎。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蓋兼愛害仁爲我害義也。尹氏言楊墨之學者惡哉其學之異也。孟子所以憂下無學也。如其異學合楊墨以行天下。害於其事。蔽於其言。非篤乎正學者鮮不惑矣。而況其爲志安飽中人也。王植四書參注。(經正錄引)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其原因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中庸曰率性。曰不可須臾。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

【發明】石渠意見。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詔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是皆以言行爲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詔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反身錄。宋王曾鄉會試並殿試皆居首。賀者謂曰。士子連登三元。一生哭著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溫飽。是以居官多苟。

事樂無聞。甚至播惡遺臭。子孫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人品定於所志。事樂本乎生平。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考異】皇本作子貢問曰樂下有道字。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諂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昭明文選幽憤詩。樂道閑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陳鱣論語古訓按鄭注本無道字。集解採探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善魯論故無道字。臧在東曰。雅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高麗本尼利本並作樂道。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注。

按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孔注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又曰。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其所據係古論。故樂下有道字。鄭注魯論故無道字。其曰樂謂志於道。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陳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考論語中如樂以忘憂。樂在其中矣。回也不改其樂。均不云樂道。鄭不以古校魯。自有深意。孔注是後人僞撰。陳鱣授孔注以證史記則非也。

【考證】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象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集解】孔曰。可也未足多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爲諂。又云。孔子以爲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

按范甯注論語。隋唐志皆不著錄。書名及卷數均無可考。隋志有論語別義十卷。范真撰。臧或是甯之誤。未可知也。考江熙集解十三家。有范甯。梁皇侃作義疏時及見之。故亟引范說。此外陸德明經典釋文數處史記集解亦間稱引。錄之以備一家。

又引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也。

按綽晉書有傳。是編隋唐志並稱孫氏集解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則稱集注卷數與二志同。云集解者必非一家之言。今佚。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謂卑屈也。驕矜驕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餘論】黃氏後案。蘇氏云。忘乎貧富然後爲至。朱子於或問斥之。而此注仍用之。式三謂君子之於貧富有忘有不忘。樂之至則不知己之貧。禮之恭則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時也。貧母逸樂。富則不勞。富必備禮。貧則從簡。素位而行。隨分自盡。此不忘之也。論語述何。董子曰。安處善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論語後錄。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象而以舉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

【發明】筆圖。人之爲境所動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陋矣。故以無諂無驕爲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爲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真不爲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云作曰。翟氏考異。考文據義疏本爲古本。今所見義疏什八九相合。間有一二不合。如此詩云類者。皆標考文原目備參。物氏補遺所稱古本不合較多。例亦準此。舊文磨爲摩。釋文曰摩一本作磨。臬本而知來者下有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也字。

【考證】陳詩庭讀書證疑。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調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礪。說文礪齒差也。讀若切。差即礪字。磨雅三差磨也。

說文麗牙也。磨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磨而常訓爲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體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鑽如爲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磨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厝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劉氏正義。說文切刃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磋磨也。礪也。意磨即礪之異體。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荀子大略云。入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劉台拱論語駢枝。此處問答之旨。宜引爾雅釋器及釋訓語以證明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三百篇古訓古義也。因知無詘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而下顛悟英如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而又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求精之說。蓋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于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乎。黃氏後案。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詩傳陸氏釋文孔氏詩疏皇邢疏無異說。古訓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爾雅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詘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進境而知所由來。是告往知來也。蘇子由論語拾遺云。子貢聞之而悟。士至於此。必其切磋琢磨之功至。夫子善其知所從來。蘇說是也。如朱子注則引詩者祇證未若之辭。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且詩辭非有精益求精之意。觀末章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可知也。

【集解】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唐以前古注】詩衛風正義引鄭注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唐釋元應法鏡經善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入學問以成德也。）皇疏引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慤。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厲己。故

引詩以爲喻也。又引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八術篇巧笑章皇疏引沈居士云。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集注】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之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餘論】朱子語類。子貢舉詩之意非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功夫。蓋見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四書參注。李素涯云。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也。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性者歟。

【發明】呂坤呻吟語。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字。我只是箇我。故富貴貧賤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只是箇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真。身外物爲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况吾儒乎。輔廣論語答問。爲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勝。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考異】中論考偽篇引不患人之不己知下有者字。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臧琳經義雜詁。蓋與皇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說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八字淺人所加。潘氏集箋。邢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似即王本。劉氏正義。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均作患己不知人也。

【考證】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

【集解】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按邢昺疏本無此注。皇本有之。據此注知王肅所見本亦無入字。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凡入之情多輕易於知入而怨入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

【集注】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入之不知己。不知入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餘論】讀四書叢說。就學者言上句便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入知而入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入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若推而言之。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入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爲用。爲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入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朋傾軋而亂亡至矣。四書訓義。夫子曰。凡入之情有求而不得。而不知所以可得之道。鬱仰而不能自安。則患心生焉。患之則必思所以求去其患。而情乃適於此。而爲己爲人之別存焉。自君子而思之。則有其不可患者勿容患也。有其真可患者不容不患也。今入之所患者已有德而入不知所尊。己有才而入不知所用。於是視天下若無所容身而身亦無所自容。此不必患者也。能奪我名而不能奪我志。能困我於境遇而不能困我於天人無愧之中。不患也。乃若所患者有賢者在前而不知爲賢。則出而無所任用。處而無所可效法。有不肖者在前而不知爲不肖。則信用之而爲其所欺。交遊焉而爲其所惑。而賢不肖之情形非可以一端察也。疑之而又見其可信。信之而又有其可疑。將何所鑒別而不至自失其身。此則求之不得其術。裁之不知其要。所爲惘然於身世之際而自見其可憂者也。以患不已知者。反而自患其知。斯亦爲爲己之實學。不然。患已知之不早則屈學以阿世。不患知人之不明則親小人而遠君子。其爲大患可勝道哉。

【發明】反身錄。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己無損。故不以此爲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人。則鑑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則不能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在一己關乎學術。在朝廷關乎治亂。雖欲不患得乎。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傳會。及與同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爲才似文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素。患則慎之於初。楊氏論語劄記。此篇末以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結。見君子之學無非爲己。人倫名教之地。所恃以進德修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而已矣。

論語集釋卷三

爲政上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考異】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俱引論語衆星拱之。釋文共鄭作拱。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論俱引作拱。

【考證】王夫之四書稗疏集注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注紛紜。乃指爲天樞星誤矣。辰者次舍之名。辰非星。星非辰也。北極有所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像觀。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之紐。以渾儀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舉斡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非能與極而皆不動。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邵晉涵爾雅正義。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爲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爲證。此以紫微爲北辰也。公羊昭十六年傳。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秦憲田五禮通考。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絃

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也。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會聚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又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奇。並以黃道極爲極。即黃極也。恒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謂恒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爲極。非向赤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圈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離日一象限安黃極。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半也。恒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線上。故黃道極終古不移。古今測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增減。又極星離不動處漸遠。是赤道星移而黃道線不移。西人所以重黃極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北辰所以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赤道宗北極。恒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恒星東行。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導定七政恒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恒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今北辰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且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矐瓊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當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勾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

北天之中者蓋亦道極也。李惇經緯小。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地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環繞此極也。易繫辭傳。不行而至。虞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應通。故不行而至者也。雷學淇經說。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月覽有始篇。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天極即北極也。極星即天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也。其星有五。第二最明者爲太乙常居。第五爲天樞。去北極最近。古法謂去極一度餘。宋清臺法謂去極四度半。此五星仍皆運轉。即北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不移耳。猶之聖人治天下。但見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勞心者無已時也。宋人以磨心車較譬北辰。非是。磨心與磨上之運轉者不屬。車較與車輪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較真不動矣。與爲字以字及北辰之象皆不合。古人惟以樞取譬。最爲切合。蓋樞在受樞處。與扉扇一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論語稽水篇。包氏無爲之說。此漢儒攪相黃老之言。何晏本習講老氏援儒人道者。其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夫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已明下一爲字。況爲政尤以無爲爲戒。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夫子此言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詳詳告誡。重言疊語。此實可與論語相表裏者。又曰。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

按此章之旨。不過謂人君有德。一人高拱於上。庶政悉理於下。猶北辰之安居而衆星順序。即任力者勞。任德者逸之義也。與孔子稱舜無爲而治了不相涉。郭象以黃老之字解經。必欲混爲一談。朱子不察。亦沿其謬。殊失孔氏立言之旨。

【集解】包曰。（皇本作鄭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唐以前古注】文選李廌遠運命論注引鄭注。北辰謂之北極。釋文引鄭注。拱拱手也。皇疏引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按郭象注莊子子奚取向秀之言。頗爲世所詬病。其注論語。隋唐志並云二卷。其書在唐時惟秘閣有之。世少傳本。江照集解所列十三家

有之。書名論語體格。今玩其說。不離支宗。以其晉人經解。取備一家。

【集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而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別解】論語徵。爲政秉政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

按此說較舊注爲勝。似可從。

【餘論】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爲以爲化本。則已墜入於老氏無爲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既於天象不合。且墜入於老氏輕爲重君靜爲躁根之說。牽釐千里。其可謬與。趙德四書備議纂要。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集注舊說行道而有得於身。後以身作心。蓋以德字從心。其義尤切。黃氏後案。以居所是無爲。與本文之爲政相伐。化民罔無迹。與此章不合。如言爲政尙清淨。果此章意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考異】太平御覽述文無曰字。

【考證】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用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黃氏後案。詩三百指已刪後言也。朱子駁詩序因以無邪指讀詩者言。不指詩言。呂伯恭馬貴與諸儒先後於朱子之時。其辨甚毒。朱子作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樂青衿之長育。於孟子小弁注。于魯小注皆用序說。是未敢擅自信也。其後王會之倡言。今詩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而擅刪風詩。遂及二南。金吉甫許蓋之皆因之。意在尊朱子而遂闢經矣。項氏家說。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

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以爲思慮之思則過矣。俞樾曲園雜纂。項此說是也。惜其未及思無邪句。按嗣篇八思字並語辭。毛公無傳。鄉以思遵伯禽之法說之。失其旨矣。論語爲政篇引思無邪句。包注曰。歸於正。止釋無邪二字。不釋思字。邢疏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嗣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亦止釋無邪。不及思字。得古義矣。

【集解】孔曰詩三百篇之大數。包曰蔽猶當也。思無邪歸於正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爾雅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按隋志有集注論語六卷。云晉八卷。晉太僕衛瓘注。梁有論語補缺二卷。宋明帝補衛瓘缺亡。唐志有宋明帝補爾雅論語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云晉八卷。少二卷。宋明帝補缺隋唐之代已非全佚。今則佚無傳者。其說雖不同時解。而爲義頗長。昔宋明補綴遺編蓋必有心折於其論說者。齊名集注。所採必非一家之言。惜乎全豹之無從得窺也。

筆解。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

【集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嗣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僅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別解】鄭氏述要。無邪字在詩嗣篇中。當與上三章無期無疆無斃義不相遠。非邪惡之邪也。集傳於此篇序語曰倍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曰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意。其解塞淵二字曰。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是與此篇無期各句意正相近也。不知何以解無邪句即作邪惡之邪。心無邪惡與牧馬之盛意殊不貫。與無期各句亦不一例。知古義當不如此。古義邪即徐也。詩騶北風篇。其虛其邪句。漢人引用多作其虛其餘。是邪徐二字古通用。集傳於北風篇邪音徐。於此篇曰與下句徂叶韻。是二字音相通。管子弟子職曰。志無虛邪。是二字雙聲聯合。古所習用。詩傳云虛虛徐也。釋詩者如惠氏棟臧氏琳等即本之詩傳。謂虛徐二字一意。是徐即虛。北風篇之邪字既屬

。則駟管之思無邪即可不煩言而解矣。集傳於前二章曰。無期於無疆。於後二章不敢曰無邪猶無教。以邪教二字義尙遠也。今如此解。則寧可曰無邪猶無教也。無厭教無虛徐則心無他驚。專誠一志以之牧馬。馬安得不盛。古稱百里奚餼飯牛而牛肥。金日磾謹慎。馬亦壯盛。即其事證。駟管思無邪之本義既明。則此章亦即可不煩言而解矣。夫子蓋肯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僞託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詩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讀者易收感興之效。若夫詩之是非得失則在乎知人論世。而非此章論詩之本旨矣。集注惟不考邪爲虛徐。又無奈其有淫詩何。遂不得不迂迴其辭爲善者感發善心惡者懲創逸志之語。後人又以集注之迂迴難通也。遂有淫詩本爲孔子刪棄。乃後人舉以湊足三百之語。又有淫詩本非淫。乃詩人假託男女相悅之語。因此字之不明。糾紛至今未已。

按包注只云歸於正。而皇疏謂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邢疏謂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單就爲政言。其義轉狹。集注不從是也。惟三百篇仍有淫詩。而曰思無邪。頗難自圓其說。竊謂此章蔽字當從筆解。書廣語謂蔽股肱。左傳昭十四年蔽罪邢侯。孔傳杜注蔽俱調斷。思字乃發語辭。非心思之思。當從項說。邪字當作徐解。述要之說良確。合此三者本章之義始無餘蘊。善乎王闈運論語訓之言曰。詩本詠馬。馬豈有所謂邪正哉。知此者無邪之旨思過半矣。

「發明」焦氏鉅乘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牖有茨東門之柎之詩。具道門房淫泆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反身錄。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後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首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即如詩之爲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於有邪耳。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考異】臧本兩道字作導。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正平本均作導。史記漢書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董仲舒對賢良策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皆引作導。漢視瞻碑道作導。齊作濟。格作恪。洪适隸釋曰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字。顧謙吉隸辨曰。視瞻後碑引論語鄉黨遂朝延便亦與今文不同。恐是傳授之異。非借字爲格也。費鳳碑格作恪。隸辨曰。爾雅格至也。玉篇格亦訓至。格與恪古蓋通用。劉氏正義方言格至也。說文欄至也。格假一字。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假同。則格假字通。

【考證】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善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懲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言德教行而民康樂。懲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凡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集解】孔曰。政謂法教也。免苟免罪也。馬曰。齊之以刑整齊之以刑罰也。包曰。德謂道德也。何曰。格正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格來也。皇疏引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刑者興法辟以制物者也。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興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未服。入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已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德者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者也。情有可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至。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引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

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道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集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然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前說文不可通。格字既在一句之末。其下別無字義。以格爲至與全句通讀。乃是有恥且至。不知至爲至甚也。今言有以至於善。善字乃整文耳。後一說以格爲正。於理爲順。蓋言既恥所犯又歸於正也。

按集注之例。兩說不同者則以前者爲勝。此章格字所以訓至者蓋因廻譏格物之訓。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漢碑作恪。當出齊古。爾雅釋詁恪敬也。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文別爲一義。鄭訓爲來。謂來歸於善也。義亦通。黃氏式三曰。格革音義並同。當訓爲革。愚謂黃說是也。三代以上吾同之字任意混用。在金石文中久成通例。蓋即革面洗心之義也。何氏訓正。變革不正以歸於正也。義亦可通。

【發明】朱子語類。聖人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刑政。又云。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松陽講義。這一章蓋爲當時專尚政刑者發。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闕雖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豈可徒恃也哉。夫子所謂政刑尙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又况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刑政。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人但見其一時天下僭服莫敢犯法。以爲戰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殘忍刻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考異】皇本于作於。白虎通辟雍篇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學部俱引作於。漢石經于作乎。論衡實知篇引作乎。翟氏考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思也。四書辨證。漢石經考作乎。論衡實知篇引文亦然。今朱注亦作志乎此。疑于爲乎字之訛。

【音讀】字義總略吾十有五有當音又。

【考證】禮記王制注引尙書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唐以前古注】皇疏。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

【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餘論】論語偶記。案尙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竝無十五入大學之文。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十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耳。且聖人不以常格限也。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望經爲注。蓋未深考。

按十五入大學出白虎通。集注並非毫無依據。方氏譏之非也。惟志于學與入大學無涉。不必援以爲證。皇疏義較長。

三十而立。

【考異】漢石經三十兩字並書作卅。唐石經並書作卅。翟氏考異卅卅卅字皆載說文。漢石經八份陽貨篇末各題凡廿六章。年四十見惡作年卅。考工記輸入疏曰。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卅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可知其由來久也。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勅表

狀書奏送曆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十字。見舊唐書紀。蓋前此並合爲卅卅卅。惟施經典有然。故凡制勅表狀亦隨之通行。至此始謂正之。

【集解】有所成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

按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研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是以立爲學立。本漢人舊說。其義最長。觀立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三國吳志孫皓傳亦云。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是以立爲學立。本漢人舊說。其義最長。觀立上用一而立字其指學立毫無疑義。惟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

【集注】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別解】論語後徵。向禮曰三十曰壯。有至。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義與人倫之變未有不白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錢坫論語後錄。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

按陸稼書曰。立是道理大綱能守之定。竊謂立止是學有成就之義。劉寶楠曰。階解立爲立乎道立乎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斯持平之論矣。

四十而不惑。

【集解】孔曰不疑惑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又引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脩。德茂成於身。調洽邦家。以之蒞政可以無疑惑也。

【集注】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餘論】黃氏後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張子厚曰。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蘇子由曰。遇變而惑。雖立不固。四十不惑。可與權矣。

五十而知天命。

【集解】孔曰知天命之始終。

【唐以前古注】皇疏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爲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八年未五十則猶有橫金無桂。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又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又引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者之至言也。又引蕪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察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筆解。韓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遊其微。

按筆解此段論與宋儒以理言命者相類。唐以前人何嘗有此見解。此後人所以疑爲僞託也。

【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餘論】黃氏後案。生平研究宋諸儒之說。而無極先天諸說不以埒於經。意有所不敢強也。此章朱子之注四十不惑以事理言。五十知命以天理言。由入事之當然推本於天性之自然猶可也。然非聖人五十之所知也。若求天理於陰陽之前。聖經中無此語矣。尤不可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編。陳棻亭曰。四子書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變命不易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侯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行廢。山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數矣。然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耶。幾亭聞此。想亦應失笑。四書改錯。注凡着層次必以當然

所以然分別之。實則知當然即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入大學者意尙未誠。第一層工夫尙未下手。而先使之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五十。豈聖學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四書廣言。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證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豈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感。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

劉氏正義。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已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脩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必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親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轉。辟如四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已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我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已所以命已與已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也。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率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

按劉氏釋天命最爲圓滿。可補諸家所不及。故並著之。

六十而耳順。

【集解】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土弔云。耳順言心誠在聞前也。又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主之法言則知先主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又引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誠不知順帝之則也。筆解。韓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韓氏好變易經文。已開宋儒喜談錯簡之風。不可爲訓。嗣後凡言誤字者非有充分理由概不採錄。先發其凡於此。

【集注】解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別解】焦氏補疏。耳順即辨之祭邁言。所謂善與入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繼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入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

按焦此義與鄭異。亦通。

【發明】慈湖訓語。(駁異引)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暮夜無月無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又自此而上。極之於遠古簡冊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曠然而釋怡然而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考異】王夫之四書考異。矩當作巨。或作樂。考工記作萬。古無矩字。

按船山所著考異一卷專以說文所引四書與今本不同者校正其錯誤。與翟晴江所著者名同而內容不同。其言曰。頹之推曰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許慎勝孔子邪。主人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邪。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簡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有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邪。必如左傳止戈爲

武。反正爲之。血蟲爲蠶。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之推此說誠爲通論。自解散隸體古文已隱。固不得舍叔重以爲準矣。其未經說文引據者今文率同俗書。謹以許慎李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於後云云。附議於此。

【晉說】皇疏讀從爲縱。一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縱心。柳宗元柳州文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王臨川集進戒疏曰。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俱用此而改從爲縱。東觀餘論論張旭書曰。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矩。亦改從爲縱。蘇轍古史孔子傳述文作縱心。撰論瑰集引作縱心。王若虛誤謬雜辨引亦作縱心。翟氏考異。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其從字讀作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僅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故值經文略似而遂欲推以致之。然聖人雖不思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時也。釋文從字無釋。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爲訓而姑置之。唐宋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注所以特正其音而曰從如字。經讀考異。舊讀以欲字絕句。據柳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爲讀。義亦可通。尋經平讀。此當於心字絕句。禮記樂記篇。率神而從天。鄭注曰。從順也。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耳順從心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從與順同義。耳順即耳從也。從心即順心也。所欲不踰矩乃自說從心之義。惟其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心也。柳宗元集與楊誨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正於心字絕句。較馬讀爲長。從作縱則失之。皇侃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是六朝人讀從字爲放縱之縱。故唐宋人引此文多作縱心。實非經旨。說詳翟氏瀾論語考異。

【集解】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唐以前古注】皇疏。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垂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又引李充云。聖人微妙元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與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

【注集】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別解】論語補疏。矩即絮矩之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皇疏解爲放縱其心意而不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尙未得。

【餘論】南軒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刁包四書翊注。矩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以其範圍天下而不過則爲矩。矩所以爲方。引繩切墨。無錙銖之或爽也。在賢人則擬議而合。在聖人則從容而中。昔者心之所之惟是學。今也心之所之便是矩矣。故曰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也。李咸鑽雲軒瑣記。論語吾十有五章集注程朱二說皆極可異。程云。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爲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夫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豈人人之定法。又必入人十年而一進。恐世間無印板事也。是惟夫子親身自驗故能言之。其發端一吾字斷非誑語。乃以爲未必然。不知其何所見。朱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夫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分晰得明明白白。何得謂之近似。且已實承當。又何嘗不自謂已至此。似此影響之談皆由視生知之聖爲不待學。而不知聖之自有其學。非猶夫人之學也。

按此章乃夫子自述其一生學歷。皇疏較爲得之。集注因用其師說。所言幾毫無是處。不止如李氏所云已也。而世多稱爲直接孔孟不傳之秘。豈其然乎。

【發明】此本軒四書說。從心所欲不踰矩康節所謂無心過是也。聖人終不自謂已聖。其所以自知者如是而已。反身錄。此章真夫子一生年譜也。自敘進學次第。絕口不及官閥履歷事業刪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蓋內重則外自輕。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觀。吾人亦可以知所從事矣。事業係乎所遇。量而後入。著述生於明備之後。無煩再贅。夫何容心焉。顧憲成四書講義。遺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知。中間特別卅天命二字。直是血脉連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

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亦纖毫不容隱矣。搢遺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漸而明。柔者可進而強。但一念克齊。自途人而上。個個做得聖人。夫子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搢遺短字乃與人指出一定準則。以爲到此雖明者不得自用其明。強者不得自用其強。但一絲稍歧總猶是門外漢。夫子所以範圍萬世於無窮也。

按此書傳本極稀。僅小石山房叢書有一卷。顧氏東林領袖。其學在朱陸之間。亦明代學者中之表表者。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考異】漢石經無作母。論衡問孔篇述此亦作母。

【考證】四書辨證。春秋書仲孫。左傳稱孟孫。經傳之例異。孟子疏云改仲爲孟。本文疏亦然。恐非。僖十五年杜注。孟氏公孫敎家。慶父爲庶長。故或稱孟氏。孔疏云。慶父與莊公異母。雖強同於嫡。自稱仲氏。實是庶長。故時或稱孟氏。此說爲是。劉炫曰。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嫡。言已少次莊公。亦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孫。春秋傳說曰。公羊以慶父爲莊母弟。杜氏以爲庶兄。然爲弟則不當稱孟。爲兄則不當稱仲。惟劉炫云。理或然也。劉氏正義。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梁氏旁證。孟僖子即仲孫釓。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釓卒時尙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喪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不知何故。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陘郈。季氏墮費。此正聖入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負其師並負其父矣。此誠宜與儒悲同在擯棄之列。故孔注但云魯大夫而集注亦從之也。黃氏後案。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篇。議聖教之略云。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嫌其母違志乎。樊遲不問母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舊說多爲仲任所惑。以聖教亦作敬後語。非矣。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陳君舉據此以解經云。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

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陳氏此說所以破仲任之惑耳。其解無違爲不違其志同一義也。式三案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

【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

【集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

按朱子因欲伸其師窮理之說。其注論語到處塞入理字。於仁則曰心之德愛之理。於禮則曰天理之節文。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自古無如此解經法也。然有絕不可通者。如此章無違明是不肯於禮。乃偏作理。而於下節言禮天理節文以自圓其說。可謂心勞日拙者矣。昔人謂大學自經朱子補傳後已非孔氏之書而爲朱子之書。吾於論語亦云。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考異】孟子公孫丑辨魯章句引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論衡問孔篇述全章文獨無祭之以禮句。禮記禮運正義亦無此句。

【考證】羣經義證。呂氏春秋稼師篇。視與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傳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葬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鐘襄公庶考古錄。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尙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

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入。尙得謂弱乎。潘氏集箋。禮說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卅。三十字古作卅。形亦相近。論語後錄。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蓋以邑爲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四書腹言。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遂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揚。則與孟莊子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覺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

【集解】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屬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以示也。

【集注】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措。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轉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別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而已矣。

【餘論】鄭汝諧論語意原。無違之答懿子不復致疑者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令之是從也。讀四書大全說。違字原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逮。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義亦相通。如此所言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其於品物器飾鋪排得輝煌便將者個喚作禮喚作孝。只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愛葬之哀祭之敬爲人子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且僭禮之心豈果以尊

親故與。無亦曰爲我之親者必如其隆而後張已之無不可得於魯也。則是假親以鳴其獯。而所當效於親者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聖人之言。一眼透過。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者過而唯不逮。故大端說個禮。無違者求之心。禮者求之事。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蓋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故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奢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爲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爲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授之禮以爲之則。質準其文。文生於質。靈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爲之事。可以不肯於理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由內達外誠而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也。則無違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不能自求下手之著。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源。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孝也。乃信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僭爲本。既以拂夫天理之序。且入幸有反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誹之。是豈聖人之言哉。朱子雙立苟且與僭二議。東陽發明不及之意亦在其中。確爲大全。若集注云。三家僭禮。以是警之。是未免以私意窺聖人。且此三言者曾子警述之而孟子稱之矣。其又何所警哉。胡氏云。心無窮而分有限。說尤疎妄。分固有限初不以限孝子之心。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至如歌雍舞勺私欲之無窮耳。自尊以親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豈欲孝其親之心無窮哉。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閱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樊卒時子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懿子幸得親多門墻。乃於師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矣。

按無違止是不要違忤之義。從無作背理解者。集注因欲宣傳主義。反失聖人立言之旨。殊爲無取。故列三家之說以補集注所未備。而此章之義始無餘蘊云。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考證】劉氏正義。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禽。疑禽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謚法解。剛強直理威彊容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入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集解】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禽。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惟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入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

【集注】武伯懿子之子。名禽。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共有疾病。常以爲憂也。入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入子能使父母不以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按朱子斥馬說爲迂昧。見或問。注言慎疾之道。本謝氏說。難者以偏舉一事不得爲孝。故注補言修身之謹。爲謝說彌縫。古說又以子憂親疾爲言。見論衡問孔。淮南子說林高注。孝經云。病則致其憂。亦是一義。下章言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上章言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義相駢聯。然其字與父母重複。終覺未安。故仍以朱注義爲長。武伯生於世祿之家。凡驕奢淫佚聲色狗馬皆切身之疾。不必風寒暑濕而後謂之疾也。昔樂正子春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虧其親。可謂孝矣。即此意也。

【別解】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愛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入子憂父母之疾爲孝。劉氏正義。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入子憂父母疾爲孝。梁氏旁證。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入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

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唯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病爲憂之所不容已。或疑父母字與其字憲構。當以父母字略讀則得之。

按潘氏集箋云。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愛。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愛子。未知何據。

【餘論】王樵四書紹聞編。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最當深體。

【發明】反身錄。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慎起居。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調。上貽親憂。父母所憂不僅在饑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不加修。遠正邪邪。交非其人。疏於檢身。言行有疵。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天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爲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今之爲人子者亦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己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考異】漢石經無乎字。

【音讀】四書辨疑。舊說犬守禦馬代勞皆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于人。上是謂能養養字本讀爲去聲。此養字當改爲上聲。金履祥集注考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

【考證】劉氏正義。仲尼弟子列傳。言僂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遷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僂之室。是姓名僂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旃孑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游。游即游省。游從旃。說文加旌旗之游从旃之兒。從卩曲而孑下。旃相出入也。讀若僂。是僂聲同。古人名从字游。若晉籍僂苟僂鄉嗣僂及此言僂皆字游。本皆作旃。段僂

字爲之。王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祇是也。

【集解】孔曰。子游弟子。姓名名偃。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家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

【集注】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別解一】李氏論語劄記。如舊說犬馬能養。則引喻失義。聖人恐不應作是言。且能字接犬馬說。似非謂人能養犬馬也。蓋言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人養親而不敬何以自別於禽獸乎。

按論語劄記李光地著。空疏膚淺。一無可取。獨此條尙有新意。蓋舊注犬馬養人人養犬馬兩說。唐以前大都沿用後說。集注獨採前說。此謂犬馬亦能相養。較集注爲勝。姑採之以備一說。

禮氏考異。禮記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按舊解具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特取其後一說。殆以內則文可參合故耶。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于此未盡允。且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也。同屬禮記。與其參內則似不若參坊記。坊記惟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辭。荀子云。孔蟲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者知愛護其所生也。東晉補亡詩云。養隆教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母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一以貫之。即甚不敬之罪。此義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躁言醜語比人父母于犬馬耶。

按此仍李氏犬馬相養之說。而考證精確。言皆有物。應非空疏不學所及。

【別解二】包慎言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禮儀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勿祭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飲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體不貪其養。體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按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亦可備一說。

【別解三】劉氏正義。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間小人即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役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傭獲之類。程友菊四書辨。犬馬喻子之不肖者。猶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之類。言犬馬之子皆有以養其親。但養以敬爲本。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之子養其親乎。

按以上諸說終以包注前說說較長。蓋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毛西河口。唐李肇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即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本之悲累至。數千年共遑之注。不知朱子集注何以反違何說而屏舊說不一。眞不可解。陳天祥曰。以犬馬之無知論其爲子之不敬。於義爲安。以禽獸况父母。於義安乎。皆所以深著集注之失。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考異】惠棟九經古義。鄭氏論語作饌。云食餘曰饌。案儀禮注云。古文饌皆作饌。說文曰。饌具食也。或作饌。从與。則饌爲古文饌也。拜經日記。特牲饋食禮祝命警蹇者。又蹇有以也。爾雅蹇蹇。于俎許諸注。古文蹇皆作饌。又有司徹乃蹇如賓注。古文蹇作饌。蹇饌饌字本通。故古書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饌。既食恒饌注。每食饌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饌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饌止爲飲食不如饌義爲長。故鄭從魯不從古。

按陳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僕爲古論。鄭作餽爲魯論。段氏玉裁謂禮經餽當是各字。僕皆訓陳。不言作餽。食餘之字皆作僕。未有作僕者。然作餽義似轉長。

【音讀】孫奕示兒編。曾字除姓及曾孫外今皆讀厝。然經史並無音。曾是以爲孝曾謂泰山爾何曾比子等皆當音增。十駕齋養新錄。廣韻曾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杏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厝爲正音。讀如增爲別音。朱文公論語三曾字俱無音。則並曾謂泰山曾是以爲孝乎皆讀如厝。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却合。孟子曾比子於管仲曾比子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無音。亦讀如厝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會莫之類盡讀如增。似未喻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爲長。經學卮言。讀當以食先生僕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動也。有酒食先生僕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考證】論語後錄。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雖是矣。故玉藻曰。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又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餽字。先生餽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餽與進亦同字。祭統曰。百官進注。進當爲餽。進與餽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餽字矣。孟子以曾子爲養志。曾元爲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餽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論語駢枝。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經義雜記。古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昏昏乎其猶醉也。翟氏考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褻馭。適衣服務輕燠。臨飲食必調絮。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劉沅四書恒解。稱父母爲先生。人子於父母前稱弟子。自古無此理。此章言敬而不愛亦不得爲孝也。服勞奉養凡弟子事尊長皆然。事父母則深愛。和氣自心。即有他事一見父母便欣然藹然。凡憂悶之事都忘却了。此爲色難。子夏未知此。故夫子曉之。言弟子事先生亦不可例父母也。鄭氏述要。集注以先生訓父兄。家庭父子兄弟竟改稱先生弟子。雖曰本於馬注。而他處絕不顯見向。甚疑之。及讀四書考異云云。遂爲恍然。事師事親同一左右就養。雖爲內則所載。然師者道之所在。嚴肅之意較多。事更當柔色以

溫之。夫子言此乃弟子事先生之禮不足以爲孝也。經傳釋詞。曾乃也。則也。說文曰。曾詞之舒也。曾是乃是也。則是也。論語爲政曰。曾是以爲孝乎。馬注。汝則謂此爲孝乎。皇侃云。曾也。案皇說非是。今本論語馬注脫則字。據釋文及邢疏補。

按古人以先生爲年長之通稱。從無作父兄解者。集注蓋沿馬注之誤。

【集解】包曰。色雖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孔子論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唐以前古注】詩鄘風正義引鄭注有。和顏說色是爲難也。徐堅初學記孝部引鄭注。食餘曰饌。

按色雖包注與鄭注異。然下服勞奉養皆就人子言之。則色當爲人子之色。鄭注義爲長。故朱子從之。

皇疏引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又引江熙云。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又引王弼云。問同而答異者或考其短。或矯其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引沈疇云。夫應教紛紜。當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

按顏延之琅琊臨沂人。官至光祿大夫。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宋書有傳。其注論語隋唐志均不著錄。沈疇不詳河人。考梁有沈峻字士豈。吳興武康人。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馬國翰疑爲峻字傳寫之誤。愚謂疇與峻字皆從山。當即其族或其兄弟行。未可知也。古人著述湮沒者多。書缺有間。而其軼時見他說。雖非完帙。益當珍惜。聊存六朝之文獻云爾。

【集注】色雖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按漢儒解色字。包鄭互異。朱子從鄭注。然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雖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得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則用包注。此如六朝時皇侃雖從包注而顏延之仍從鄭義也。可見二說並行已久。故集注雖不採包說而猶列之。

【餘論】尹會一讀書筆記。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答問仁問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證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實氏後案。經中間孝之答不同。當日所問之事必有不同。如此章蓋問孝孰爲難子隨所問而答之耳。色難是古今人子所宜自省。而以此專聽先賢之失。未是也。

【發明】反身錄。服勞奉養古人尙不以爲孝。若并服勞奉養而有遺憾。罪通於天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考異】臧本不愚下又有也字。

【音讀】經讀考異。按此凡兩讀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不違如愚又爲一句。義並同。論語集注考證。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注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李文公集答王戴言嘗引子曰吾與回言不違及下文。

按皇疏預子聞而即解。無所詰問。故言終日不違。又云觀回終日默議不問。殊似愚魯。是以終日屬下讀也。

【考證】劉氏正義。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變下云。國古文回。回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

【集解】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議之。如愚者也。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釋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頓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

按播字宜則。閩陵人。官至中書令。晉書有傳。隋志載論語旨序三卷。晉經播撰。唐志云二卷。宋志不著錄。佚已久。錄之以備一家。又引唐理云。蔡邕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調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賢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

【集註】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入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餘論】四書通。顏子之資際於生知。故無疑難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者。夫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情則不發。發則不惰。孟子曰。時雨化之。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爲慎獨之學者也。

【發明】反身錄。大凡聰明自用者必不足以入道。顏子唯其如愚。所以能於仁不違。又曰。大聰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聰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聰明黜聰墮明。知解盡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聰明矜聰恃明。知解糾纏。心體未空。入道無其機。回之如愚。正回之聰明絕入。受教有地入道有機處。夫子不容不喜。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久。乃可以言而言也。言苟當可。雖千言不爲多。言未當可。即一言亦爲多。此夫子所以於回終日言。於賜欲無言也。蓋回之聽言而悟超語言文字之外。賜之聽言而識固語言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悟道。識固言中則因言反有以障道。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考異】漢石經續句腹下無哉字。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文俱略去複句。

【考證】穀梁傳。當事曰視。非常曰觀。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困學紀聞。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按集注以爲也。語蓋有本。

【集解】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孔曰。腹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視直視也。觀瞻瞻也。祭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經。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云察也。又引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集注】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比視為許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出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腹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餘論】四書辨疑。集注於視其所以下已見其為善為惡之分。乃於所由下却說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此於觀其所由意固不差。但前已許之為君子者又當置之何地也。蓋所以者言其現為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來歷從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處也。觀人之道必先觀其現為之事。現所為者雖善。未可遽以為君子也。現所為者雖不善。未可遽以為小人也。王莽未篡之前。恭儉禮讓。若便以為善。則王莽為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主逐君。若便以為惡。則伊尹為小人矣。須更觀其事迹來歷從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處。則王莽心主於篡漢。伊尹心主於致君。至此則君子小人善惡之實始可判也。

【發明】容齋四筆。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祭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並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也。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孔聖既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為之說。故簡亮如此。松陽講義。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不是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却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說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偽之難測而世路

之險曠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今日學者讀遺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爲。果有善無惡乎。所爲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肯而非勉強乎。苟有纖毫未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己學問。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考證】黃氏後案。溫燿溫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當時之事也。趣時者厭古。而必燿溫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審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爲師。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鼓。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爲說。漢師相傳如此。溫調燿溫者。溫本水之熱者。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故訓古者。說文古故也。詩燕民之古訓即詩傳之故訓。孔氏禮記叙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則故亦作古矣。漢書史丹傳引經。顏注溫厚也。溫故厚著故事也。又一義。論語述何。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劉氏正義。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燿溫之溫。謂故學之執矣。復時習之。謂之溫燿。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錄。說文錄於湯中瀘肉也。儀禮。有司做。乃錄尸俎。鄭注錄溫也。古文錄皆作尋。記或作燿。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索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錄。有火義。故從今文也。臧氏庸拜經日載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燿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燿溫者。燿有重義。言重用火燿之。即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

【集解】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按劉寶楠云。溫無釋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溥同。即與同。不謂釋理也。此注蓋誤。

【唐以前古注】皇疏。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釋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爲人師也。又引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爲師者也。筆解。韓曰。先儒皆謂尋釋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詛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爲新法。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同。孔謂尋釋文翰則非。

【集注】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詛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詛問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別解】論語稽。師即謂此溫故知新之學。非爲人之師也。凡人於故者時時尋釋之。則於故者之中每得新意。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潛發亦無窮。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是已。

按溫故知新本爲己之學。非以爲人。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夫子豈常需焉爲是計。蓋師也者我所請業請益者也。溫故而知新。則所業日益。不待外求師而即可以爲我師矣。其論似創而頗有憲致。可備一說。

【餘論】論語或問。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顧慮成小心齋刻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溫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字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此中醞釀而出。所謂新也。

【發明】困學紀聞。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張氏備忘錄。天地間祇一道理。更無新故。功夫祇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按如朱子之說。所謂新者即故中之新。非故外別有新也。

○子曰。君子不器。

【集解】包曰。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則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集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餘論】讀四書叢說。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致。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驕。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綬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屬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爲邑令。全體不具也。鄭蘇年四尚蠶繅。集注改傳注各周爲各適。無所不施爲用無不周。又改邢疏反之不能爲不能相通。皆青出於藍也。論語稽。人之材質或可小知。或可大受。各成一器。惟君子無可無不可。周官三百六十。皆各有所治。惟冢宰無所不統。則不器豈易言哉。

【發明】李氏論語劄記。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駟。冉有之爲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音讀】夢溪筆談。論語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郝敬論語詳解。先行斷句。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而後謂行之後。黃氏後案。先行句。其言二字略逗連下讀。金氏考證取程子說讀先行爲句。夢溪筆談郝氏詳解句讀亦同。翟晴江取之矣。

【考證】禮綱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曲禮。不辭費。鄭注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爲辭費。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

言必後人。

【集解】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唐以附古注】臧疏。若言而不行則爲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爲物措。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又引王肅云。鄭意以爲立言之謂乎。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後從之。

按期字據與。東海郡人。仕魏至司空。封蘭陵侯。證曰成。魏志有傳。志稱其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不言論語。梁七錄及隋唐二志亦均不載。考何安作集所採王肅說。肅則之子也。意者肅傳父業。如續易傳之類。則說見肅書。倪及見而稱之歟。姑錄之以備一家。

筆解。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集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舉而行之舉也。故告之以此。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論語一書先備每有藥病之說。愚盡謂不然。聖人之語自如元氣流行。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性命各正。而我者自培。傾者自覆。如必區畫其病而施之藥。有所攻必有所損矣。釋氏唯欲爲醫王。故藥人之食。則欲令其割血肉以施。藥人之淫。則絕父子之倫。蓋凡藥必有毒。即以人種甘草之和平。而蘊能殺肺熱者。甘草爲中病人所忌。況其他乎。且病之著者如子張學干祿。子貢方人。夫子固急欲療之矣。乃曰。祿在其中。曰。賜也賢乎哉。亦終不謂祿之汚人而人之不可方也。言祿汚人。則廢君臣之義。言人不可方。則是非之性拂矣。又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病愈深矣。夫子亦但斥其僂。使自知病而已矣。如欲藥之。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爲學。是限古今之聖學於記誦詞章之中。病者病而藥者愈病矣。是知夫子即遇瀾寒烈熱之疾終不以附子大黃嘗試。而審爲局方。又况本未有病者僂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子貢問君子。自是問求爲君子者親切用力之功。記者彙括其問語如此。因問而答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子生平作聖之功驟察無如此言之切。亦以子貢頓悟過人。從學已深。所言所行於君子之道皆已具得。特示以入手工夫。使判然於從事之際耳。至於

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無不至。所行者著之爲言。而言皆有微。則德聲業隆。道率而教備。此唯夫子足以當之。而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語括聖功之始末。斯言也固統天資始之文章也。而僅以藥子貢之病耶。范氏曰。子貢非言之親而行之親。其語猶自活在。然非言之親而行之親不獨子貢也。且云先行其言。則其言云者未嘗言之。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此因說命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旨。古帝王聖賢之所同病。亦人道自然有餘不足之數也。即非子貢。其有易於行而難於言。行非艱而知惟艱者哉。則范氏因已指夫人之通病以爲子貢病。至於小注所載朱子語有子貢多言之說。則其誣尤甚。子貢之多言。後之人亦何從而知之。將無以其居言語之科邪。夫子貢之以言語著者以其養爲辭命也。春秋之時。會盟征伐交錯。而唯辭命是賴。官行人而銜使命。乃其職分之所當修。國語所載定魯破齊伯越亡吳之事既不足信。則便有之。亦修辭不誠以智損德之咎。而非未行而遽言之爲病。如以此爲病在不先行其言。豈子貢之拒百宰辭尋盟者爲不能行而徒騰口說乎。夫此所謂言非善說辭命之言而善言德行之言也。善言德行者顏閔也。非子貢也。且亦非徒口說之爲言也。著書立說答問講論皆言也。要以言所行而非應對之文也。聖門如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皆有論著。而子貢獨無。其言聖道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兢兢乎慎重於所見而不敢輕置一詞矣。則寡言者莫子貢若。而何以云多言邪。子貢既已無病。夫子端非用藥。而先行後言自是徹上徹下入德作聖之極功。徹始徹終立教修道之大業。豈僅以療一人之病哉。因此推之。語子路以知自致知之實學。而謂子路強不知以爲知。亦懸坐無據。而陳新安以仕輒而死爲徵。乃不知子路之死輒。自始事不謹之害。而非有自欺之蔽。如謂不知仕輒之不義。不當固執以至於捐軀。抑將如趙盾之拒雍。祭仲之逐突。食言背主而可謂之不知爲不知耶。要此爲致知言。而不爲行言。故可曰隨所至之量以自信。而不強如以行言。其可曰能行則行之。不能行則不行也哉。故言知則但可曰困而知之。不可曰勉強而知之。而行則曰勉強而行之。知行之不同功久矣。子路勇於行而非勇於知。有何病而又何藥也。至於四子問孝。答教雖殊。而理自一貫。總以孝無可贊言之事。而相勸者唯此心耳。故於武伯則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勸所性之愛。若云無違。云敬。云色難。則一而已矣。生事死葬。祭而以禮。則亦非但能養。至孝饌服勞正今之能養者也。內敬則外必和。心乎敬則行必以禮。致其色養則不待取非禮之外物以爲孝。而無違於理者唯無違其父子同氣此心相與貫通之理。順乎生事之理。必敬於所養。而色自柔。身自

怡。順乎葬祭之理。必敬以慎終。敬以思成。而喪紀祭祀之容各效其正。明乎此則同條共貫。殊塗同歸。奚必懸坐武伯之軀身召疾。而儻子夏以北宮黶之色加於其親。誣以病而強之藥哉。又其甚者。聖門後進諸賢自曾子外。其沈潛篤實切問近思者莫如樊遲。迹其踐履當在冉閔之間。夫子所榮與造就者亦莫強若。乃謂其祖鄙近利。則病本弓蛇。藥益胡越。文致古人之惡而加聖言以從已。非愚之所敢與聞也。

按集注喜貶抑聖門。世人止知西河首發其覆。而不知船山固先已言之。

此本軒四書說。君子垂一訓。立一教。必先實體諸身。未有行不逮而空言之者。故曰先行其言乃從有言後追論之辭。先行之時。則祇仁義道德之實。烏有所謂其言哉。君子有躬行而不必言者。未有不能行而先言之者。箴子貢之意如此。

【發明】反身錄。知得先行後言是君子。則知能言而行不逮者爲小人矣。

按漢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經傳言君子有二義。一謂在位之人。一謂成德之人。此章君子雖指成德而言。而義可通於在位者。故言行之際不特君子小人之辨。實國家治亂之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音讀】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此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無音。古注集注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注音必。二反。孟子顧比死者。且比化者。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注亦爲偏黨之義。音比二反。不知此字爲偏黨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答曰更俟契勘。翟氏考異。今集注已音此爲必二反。考纂箋諸本未有。纂疏載輔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增入。明此音亦後儒所增。

【考證】論語後錄。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咸學標論語偶談。比與黨有別。周禮五家爲比。五族爲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爲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此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於黨之盛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文十八年左傳。頑靡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鄰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老而孩童爲比謀。卓注比合也。蓋周與比皆調爲親

爲密爲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僎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以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周以舉義者也。以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已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孔注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備。臧悅訓爲博通。皆失之。

按以義合曰周。以利合曰比。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注朱爲失。無所可議。王氏之說非也。

【集解】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按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鄭注文與此同。而臧本高麗本則作孔曰。蓋本鄭注而孔襲用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周是博通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聖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又引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集注】周普徧也。比備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餘論】朱子文集。(谷程尤夫)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朱子語類。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便生計較。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君子與人相親亦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公。

【發明】反身錄。一友語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即時而有好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蓋侯明謹記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有所爲而爲也。同己則狎昵親密。繙繆汲引。異己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訛。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是有君子之愛。則福及羣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賴。

。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崇。黨同伐異。而禍延八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周比。其已然之效蓋可見矣。君子小人達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子居鄉則愛溥一鄉。而一鄉蒙其蔭。小人居鄉。則阿其所好。而一鄉被其蠶。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致審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論語稽。周之爲字以四圍環轉爲訓。比之爲字則反之反耳。此論君子小人，兼學術治術言之。學術之隆汙。治術因之而升降。其始由一二學士大夫相標相榜。其終遂至朝野紛紛。黨同伐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浸至顛倒混亂而莫可究詰矣。夫子指出公私分界。爲千古立之防制。不啻於十世百世前已知有漢宋朋黨之禍也。

論語集釋卷四

爲政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考異】釋文。罔本又作罔。殆依義當作怠。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罔。

【集解】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倦。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認罔聖人之道也。

【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別解】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扁鵲有公傳。拙者疑殆。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公羊傳襄四年注曰。殆疑也。思而不學。則無所依據。故疑而不決。下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亦疑也。經義述聞。何休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按殆當注云便入精神疲倦。作怠義亦固非。朱注釋爲危殆。義亦扞格難通。王氏以疑而不決釋之。自迎刃而解。誰謂訓詁無關於義理哉。

。錢氏太斯謂。宋儒不明六書。往往望文生義。此其失也。

【餘論】陸世儀思辨錄。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黃氏後案。學如博學詳說之學。謂讀書也。學而不思則罔者。循誦習傳。思未深所學亦淺。無益於身也。薛氏讀書記言讀書記惟精心尋思。於身心事物。反復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皆有用。否則徒爲口耳文辭之資。所謂買櫝還珠。此戒罔者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存於心而難信。施諸事而難安也。天之生人。上智少而中人多。上智者本覺悟以參聞見。韓子所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也。中人先聞見而後知覺。思深而學淺。猶有蔽其弊者。未有不學而能擴其思者也。

【發明】論語稽。思學不可偏廢。一偏廢則罔殆之弊乘之。如今日漢學宋學之分門。各據一偏以成一家言者。大抵皆爲學之始有所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考異】皇本已下有矣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天文本已下有矣字。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證】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曰攻乎異端。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入務小道致失大道。戴震東原集。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經學卮言。楊澂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當從戴說。相如封禪文及大學他技注。孟子王之所大欲注。皆有異端字。古人皆如此解。論語補疏。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探。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竅說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有一端以難之。是爲竅說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

道也。是即庚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論語足徵也。春秋文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解詁曰。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篇鄭注義同。顏氏家訓省事篇。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技術。近世有兩人期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跡不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奕博鮮卑語照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顏氏此言正與何氏之言相發明。是異端者猶書禮之他技。此經之多能。多能乃聖人之事。常人而務多能。必至一無所能。是故斷斷無他者不攻異端之益也。多爲少善者攻異端之害也。害在攻。不在異。何平叔已不得其解云。善道有統。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即以害承異言矣。昌黎遂以異端與佛老並言。朱注乃證明其謬曰。異端非聖入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案天子之時楊墨木生。何山知之。孟子之闢楊墨雖廣爲之目曰邪說。曰誑行。曰淫辭。而不謂之異端。則異端非楊墨之謂也。孫弈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則害人者自止。此說亦非也。阮公校勘記云。臯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作也已矣。三字連文。皆語辭。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例同。可徵已字不得訓止也。按論語足徵記二卷。吳興崔適者。雖寥寥數十則而考據精確。恐其失傳。本書幾於全部採入。其論古論語謂古者字少。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本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魯古異讀。率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其爲實古明甚。西京之末始出古論。以螭螭古文作之。謂爲先秦人書。欲以陵駕齊魯之爲今文。實則劉歆所造。託之孔安國所傳。并爲作注以徵之爾。尤爲獨具隻眼。非他考據家所及也。

【集解】政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政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入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

【集注】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王金石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別解一】孫弈示兒編。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己如末之也己之己。己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趙翼陔餘叢考

。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四書賸言。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渠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孫弈示兒編謂

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己未如之也己之己。己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人已有是言矣。李堪

論語傳注。異端非入道之常而別爲一端。如今佛老是也。明太祖曰。攻如攻城。己止也。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別解二】論語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磨礱。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己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

【別解三】論語發微。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別解四】晉書索統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已。路史發揮。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聖人且不攻之者非不攻之也。攻之則害有甚也。論語集說。攻者攻擊之攻。溺於偏識。暗於正理。皆所謂異端。節謂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爲害害也已。

按蔡節論語集說十卷。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今惟見通志堂經解中。蓋罕見之本也。節宋理宗時人。時理學方盛行。其所採以晦菴南軒爲獨多。體例謹嚴。於其更易經傳動稱節節之處。不肯苟同。觀其注鄉黨末節謂啜疑作啜。子路聞夫子時說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雄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可以知其宗旨所在。是書言簡意賅。可稱善本。而採摭未廣。則時代限之也。

王闈運論語訓。攻猶伐也。先進篇曰。鳴鼓而攻之。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必攻去其異已者。既妨於學。又增敵忌。故有害也。

按此章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此當以本經用語例決之。論語中凡用攻字均作攻伐解。如小子鳴鼓而攻之。攻其惡毋攻人之惡。不應此處獨訓爲治。則何晏朱子之說非也。已者語詞。不訓爲止。如末之也已。可謂人之方也已。其例均同。則孫弈錢大昕焦循諸家之說非也。

異端何晏訓爲殊途不同歸。臯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朱注始指爲楊墨佛老。考漢時以雜書小道爲異端。前人考之詳矣。孔子之時。不但未有佛學。並楊墨之說亦未產生。當時只有道家。史訓載孔子見老聃歸而有如龍之歎。則孔子之不排擊道家甚明。不能以後世門戶排擠心理推測聖人。然孔子時雖無今之所謂異端。而諸子百家之說則多萌芽於此時代。原壤之老而不死。則道家長生久視之術也。宰我短喪之問。則墨家薄葬之濫觴也。樊遲學稼之請。則農家並耕之權輿也。異端雖訓爲執兩端。而義實可通於雜學。中庸引子曰。素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吾弗爲已矣。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所謂素隱行怪。所謂小道。即異端也。君子止於不爲。若夫黨同伐異。必至是非纏起。爲人心世道之膏。故夫子深戒之也。

【餘論】黃氏日抄。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他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回護至此耶。四書恒解。古今稱異端必曰楊墨佛老。楊墨之道孟子言之詳矣。闢佛老者始於昌黎。然信道之徒可關。老佛不可關也。何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皆中正之言。子贊之曰猶龍。又曰吾師。未嘗有一毫非隨也。而後世一切法術怪誕皆託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耶。佛本西域。與中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天憐其地之赤子無人化導。淪於禽獸。特生釋曇氏以化之。其人天姿高明。生於貴胄。猶能了明義理。戒殺戒貪戒淫戒妄。皆聖賢之道也。老子與吾子言。禮記家語史記所載無非道者。後世妄爲神仙之說。雜以方技之流。奇幼詭秘。皆託於老子。於是人悉目老子爲異端矣。

按四書恒解十卷。清四川劉沅著。沅史館有傳。光緒間由在籍紳士胡峻嶺楷等以沅所著書一百四十三卷呈請史館立傳。奉旨依議。蓋理學家也。其書除大學用古本。不從補傳。確有心得。卓然可傳外。餘如論語。雖於凡例列舉四庫所著錄諸書。實則不過粧點門面。並未寓目。所參考者不過王學皆四書隨參。張觀陶四書翼注而已。其人著有得於道家言者。故極推崇老子。惟滿紙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一派模糊影響之談。不止空疏已也。間有與朱子立異。亦皆前人所已言者。

【發明】焦氏筆乘。人之未知性命強詞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也。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反身錄。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關。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元極蹟。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是亦理學中

之異端也。故學焉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黃氏後案。曰：與叔解此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說者謂其曲避時賢之佛學矣。觀朱子晚年論仁論義。欲學者分明限界。不宜備侷言理。然則後人渾言心理。僭仁義以談異端。害尤無窮也已。

按程子以佛氏之言當如淫靡美色以遠之。宋儒作僞之言。不可爲訓。聖量至廣。無所不容。彼楊墨之見。距以其爲孟子也。後儒無孔孟之學釋氏之緒餘。而反以關佛自鳴。以爲直接道統。其無乃太不自量耶。

○子曰。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考異】皇本作不知之爲不知。皇疏。知之爲知之句無所明。後子路篇疏引文曰。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亦只三句。疑當時本有如此者。

【音讀】釋文知如字。又音智。【羈經平議】此知字與下五知字不同。下五知字皆如字。此知字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與志義通。誨女知之乎。即誨女志之乎。言我今誨女。女其謹志之也。荀子子道篇。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並與此章文義相同。而皆以志之發端。然則此文知之即志之。無疑矣。論語足徵記。荀子子道篇。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以能對知。以仁對智。孔子之意本是如此。論語削存其中。復小變其文。則是知也之知。陳氏音智是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注。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智。疏。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已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是鄭孔皆讀此經爲不知爲不知。是智也。集解集注皆如字釋之誤矣。

【考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山字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爲子路初改服入見時語。荀子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又備徵篇。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

【集解】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唐以前古注】皇疏。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入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入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入也。

【集注】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餘論】論語意原。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爲得也。知之而後有得也。道猶嘉者也。食焉則知其味。得之聞見者皆未食也。黃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經正錄引）是非之心智之端。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入之所以爲知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爲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爲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爲是知也。陳樸四書發明。（經正錄引）強不以爲知非誣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不知者以爲不知則入必告我。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發明】反身錄。子路勇於爲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過聞見擇識外來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面。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知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資於聞見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生夢覺關也。既覺則無復夢矣。又曰。千聖相傳。只是如此。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總算到家。此知未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此知未明。藉聞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性靈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就補鑿合於外。七八月之間。雨集澤洽。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知既明。猶水之有本。原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焦氏筆乘。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僂也。毋論僂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盃。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盃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徼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筭筮皆爲妄想。

○子張學干祿。

【考異】史記弟子傳作問干祿。四書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劉開論語補注。余嘗疑子張學干祿之解爲不可通。以爲子張志務乎外。則誠不能免此。若謂專習干祿之事。恐未必然。豈子張終日所講求者獨爲得祿計耶。後聞鄭先生某斷此學字當爲問字。證以外注程子云若顏閔則無此問。是明以干祿爲問也。余既信其言之有徵。後又得一切證。子張問行注云。子張意在得行于外。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亦猶答干祿問達之意。夫既同謂之答。則干祿亦屬子張之問可知。然則朱子固亦以干祿爲問也。是學字爲問字之誤無疑矣。黃氏後案。趙鹿泉云。本文學字當作問。據史記弟子傳及此章外注程說三年學章注楊說。亦備一義。

【考證】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顏孫師陽城人。論語後錄。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即陳地。子張爲陳公子顛孫之後。顏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曰申祥。申亦顏孫也。周秦之間申孫聲相近。劉氏正義。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鄰家。考通志氏族略。顏孫氏出陳公子顛孫。左傳昭二十五年顏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梁氏旁證。子張當是陳顏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而其子申祥爲魯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張自烈四書大全辨。按史傳子張未嘗出仕。生平僅一見魯哀公耳。即其逸事不傳。必非希榮慕祿之輩。且史言夫子于七十二君而不見用。亦豈干祿者哉。蓋子張之學近於求爲世用。故記者目之爲干祿耳。

【集解】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顏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集注】子張孔子弟子。姓顏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別解】趙佑四書溫故錄。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 編經平隱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見詩旱麓篇。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時尋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 倪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也。 論語訓。干祿豈弟君道也。蓋太學之教有此一學。 鄭氏述要。干祿祿字集注本鄭說直以爲仕者之奉。自是議者紛紛。有以爲子張之賢當不至此。此是學詩干祿之句。如南容之三復白圭者。有因史記及程注學字作問。以爲子張問此詩之義者。有以爲求仕古人不諱言。禮曰。宜學事師。傳曰。宦三年。學干祿即學仕宦。而不以集注爲非者。按以上諸說惟學詩干祿於理尙近。但詩言干祿亦非即俸祿之祿。爾雅祿訓爲福。是干祿即求福。子張蓋讀詩至此。不知福如何求。夫子教以修德之道。寡尤寡悔。則明無入非。幽無鬼責。吉無不利。福不期臻而自臻。故曰祿在其中。詩言求福不回。即此意也。

按述要之說釋祿爲福。較舊注俸祿爲勝。然意在爲聖門辨護。與程子謂若顏閔則無此問。好貶抑古人者。其居心厚薄不可以道里計。昔元德許魯山常言。儒者以治生爲急。所謂干祿即問治生之道。孔子之答與君子謀道不謀食一章同旨。諺云。天不生無祿之人。人之至於困苦窮餓者。必其人行止有虧。爲衆所厭惡。孔子教子張以言行寡尤悔。而祿即在其中。言似迂而實確。洵萬古處世之津梁。治生之秘訣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記言子張學干祿。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而子張習之矣。程子既有定心之說。及小注所引朱子之語曰。意曰心。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而特有歛美祿位之心。使然則子張亦足是恁地學將去。記者乃懸揣其心而以深文中之曰。其學也以干祿也。夫子亦逆德而責之曰。汝外脩天爵而實要人爵也。（雲峰語）此語更莫須有之機軸。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間乎。春秋齊鄭如紀。本欲襲紀。且不書曰齊鄭襲紀。不克。但因其已著之迹而書曰如。使讀者於言外得誅意之致。而不爲苛詞以摘發人之陰私。豈子張偶一動念於祿。而即加以學干祿之名邪。干祿之學隨世而改。於後世爲徵辟爲科舉。今不知春秋之時其所以取士者何法。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已然。於周亦應未改。

王制大司馬造士進士之法亦必有所論試矣。士而學此。亦不爲大害。故朱子之教人亦謂不隨時以就科舉。特所爲科舉文字。當設於立言。不爲曲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揶揄爲言。敏給爲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其失在俗學之移人。而不在學之者之心。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而但告以學之正。寡尤寡悔就言行而示以正學。使端其術而不爲俗學所亂。非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也。聖人之教如天覆地載。無所偏倚。故雖云不志於毅不易得也。而終不以辭祿爲正。學者之心不可有欲祿之意。亦不可有賤天職天祿之念。况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爲莊周。安得以偶然涉獵於俗學誣其心之不潔乎。

【發明】論語補疏。樊遲請學稼。則孔子曰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入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按諱言祿仕乃宋儒沾名惡習。輕薄事功爲南宋積弱根由。二者均不可爲訓。考大戴詁有子張問入官。即問干祿之意。羣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木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通用。魯論作學。古論作問。字異而義則同。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考證】論語述何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經義述聞。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劉氏正義。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入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黃氏後案。學干祿謂學仕者之事也。古人不諱干祿。詩之言干祿可證。曲禮曰。宦學。左傳言宦三年。則古人不廢仕者之學。疑殆尤悔。互言見義。能慎此者敷納明試不激不隨。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不然欲爲傲幸之謀而尤悔交乘。是傳所謂黜而宜者。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

其常。亦盡其能然之道而已。無揣摩儻幸之法也。

【集解】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寬尤悔乎。有頹濶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爲得祿者也。

【集注】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頹濶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餘論】南軒論語解。子張之學干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夫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非非長善救失之方也。朱柏廬母歎錄。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發明】松陽講義。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東爨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箇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能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眞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腳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眞學。不然即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飲食。皆助了痘病。毫無益於我。

按陸氏之言切中時弊。與上所述各明一義。所謂言各有當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服下有也字。釋文錄鄭本作措。劉氏正義漢熹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假借字。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據略論語文而失事實。王若虛史記辨惑。論語所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史遷之所引既與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翟氏考異。淮南說山訓有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途往四語。亦云孔子對季氏辭。而文字符言義又以此四語屬老子。百家中影響論語輾轉而大失真者頗多。今不盡列論。

【集解】包曰。哀公魯君離。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按劉寶楠曰。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苟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即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黨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納國。舉而用之。善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舉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問也。又引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釋文引鄭注。措投也。

【集注】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別解】困學紀聞。孫季和云。舉直而加之枉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二錯字。

按朱蘇章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季和應時字也。餘姚人。世稱燭湖先生。爲象山弟子。四庫總目別集類有燭湖集二十卷。即其人也。

論語述。(四書辨證引)黃氏日抄云。錯者置也。如賈誼說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論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而加之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

小人在野。此民之所以服。舉枉者而置於直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之所以不服。論語述何。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劉氏正義。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有任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其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界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

按劉氏之說是也。以經解經。可與夫子告樊遲舜有天下選於衆但言舉皋陶不言錯四凶相證。若如諸家解則二諸字爲虛設矣。集解集注均失之。

【餘論】四書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衰病之人。鍼藥所不及。熇其丹田氣海。則氣血奉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顧憲成四書講義。謂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入下之公論極向之。上之人最易惡之。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無執持。此等入下之公論極鄙薄之。上之人最易愛之。所以錯之爲難。故君子中清苦樸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旨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昵矣。聖入下此二字。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燻不得處。經義述聞。舉直舉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發明】反身錄。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而小人退。來正茲朝。撥亂反治。世運自泰。否則小人進而君子退。舉小用事。臨治爲亂。世運日否。諸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言言痛切。可作此章真注。人君當揚座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考異】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論語季康子問使民以教如之何。是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勸上有民字。七經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

【音讀】應領風俗通義過卷。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潘氏集箋。漢魏人多以教字經句。

按劉寶楠曰。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

【考證】四書釋地三顧。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庚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于爲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也。四書辨證。非但韓文可證也。大雅生民疏后稷是姜嫄首子。有同母弟妹以否。周頌絲衣疏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王制疏殷封夏后。但不知其名祀以否。月令疏其數不欠少以否。莊十五年疏夫人姜氏如齊。不知桓公有母以否。僖八年疏止言之。不知與盟以否。孔說以與通用。因在韓簡也。又而難以易之。不大聲以色。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以俱訓與。又僕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大射儀揖以耦左旋。燕禮君曰以我愛鄰氏。以俱訓與。以與通用見之正經又如此。約旨謂勸即是勸於敬忠。未得以字解故耳。經傳釋詞。以猶而也。劉氏正義。此欲庚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

【集解】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證。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集注】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盡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別解一】經義述聞。逸周書禮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

利之義。故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謂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論語言陸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與此同。淮南子修務訓云。培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紀書麗澤傳。慈惠愛民曰孝。皆可證。包咸謂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別解二】黃氏後案。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季。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凡人有所仿效曰季。爲人所仿效曰敬。其字皆以季。季有引導義。孝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養之而民忠也。季家文作季。从艾諧聲。季从老从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率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傅孝者權之。皆當作季。

【餘論】四書辨疑。此過高之論。無已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運之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況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期未有一字意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即憤終追遠。君子篤於親。被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醇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此等議論。專務高遠。迂誕無實。不惟誤己。而且誤人。敗事之患。豈有不可勝言者。此近世學者之深蔽。不可不辨。四書通觀。南章何爲則民懼之問。可見表爲之弱。此章使之一舉。可見季氏之強。夫子答之。蓋講舉錯之權在上而又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應。何假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考異】皇本乎作子。漢石經亦作子。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是亦爲政下有也字。白虎通德論聖氏范氏兩後漢書孝傳引此文俱有也字。釋文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

【音讀】九經古義。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子。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子。故包咸注云。孝子惟孝。美大

孝之辭。後世儒者據實世所出君陳篤愛孝子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經讀考異。按近讀從孝乎絕句。惟孝連下友于兄弟爲句。據包咸注作孝子惟孝。漢石經亦作孝子惟孝。古乎于字同用。正與下友于兄弟屬詞相比。又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太平御覽引亦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古讀皆從惟孝絕句。簡漢書王莽傳皆曰安友于兄弟。明以友于爲句。亦非自惟孝連讀。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而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字於字顯爲區別也。論語稽求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子。明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障此而潘岳夏侯湛等明引論語。皆見於篇章之曉然者。聞若璩尙書古文辨僞。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論語古訓。晉夏侯湛昆弟語潘岳閒居賦叙梁元帝劉孝綽慕志唐徐堅初學記入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淨圓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後人并改包注。且有以書云孝乎爲句者。蓋因曉出書之謬而易論語本文也。

按孝乎惟孝四字爲句。漢魏六朝相沿如是。程伊川經說曰。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讀孝乎爲句始於伊川。朱子集注因之。論語詳解曰。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亦沿襲程氏之謬者也。

【考證】包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鄧曄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散則流弊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敝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侯自虎通說。則孔子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衆包說是也。夫子以河雉去魯。饒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無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

敏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王鳴盛尙書後案。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洪廷謙釋。太平御覽載華嚴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子一本作孝乎。故晉夏復漢昆弟繼繼岳闈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獨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黃氏後案。三國志魏武紀注於作于。合尙書體例。後漢書郭擘傳於作之。義尤順。李注云。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李以家政言。亦合經義。書之升四書抵餘說。孔子引書辭不知出何篇。晉問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王厚齋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考。傳有凡將那茅詐祭。豈君陳其一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入焉。家學之傳遠矣。聞百詩曰。案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書義亦據鄭注。明確至此。奈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概從抹煞。余又按君陳周公幼子。嗣爲周公。竹書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即君陳也。四書辨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而說始於坊記注魯頌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林之奇曰。(坊記義疏引)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氏云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誥誠之辭。如是之審。况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何無慈親之語。若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按所謂書當是逸書。毛氏奇齡曰。凡諸書所引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如白虎通五經篇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闈居賦陶潛孝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皆作孝乎惟孝。則皆引論語。非引君陳。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始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也。君陳安得而有之。集注善本伊川經說。宋儒不知古文尙書之僞。不足深責。惟觀諸書所引皆稱論語。其決非君陳篇文無疑。作僞者不明句讀。可笑其矣。讀者參照古文尙書疏證可也。

【集解】包曰。或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子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耳。

【唐以漢古注】春秋左傳定四年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書微子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也。孝經三才章正義引鄭注。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皇疏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此語與尙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又引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入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如此也。

【集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入疑其不爲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龍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廣推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餘論】四書傳疏。子矣不爲政。集注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上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說。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申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常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怡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竄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注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臆論。勿容他爲之說也。論語述何。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於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徽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突其爲爲政直辭也。趙佑溫故錄。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不能用子。子矣從得爲政。或本失問。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爲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任啓運四書約旨。陳氏云。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余謂或人此問不知的係何時。則孔子不仕之意不可臆度。但註明下定公初年四字。又下繼以語或人五字。則舊說季孫意如廢昭公之子而立定公。定公於昭公爲不友即爲不孝之說爲當。若陽虎則無離商

謂之。且於孝友二字全無着矣。或謂定公十年孔子仕魯又是爲何。曰此時憲如已死。定公之罪只在不討賊。憲如死則無可討矣。 蒯聵歸魯瓜錄。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死乾侯。越明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憲如廢公衛公爲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公德憲如之立已而不討邇言之罪。方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而又立塚宮以內神其事。憲如爲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憲如則君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制。今也貪得國而忘大倫。賞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爲政。且前此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况孔子乎。因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于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魯人。非泛然而已也。曰然則夫子爲中都宰。爲大司寇。終事定公何也。曰斯時也。定公即位將十年矣。憲如之死又五年矣。陽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吾君。是終於默定公而終無與人爲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

【考異】 厥序節士當引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軛。車並作輿。

【考證】 凌煥古今車制圖考。據許鄭說則輓非轆端橫木即衡也。輓乃持衡者。不爲包成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益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知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才。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兩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輓所以引車。必施輓輒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輒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轆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輓輒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附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以貫以伸也。此則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兩橫轆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藥馬。即可無事輓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轆端圍僅九寸餘。衡兩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橫當三四寸。加輓輒之橫穿鑿又二三寸。轆端之持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轆頭與衡兩必捩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轆杠。杠兩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兩亦當如此。說文轆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轆木爲衡。別續孔縛之。說文又云。輶大車縛輓也。韃柔革也。釋名韃韃也。所以懸縛輓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轆端與橫木之中俱

鑿圓孔相對。以輓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輓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輓。統指衡之束輓束輓言之。衡輓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轅端車亦弗左右搖。轉入所謂和即安也。又云。輓之用與轆同。轆爲鍵。輓亦爲鍵。鍵從金。則輓輓當以金爲之。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

按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學。所論甚確。其謂輓輓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劉寶楠疑爲木質用金裹之是也。此外考證輓輓之制者有盧文昭鍾山札記。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戴震東原集。阮元礪經室集。宋翔鳳過庭錄。及拜淵日記。論語後錄。四書摭餘說等書。以無關宏旨。故不具錄。

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

【集解】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梘者也。小車駟馬車。輓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考工記車人疏引鄭注。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皇疏引鄭玄云。輓穿轅端著之。輓因轅端著之。又引江熙云。彥升曰。車待輓輓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

按晉書袁喬字彥叔。七錄有袁喬論語注釋十卷。升疑叔字之訛也。

【集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顧夢麟四書說約。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真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不可。就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輓輓。已失其所以行之具矣。

【發明】反身錄。千慮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入信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考異】釋文。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太平御覽禮儀部述文有亦字。漢石經損字作損。羅泌路史發揮引子曰。商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商禮。所損益可知也。亦以避廟諱改殷爲商。

【音讀】劉氏正義。漢晉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禮質。周因於殷尙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

【考證】困學紀聞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水厥福。其說尙矣。禮記正義引禮緯會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日知錄。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禮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纆。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按顧氏以禮記釋論語。實較馬注爲長。

劉氏正義。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統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地名。詩江漢子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韓名釋州圖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

也。

按劉氏所著正義引證精博。此書行而邢疏可廢。

【集解】孔曰。文質禮變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物有相名。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唐以前古注】御覽五百廿二引論語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皆在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

按御疏所引。劉賈補以爲鄭注。未知何據。劉氏正義云。案說文世作卣。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廢法也。即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夫子言夏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謬。是夏殷禮時尙存。當有篇目可校數也。以爲變易句有訛字。

皇疏。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羲爲人統。神農爲地統。黃帝爲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爲人統。帝堯爲地統。帝堯是爲嚳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而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爲正者。子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筆解。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喪可知焉。對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集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

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別解】陳澧東塾讀書記。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數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禮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尙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尙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議也。

按如陳說。百世可知即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即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適與世家闇合。故並著之。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特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漢人舊說如是。陳氏之說非也。

【餘論】四書辨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尙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尙忠者。董仲舒云。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注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文與質可分言。忠與文質何可分耶。忠乃人道之切務。天下國家不可須臾離者。豈有損去而不用者哉。豈有夏尙忠而殷周此不尙者哉。讀四書大全說。古

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質文之異尚即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耳。所損所益即損益此禮也。故本文以所字直頂上說。馬季長不識禮字。將打作兩概。三綱五常之外別有忠質文。然則三綱五常爲虛器而無所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又不在者三綱五常上行其品節。而別有施爲。只此便是漢儒不知道大胡亂處。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也。忠質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即體之用。要不可分。况如先賞後罰。則損義之有餘。益仁之不足。先罰後賞。則損仁之有餘。益義之不足。是五常亦有損益也。商遺親親。舍孫而立子。則損君臣之義。益父子之恩。周遺尊尊。舍子而立孫。則損父子之恩。益君臣之義。是三綱亦有損益也。王夫之四書訓義。子張以聖人垂教以爲天下之經。將俟之百世。而非但爲一時補偏救弊之術。則必知後世入道之變遷與王者所以定之之略。故問於夫子。以爲從茲以後。易姓革命而有天下至於十世。其所以宰制萬方而成乎風俗者當必有可知也。又曰。有萬世不可易之常道焉。上明之。下行之則治。不然則亂。亂極則有關一代之治者出焉。必復前王之所修明者而以反入心於大正。而可承大統而爲一世。其道必因。其所因之遺曰禮。三綱之相統也。五常之相安也。入之所以爲人也。所必因也。有所以善其因而爲一代之典章焉。前人創制本極乎無敝。流及後世。上不能救之於早。下日益趨於弊矣。因之而成乎極亂。極亂而入心相習於妄。若復因前人之法治之。則不可挽而歸於中。於是而治定功成之主出焉。必矯前代之偏以自立風尚而爲一世。裁前代之所已有餘者而節去之曰損。補前代之所不及防者而加密焉曰益。有忠質文之選興也。五德三統之相禪也。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諸侯之所以奉若天子也。所損益也。自其因者而知之。則同此一天下必無不因之理。其不能因者亂世也。閔位也。不可以世紀者也。以理信之而不可惑。自其損益者而知之。則撥亂反治之天下必無不損不益之理。其損非所損益非所益者亂世也。閔位也。不可以世言者也。若其易姓革命開興王之治而垂之數百年者則無不可知也已。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凡該緯之書以圖識爲緯焉。術數存其間矣。六經而有七緯者益之孝經也。或曰益之論語也。漢人謂之內學。曰此聖人所以知來者也。何其說也。史記趙世家云。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如是出矣。蓋秦方有焉。故曰亡秦者胡也。曰明年祖龍死。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此識也。迨漢哀平之際而遂成書矣。後漢光武之興。與讖相符。遂蔽而讀之靡下。儒者所由以緯亂經也。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云。何以書記

異也。傳不以謬言也。何休注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各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詔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響曰演孔圖。此何休之學之妄也。宋邵子爲皇極經世之書。其言易也則自爲其術數焉。蓋自堯以來。以十二辟卦司十二會。以一元統十二會。以十二會統三十運。以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也。而世之治亂興亡皆以卦序推之。其紀年與尙書史記表不悉同。今其書不隸易家。而隸術家。以其非孔子所謂易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考證】凌曙四書典故。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臯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燭宮。皆非其鬼也。咸學標四書偶談。左傳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如隱七年鄭伯請釋秦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欲祭夏相。皆所謂非其鬼而祭。講家反脫祖考一面。由不認得鬼字。論語稽求篇。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爲之祭者。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漢祀樂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都帝邱。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啓之孫也。寧武子止之曰。不可。杞鄭何事。言彼自有子孫。杞鄭是也。杞鄭何事。而我祭之。若隱七年鄭伯請釋秦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田而故請之。皆禱祀他鬼之證。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爲鬼。如官師以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即爲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若謂非鬼即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秦山之鬼者。謬矣。

按四庫總目提要論之曰。注引季氏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秦山之神不可稱秦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雷學法經說。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鄭之請祀周公。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通謂之淫祀無福。

【集解】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謂求福也。

【集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按鄭注專指非其祖考。不若集注之義該。以謂爲求福亦不如集注之義確。人鬼亦不盡爲祖考也。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月令仲夏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亦其鬼也。詩雅頌每言祭必言福。孔子亦自言祭則受福。求福非可謂諂也。禮記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可爲此節注脚。

見義不爲無勇也。

【集解】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是爲無勇也。

【集注】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別解】論語發微。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號視牲猶列於郊禴。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論語訓。凡大夫祭諸侯。諸侯祭天子。及當祧不祧。皆非其鬼。此承上言改祀典之義。

按此說意在合兩節爲一。然究屬牽強。

【餘論】論語注義問答通釋。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皆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劉氏正義。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或謂季氏旅泰山

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

【發明】四書訓義。君子以正直交於神明。無所求於鬼者乃可以質鬼神而無媿。以死生守其節義。不畏其難爲者。乃可以有所不爲而保其貞。無他。惟全其剛直之氣而已矣。不然吾未見其可以邀福而免禍也。論語警。非鬼而祭。意在邀福。卒之福不得邀。徒形於諂。未見義而不爲無足怪。見而不爲。一由於畏難。一由於避禍。畏難不過庸碌者流。避禍則賢者不免。夫遇禍而在所當避。避之可也。如不當避而避之。則畏葸退縮是無勇矣。豈知富貴在天。死生有命。邀福者未必得福。避禍者未必免禍。小人枉爲小人哉。

論語集釋卷五

八佾上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考異】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程氏考異。皇氏侃謂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夫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實褒貶意。惟第十六篇篇首又值季氏字。此因更以下二字命篇耳。其不於後避節。而前若豫爲地。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考證】吳仁傑兩漢列女傳道。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賈皆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八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常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八之當作二八明矣。論語後錄。據左傳謂季氏即平子。又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

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馬注以爲桓子。非。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宋玉招魂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之確。劉氏正義。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

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杜預注左傳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譏議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

。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八。豈復成樂。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八爲列。服氏之義實爲常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禱於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墨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魯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魯廟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鄭氏述要。每佾人數集注有兩說。而世儒多主後說。其所引據最要者即以傳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侯。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樂舞無論俗雅。八八爲列。已有明證矣。若人數與佾遞降。則至士二佾四人。事實上即不成舞列。故遺字者佾從八八。無八八即非佾。事理如此。是每佾八八。顯較前說爲優矣。而集注何以兩說並存。且并置此爲後說乎。吾蓋詳問春秋經傳知其誤有由也。春秋隱五年經書初獻六羽。左傳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云云。自是杜注即誤以問羽數爲問執羽者之人數。自八以下即誤爲自八八以下。杜注誤於前。難怪集注之誤於後矣。然傳意并非如此。觀其釋經初獻六羽曰。始用六佾也。是羽即佾也。知羽之即佾。則公問羽數即問佾數。所謂天子八。諸侯六。自八以下等語。皆就佾數言。與人無關也。程學時四書識遺。漢百官志。八佾舞三百八十四人。(近本無四字)據此是四十八爲列也。與杜預何休注迥異。

按說文無佾字。內部分振佾也。从內八聲。疑古止省作佾。佾字从八。則凡佾宜皆以八八爲列。服氏說爲長。沈約宋書樂志。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當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

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只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

甚允云云。蓋亦主服說也。

惠士奇春秋說。左傳將禘于襄公云云。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管同四書紀聞。左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遂憲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孫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憲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弊當時之贖贖者。劉氏正義。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又曰。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譙庾亮等。凡解詁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周栢中四書典故辨正。季氏集解以爲桓子。案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將無所不爲。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按此季氏當指平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林堯叟注。季氏舞八佾。恐即此事。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與左傳林注合。是季氏確指平子。馬注以爲桓子誤也。劉寶楠曰。平子既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做。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忍人。此敢忍之義也。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也。觀魏晉以來討賊文告均用此語。是容忍本漢人舊說。蓋所以寬弱主。罪逆臣。集注於八佾及忍字均兼存兩說。後一說義均較長。

【集解】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孰誰也。

【唐以前古注】臧疏。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

【集注】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怒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餘論】毛士春秋諸家解。魯僭八佾。起於隱公。春秋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蓋仲子者隱之父妾。既降其父妾。則必更降其先君。前此六佾惟祭魯公用之。今隱既以是尊仲子。無使祖考等於妾媵之理。其復崇諸公加六爲八可知。

按季氏僭用八佾。由於魯君僭用天子之禮樂。此禮魯僭八佾起於隱公。以公羊傳爲據。亦一證也。

潘氏集箋。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八佾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考異】舊文徹爲撤。五經文字曰撤去也。見論語。論語釋文曰。撤本或作徹。詩雍字作謹。黃氏後案。徹當作勢。徹借字。撤俗字。見說文段注。臧本穆穆下有矣字。

【考證】四書釋疏。集注云。徹祭畢而收其俎也。今按祭之有樂。殷以之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在尸即席獻酢之祭。及尸設饗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徹則尸護主人降。視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饗畢而後有司徹。徹者有司之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神亦返合於漢。而尙何樂之作哉。抑釋雍詩之文義。皆非祭畢之辭。蓋大饗之升歌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雖

體。奚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祭之明日釋。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者春秋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釋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僭。正祭之日。升歌清廟。釋則歌雍。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既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奚以別於絲衣。蓋絲衣者時享而釋之詩。雍者禘而釋之詩。熟釋詩文當自知之。四書辨證。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山三桓始也。鄭注。仲孫叔孫季孫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賈疏。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惟文王廟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則僭。據此章推之。春秋時魯祭他廟必皆用雍徹。故三家祀桓公亦用之。劉氏正義。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毛詩序。離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衛又言。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傳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黃氏後案。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此桓公之廟堂也。上言庭。此言堂。舞乃堂下之樂。歌者在堂上也。集注引程子說。斥成王伯禽之失。呂伯恭博議謂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故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其意正同。然據禮注善禮降於天子。經有明證。據馬氏文獻通考諸書云。成王所賜。止用禘祭之籩豆。樂舞於周公廟。明堂位祭統等篇所言非盡無本。諸說未爲不通也。尙書金縢言王郊迎周公。洛誥言王拜手稽首於周公。知成王之待周公。不拘臣子之禮。公之死後。成王以烝祭配食常典不足以尊公。於是盛禮以賜之。稽之古今祀典。人以神貴。廟享由此增隆。名器不可假於生前。而猶可賜於身後。成王時知禮者多。其有以議定之矣。四書辯言。論語八佾舞於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概

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釋及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因立文王廟于魯。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此正三桓所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魯公以下皆相沿用之故。然而僭矣。

【集解】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時之辭。孔子引之。言王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餘論】經正義引馮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簡。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論語稽。禮仲尼燕居篇。孔子言兩君相見之禮。賓出以雍徹。

。以此章之義推之。殊不可解。蓋禮記一書。或孔門弟子所輯。或秦漢諸儒所增。其禮樂制度大抵皆春秋時所現行及魯所常用者。其中或違古制。或出僭亂相沿之習。記者就所見聞而記之。遂謂禮當如是。而不能辨別其是非。其所載孔子之言。又或守師承。或得傳聞。或出僞託。故古制妄以考見者固多。而其誣罔兩亂者亦不少。要當據理以去取之而已。夫春秋之世以禮樂爲娛樂之物。且以其大者重者爲觀美。而不復辨此禮此樂之何以施用。此穆叔不拜肆夏文王而拜鹿鳴之三。管人所以有舍大拜細之間也。然則燕居所謂雍徹及象武振羽清廟亦必魯人當時於兩君相見用之。亦僭亂之一端。記者不察而記入夫子之言耳。否則辟公天子又奚取耶。觀左氏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以比宋之桑林。亦可見其非禮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解】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蓋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又引江熙云。所賞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在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集注】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李氏曰。記者序此於八佾雍撤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按此章皇疏及集注李氏之說均以爲爲季氏而發。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其有爲而發無疑。

○林放問禮之本。

【考證】闕里文獻考。林放字子邱。或曰孔子門人。經義考。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又曰漢人表孔子弟子居五等者有林放。泰山郡志。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劉氏正義。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爲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平王世子林闕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

【集解】鄭曰。林放魯人。

【集注】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餘論】論語注義問答通釋。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注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感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感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讀四書大全說。黃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白。所以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感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祇見人之爲禮者皆無根生出儀文。而意禮之必

不然。固未嘗料量到大本之中。夫子於此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既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自非德之既修而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開無忌憚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較量先後。則始爲禮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戚而已有喪紀。本未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旣然。而後入旣從乎奢旣務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人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無如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蘇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迨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尙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又曰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辭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入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途。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大本得之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黃氏後案。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禮中有本也。注以本爲本體。語錄以本指禮之初。已自異矣。近或以禮婦指儀文言。遂於禮外求本。尤謬。

○子曰大哉問。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時人塞本崇末。故大其能尋禮本意也。

【集注】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考異】魏書禮志引論語喪與其易寧戚。無也字。南史顧憲之傳。喪易寧感。感字从心。俞琰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禮弓云。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考證】劉氏正義。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質。質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即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然則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即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

【集解】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易簡也。皇疏。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

【集注】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如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別解一】黃氏後案。易釋文引鄭君注云簡也。陳仲魚謂斥時入治喪以薄爲道也。朱子訓易爲節文習熟。必增說無質之義。皆未必是也。式三謂易坦易也。包說爲是。異端家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齋鉢以喧雜之。皆由於坦易也。取儉取戚者儉則

有不敬越分之心。戚則有不忍背死之心。是禮中之本也。

【別解二】論語稽。奢者儀節之繁。易者變除之次。（易訓變易之易）儉者太羹元酒之真意。戚者躑踴哭泣之至性。禮無儀節則失之野。喪不變除則過於哀。是故行禮於既獻酢之後。有辭有旅。不覺遂至賓主百拜。居喪於既虞祔之後。有練有祥。不覺遂至以葛易麻。由儉而漸奢。由戚而漸易。斯亦人情所必至。特春秋時酬酢往來。專尚繁文。而臨喪不哀。至厚壤敢爲登木之歌。宰我且發短喪之問。則奢易而竟忘其本矣。夫子既大放之間。又曰。與其奢易寧儉戚者蓋有感於時俗之言也。

【別解三】論語古訓。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性當不至此。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

【別解四】尋經平語。包氏說戚字未得其義。蓋禮則奢儉俱失。失於奢不如失於儉。故有寧儉之言。若居喪哀戚固其所也。乃云與其易也寧戚。恐不然矣。戚當讀爲覺。禮記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覺。此感之義也。說文新附足部有覺字。曰迫也。古無覺字。故以戚爲之。言居喪者或失於和易。或失於迫覺。然與其和易無寧迫覺。爲得禮之本意耳。南史顧憲之傳。喪易寧覺。是知戚字固有作覺者。其義視包注爲長。

按以上四說。除第四說可備一義外。其餘均不如集注之長。禮檀弓。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即此節之注脚也。

【餘論】朱子語類。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言吉禮。下句專指凶禮。然此章大意不在此。孔子是答其問禮之本。然儉戚亦祇是禮之本而已。又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鹿善繼四書說約。天下事實意爲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侈耳。老子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得爲薄。無本則薄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考異】論衡問孔篇作不若諸夏之亡。公羊傳襄公七年注毛詩君之華正義劉遠三都賦注韓昌黎集原道篇引文俱無也字。昌黎題爲經。蓋氏考異。漢人稱論語爲經者惟于定國傳一見。唐則昌黎此文而已。于傳所引文與商書小異大同。猶似未的。蓋論語雖久並五典稱經。其獨標經目。自昌黎始之矣。

【音讀】論語發微。釋文亡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

【考證】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少離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包氏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東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鄆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

【集解】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爲下僭上者發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君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釋惠琳云。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

按此條據論語集注旁證謂引出皇疏。而皇疏實無其文。玉函山房輯本亦無之。考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見宋書類延之傳。嘗注孝經老子。又作辨正論。其人蓋釋而儒者也。其論語說隋唐志陸德明經典序錄並不載。僅邢昺皇侃二疏偶引之。此條用

憲新穎。難於剗愛。容再續考。

【集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別解一】邢疏。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僞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足徵詁。春秋莊四年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呂氏春秋驕恣篇。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高注無主曰無賢主。無臣曰無賢臣。此云有亡。義與彼同。謂夷狄雖有賢君。而紀綱不立。不如諸夏無賢君而猶守先王之遺法也。故何氏於襄七年陳侯逃歸注云。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肯也。承上經公會晉侯以下于郟。傳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何氏此注以晉爲諸夏。楚爲夷狄。言楚雖有賢君。不如晉無賢君也。集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義本皇疏。揆之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去之遠矣。

按此說本於內中國外夷狄之原則。可備一義。

【別解二】論語發微。此蓋指魯之僭亂無君臣父子之義。同乎夷狄。不如滅亡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論語述何。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夷狄之。衝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弒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鬻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論語調。有君謂進稱爵同小國也。亡謂失地君也。貴者無後。待之以初。皆稱本爵。夷狄君不過子。故不如亡也。自明春秋例意。狄入有諱。滅狄無諱。相滅有譏。而兩狄相滅無譏。救皆義兵。而狄救不進。皆示內諸夏外夷狄之義。楊承禮說。

按此說亡字如字讀。義極牽強。

【別解三】四書辨疑。兩軒諸人之說。解亡君皆非實爲亡君。解有君皆是實爲有君。亡字之說皆是。有字之說皆非。有與亡今通言之。如言

不有其父。不有其君。有字當準此義爲說。有君者有其君者也。如言有無父之心。有無君之心。亡字當準此義爲說。亡君者亡其君者也。蓋謂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爲有其君矣。諸夏蔑棄君命。而無上下之分。是爲亡其君矣。此夫子傷時亂而歎之也。又如字作似字說。意爲易見。

按此說較皇那二疏義均長。似可從。

【發明】陳櫟四書發明。諸夏所以異於夷狄。以有君臣上下之分爾。今居中國。去入倫。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日知錄。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狃習勞事。不見紛華。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真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備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武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大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麗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賂溢于靡用。驕淫務侈。漫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曠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育。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四書訓義。夫子知世變之將極。而歎之曰。自帝王以來。長有諸夏者唯此君臣之分義而已矣。上下相臨也。恩禮相洽也。威福相制也。故天下統於一。而口口口口口口。乃今則異是矣。唯夷狄之有君矣。權未嘗分也。兵甲賦稅未嘗私也。利歸之國而禍必相救也。不似諸夏之諸侯不知有天子。大夫不知有諸侯。可專則專之耳。可竊則竊之耳。而更無以一人宰天下。以一君制一國之理勢也。夫有君則一國之勢統於一。合心同力。可安可危。而不可亡。然則諸夏無統。口口口口入而統之矣。口口口乎。

按船山遺書中多空白處。蓋當時多觸犯時忌語。識者自能辨之。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考異】皇本作汝不。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汝不。太平御覽述作汝不。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韓李筆解謂當作爲。

【音讀】洪武正韻。禘祀山川名。經典通作旅。傳寫誤耳。郎英七修類稿。祭名之巖從示。旅酬之旅從方。今坊刻論語皆作旅於泰山。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爲一。劉氏正義。玉篇示部。旅力著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臚旅音近得通用。

【考證】胡培聲研六室雜著答馬水部云。(劉氏正義引)承詢謂臚縣不當訓爲禮經與禮經開食義同。按玉篇云臚附也。殷同臚。引祭山曰臚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臚縣。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臚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瑋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牲繫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收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名皆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劉氏正義。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有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梁氏旁證。近錢塘成君城泰安郡志云。考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

宋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

【集解】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誦而祭之也。

【集注】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之。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別解】論語徵。古注以爲讓僭。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讓在不在僭。必季氏爲魯侯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乎。

按此論讀書得間。發前人未發。可備一說。

【餘論】讀四書叢說。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君行禮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歎也。

【發明】黃氏後案。季氏之旅冉有不能救者。禮禍祈福儼幸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後世封禪供億耗費。今日泰山之祀徧天下。僭禮者不止季氏往往欲救之而不得也。元趙天麟上書言東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干越邦典。嫖騁神明。停廢產業。耗損食貨。亦已甚矣。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焚之。知其斷無益矣。請自今無令妄費。非但巫風浸消。抑亦富民一助。趙氏之言可謂卓然不惑者矣。古今有幾人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音讀】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於鳩反。又如字。詩箋引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正義曰。此謂飲射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禮記射義與論語文無異。音義亦曰。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四書通義。孔邢注疏以下爲句。朱子以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四書改錯。論語王肅注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注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翟氏考異。釋注疏文。似以揖讓爲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論文法應更有而字。翟氏旁證。集注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王注則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則以升下相連爲文。皇邢二疏同。按王注與鄭注禮記射義同。與鄭箋賓之初筵異。皇邢疏兩存之。集注則用鄭箋也。經義考異。接近讀以爭字絕句。必也連下讀。據釋文云。鄭讀以必也絕句。考論語必也連下爲句。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當以必也句絕。亦可並通。又案射義鄭氏注明云必也射乎。則亦以必也連下爲句。陸氏此釋云以必也絕句。鄭氏殆兩讀與。又云舊讀從升字爲句。據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證之射義釋文。亦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案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又云下而飲。似亦以升字絕句。蓋鄭兩讀。義皆可通。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古訓。孔意以君子無所爭絕句也。鄭讀必也絕句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也。射乎者言於射見衆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引此文。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亦從舊說。以必也射乎連讀。與此不同。義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禮謂義疏概指餘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聘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龜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論語補疏。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饌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祈爾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舍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即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各有所當。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揖讓追就而飲。與鄭先提起飲射爵者。以揖讓而升降倒裝。解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未有異也。皇侃疏

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爲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爲句。如王氏此注。且斷揖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論語偶談。一耦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至升飲則升階後。勝者且避右以讓。不勝者得以取贖於豐上。贖在堂上。必升飲。不便以下而飲爲句。必如王肅七字作一句讀。或如康成注射義以揖讓而升下五字爲句。而飲又句。禮節始明。

【集解】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博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又引顏延之云。射許有爭。戈可以觀無爭也。又引李充云。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已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鏡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又引樂躋云。君子於射。講藝明調。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爲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已。理之常也。雖心在中實。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擊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而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之證益明矣。

按經旨言無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字永初。泰山人。晉太保掾尚書郎。皇侃義疏列江熙所集十三家有樂蒙字及里爵。與釋文敘述同。隋書經籍志載論語釋疑十卷。又云梁有論語駁序二卷。亡。唐書藝文志稱論語釋疑十卷。駁二卷。陸氏釋文亦云釋義十卷。今已佚。此段辯論錄起。似駁序之文。然書無明證。不能區分也。

【集注】揖讓而升。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餘論】陳植木鐘。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

【發明】反身錄世間多事多起於爭。文人爭文。細人爭利。勇夫爭功。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卑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爭。呂留良四書講義。君子無爭。不是故尙高雅。原以天下本無可爭耳。

按呂氏在當時以悖逆至於剖棺戮尸。意其書必有桀驁不馴者。今觀其所著四書講義。恪守程朱。力闢陸王之學。語語純正。迂腐則有之。其書亦未必能傳。殺之適成其名也。雍正九年大學士朱軾等以翰林院編修顧成天駭呂四書。奏請刊布。吹毛求疵。本無足道。而呂書焚燬之餘。其說反賴以保存。事有因禍反得福者。此類是也。

俞樾論語小言。兩壯夫相與處而鬪者有之矣。兩童子相與處而鬪者有之矣。一壯夫一童子相與鬪未之有也。非童子之能讓壯夫也。彼壯夫固不與童子較也。君子之於天下也其猶壯夫居童子之羸乎。已大而物小。已重而物輕。已貴而物賤。是故君子無所爭也。松陽講義。今日講禮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去。斬盡根株。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鬧然媚世。將

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託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按以此爲教。而世間猶多攢營奔競。爭名於朝。計較錙銖。爭利於市者。况明目張膽詔以權利競爭之說乎。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而世顧以爲文明先進也。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考異】舊文盼字爲盼。釋文曰。盼普覓反。又匹簡反。詩衛風作盼。史記弟子傳亦作盼。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盼兮與今論語同。字鑑。美目盼兮俗作盼非。盼胡計切。恨視也。

【考證】說文引素以爲絢兮不云逸詩。周子醉樂府拾遺。孔子刪詩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朱子或問。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一應。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史經祖學齋估舉。詩經秦火之餘。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

按舊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詩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集解】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集注】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考異】釋文。繪本又作緝同。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唐崔鑠北嶽廟碑引文俱作績。讀書叢錄古論作繪。魯論作績。

【考證】惠士奇禮說。古者裳緇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辨問賦白。祗密有章。康成蓋目睹之者。鄉射記曰

。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禮延埤校禮堂文集。朱子不用舊注。以後素爲後於素。於考工記注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皆以古訓爲不可易。而于禮後之旨。則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分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素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素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謂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是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所云。以素喻禮。俱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注。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全祖望經史問答。問禮器甘受和。自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龜山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曰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其有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飾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粉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龜山知其非。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

按全氏之說是也。朱子之失。在引考工不引禮器。曹寅谷四書揅餘說論之曰。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朱子既是龜山之說。又兼引考工以爲即禮器之解。無怪乎攻朱者之未能釋然也。然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文別爲一說也。全謝山謂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若古注則誤解論語矣。可謂持平之論。

【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素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俏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如畫者先雖布紫采陵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

【集注】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考異】漢石經無者字。韓詩外傳。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集解】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沈居士云。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

【集注】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實。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餘論】困學紀聞。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固非助我。猷識心通也。四書近指。後之一字是子夏創語。夫子創開。故曰起予。夫後之爲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末生於本。然不可離本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方可與言詩。黃氏後案。老子云。失義而後失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分禮與忠信爲二。以斥文勝之弊。輕言失禮後之禮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又云。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重言禮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言禮中自有忠信。無忠信則禮不虛行。亦重言禮也。八佾篇詳言禮。此言禮爲後。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禮兼忠信節文而言。倩盼美貌當有禮以成之。亦重禮也。後猶終也成也。近解嫌以儀文爲禮。遂激本末輕重之說。申其說者遂云未有禮先有理也。信如是。則忠信理也本也。禮文也末也。與禮器之言不明相背謬乎。抑五經中固有此言乎。經傳中有以儀文言禮者。如敬不足而禮有餘。哀不足而禮有餘是也。有對儀文而言禮者。

。如女叔齊子大叔禮儀之辨是也。若此經及禮器之言自兼忠信節文以言禮矣。經傳有析言渾言之異。讀者所宜詳也。陸稼書曰。自古亂天下之言有二。一曰禮豈爲我輩設。一曰六經皆我注脚。此章內皆可屬入。故講學不明。即流毒天下。式三案陸氏雖未考古注。而以禮後爲重禮之言。不是薄禮。斷斷於卜氏言與老莊之不同。可爲後學發鑰。

按黃氏此論隱斥程朱以理言禮之非。而言辭閃灼。實則不但老莊。即陸王何嘗有是說。明眼人自能辨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考異】史記世家引文無文獻不足故也一句。謂子序書傳時語。

【音讀】禮記禮運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王楙野客叢書據禮運之杞之宋之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蓋當于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論語訓。徵禮者孔子非欲杞宋徵之也。包鄭皆誤以之字絕句。則吾能徵之何以更望杞宋文獻之足乎。子不能徵。而曰杞宋不足。乖互之甚也。此言作春秋託魯之意。之杞者往杞。之宋者往宋也。中庸曰。雖善無徵。杞已見黜。宋不如魯。欲託以制作。則文儀不備。故不可空言禮意。而必依魯史之事。獻儀古今字。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夸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述桓五年淳于公即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奪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跡宛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顯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徵。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徵蓋

不足數也。又云。據考得陳留雍邱縣。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春秋而徙。故人春秋邑。輒爲莒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曷不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難。四書辨證。王制疏。殷滅夏時。必封其後。但不知名杞以否。愚謂封夏之後於杞。不自周始也。大戴禮少間篇。湯放桀。乃遷似姓於杞。又水經注。睢水東遷雍邱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後繼禹之嗣。又寰宇記。開州雍邱縣古雍國。黃帝之後。姁姓。殷湯封夏後於此爲杞。周武封夏後得東樓公於杞。是爲杞國。又路史湯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僂是爲東樓。生西樓公。周興求後。得東樓後之。杞爲禹後。則知杞本故國。武特因而重封之。杞於莊公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並稱伯。惟襄二十九年稱子。其時伯時子何也。僖二十三年杜注云。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細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李氏廉曰。杞之稱侯。本無所據。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耳。考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並作杞。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杞。文誤也。又九月入杞。傳曰。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劉氏敞曰。左氏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然則杞實伯爵。三稱子皆以用夷禮故也。詹道傳四書纂箋。自微子至載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子錄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已不足徵。

【集解】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集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按包注徵成也。邢疏徵成釋詁文。按今爾雅亦無此文。以杞宋之君懦弱不足以成之訓徵字殊晦。未若集注之長。經中徵證多通借也。

【別解】論語憲原。杞夏之後。宋商之後。魯周之後。杞宋亡夏商之禮。以無文獻可證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善

之君臣莫之考證何也。夫子意不在祀宋。託祀宋以見其意。特於魯則微其辭爾。戴望論語補注。王者存二王之後。祀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祀爲徐莒所奪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劉氏正義。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摛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論語發微。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紉夏。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按以上諸家之說。皆據史記世家以此爲子序書傳時語。雖別解實正論也。

【餘論】論語集注考證。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知之。而曰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遂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四書釋地又輟。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祀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練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未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始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况宋實爲其宗國。仲尼夫春秋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爲辱已。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稱時祀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論語述何。夫子於祀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祀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

【發明】反身錄。問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禮。曰國可亡。史不可亡。况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雖時異勢殊。非所以施於昭代。而其大經大法。豈可令其泯滅而失傳。夏殷之禮。夫子蓋於殘編斷簡之中。因流窮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概。常欲參考互證。筆之於書。以存二代經世之典。使後世禮制度者有所考鏡折衷。惜乎既無成籍可據。又鮮老於典故者相質。無徵不信。故不禁流連而三歎也。大抵上古與後世不同。後世書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布既廣。一旦改革。其書散藏入士之家。雖久不至盡亡。上古則蝌斗漆寫。藏之廟堂。人士艱於鈔傳。一經改革兵燹之餘。存者幾希。年代既久。老成凋謝。子孫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餘。於先典不惟不遺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獻所以不足也。其流行於人士之家。類非典禮儀制所關。而書史文翰之不至泯絕者。在夏則僅僅禹貢夏小正五子之歌允征數篇。在殷則湯誥太甲說命盤庚戡黎數篇而已。惜哉。又曰。沛公入關。諸將爭取財物金帛。蕭何獨收圖籍。沛公由是具悉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即斯一節觀之。則知文獻所關之重矣。故在天下則關係天下。在一省則關係一省。在一邑則關係一邑。在一家則關係一家。述往昭來。爲鑑匪渺。若子孫於先世遺籍及誌狀譜牒以其非關日用之急。視爲故紙而忽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則賢不肖可知矣。繼述之謂何。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考證】論語稽求篇。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於莊公。杜預何休皆以爲合羣廟統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禘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禘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酌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酌。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主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主廟。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云。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一歎正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園邱俱是禘。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蓋夫子嘗郊矣。孟子臙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燔俎子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

未遭國喪。不容吉禱。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祫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禋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禩。順祀先公而所焉。遂就閔僖祫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祫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尙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夢說。胡培翬禘禘答問。大傳曰。禮不主不禱。王者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始祀也。王者立七廟。祭始祖而下。又推而上之。以及於始祖所自出。故其祭爲特大。而諸侯不得干焉。爾雅曰。禘大祭也。言宗廟之祭莫大於是也。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注自外來曰升）蓋時祭各於其廟。又不及毀廟。貽則已毀未毀廟之主皆聚食於太祖廟。故其祭特取義於合。（王制注禘合也）說文曰。貽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是也。大傳言禱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之著於經而各異者也。又曰問鄉氏注喪服小記及大傳俱以禱爲郊祀天。謂祖之所自出者感生帝靈威仰也。今以爲宗廟之祭。其義何據。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王者禱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又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知皆說宗朝之事。與祭天無涉。儀禮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據其文山禴由祖由太祖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明皆一本之親。非指天帝審矣。趙氏昌曰。禱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說最是。如周人以稷爲始祖。稷爲稷之所自出。故周人禱焉。虞夏禱黃帝。殷禱嚳亦然。又曰。禱字義以爾雅禘大祭也之訓爲正。蓋貽祭與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禱更及始祖之上。故爲大祭。張純何休訓禱。說文云禱禱祭。以其祭遠遠。故有審禱之義。賈逵訓爲邇。後人本其說以爲由親廟祫廟毀廟而邇及焉。義亦得通。又曰。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周公制禮以制禴嘗烝爲時祭。每歲舉行。而禱則追其祖之所自出。貽則大合禴廟之主。其典爲特隆。故必待三年五年而後行。此斟酌簡煩之精意。禮緯云。三年一貽。五年一禱。鄉氏所據。何休公羊亦同。許慎說文解字云。周禮三年一貽。五年一禱。漢儒多依此爲說。蓋必有所受之也。至禱貽之時。張純曰。禱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貽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衆飲食。說得其正。馬端臨文獻通考。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縣。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張橫渠

以爲成王之室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皆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犢尊云云。即此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於郊。祀天配祖。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乃知宋魯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秦獻山五禮通考。成王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其文出於臆說。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終不敢謂事之必無。蓋報功崇德之意。非此不足以自慙。而不知其爲僭端之始基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案用天子之禮樂。遂有辛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蓋是時王室之勢雖弱。政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無敢有顯然上干王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如王孫滿咄楚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享。寧武子不答湛露彤弓。蓋猶辭嚴義正。其氣足以奪僭奸之魄。況魯號稱秉禮。周公之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禘。尙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其衰之歎。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即及郊禘。尤不然矣。馬氏謂杞宋因天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於郊祀。魯亦因其用天子之禮樂而並效杞宋之尤。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僖公數從伯討。遂爲盟國。行父請命於先。史克作頌於後。至三十一年而卜郊見於春秋。闕宮頌及皇祖。且爲之徽辭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明著此禮之始於僖公。而僖成之一大證據也。不然而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隱桓莊閔及僖三十年以前無一筆及之耶。若謂魯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不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前此卜必獲吉。而籬鼠必不傷牛也。無是理也。是魯之僭郊。其作俑始於成王。其見端由於魯惠。其蔑禮成於僖公。無可疑矣。四書神疏。集注誤立瀆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盛爲之說。徇白虎通之失。與闕元禮酌酒之妄。愚已詳辯之於詩神疏矣。抑考家禮注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奠枕是也。則張子已知程子酒必瀆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盞瀆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瀆也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瀆也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曰酌酒有所說。一用鬱鬯瀆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

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有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之說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強爲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耶。唯不知裸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裸字之假借。初非灌鬯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鬯菝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八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奠填以事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惠士奇禮說。獻之屬莫重於裸。裸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裸事鬱入沃盥。故裸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詩曰。頤頤卬卬。如圭如璋。圭璋裸玉。頤頤溫貌。卬卬盛貌。裸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裸以圭瓚。臣助之亞裸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砥礪。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義與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入詔裸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裸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論語釋故。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圓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於圓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以夏至祭上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禴。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禴禘皆宗廟之大祭。諸侯得禴不得禘。禴禘之分。禴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裸禴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禴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禴一禘。貽在秋。禘在夏。祭統曰。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太廟。是則成王命魯唯禘於周公廟。而不及羣廟。於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於他廟。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

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偏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或以三月。或以十月。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肆獻所以求諸陽。禘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諸陰。郊特牲謂吳陰達於淵泉者即謂禘。凡祭重禘。於禘尤甚。故夫子欲觀之。禘視曰觀。非常視也。故易曰觀盥而不瀉。有孚顒若。禮作裸易作醴。本書記作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近之。

按灌即裸字之假借。船山之言是也。因集注疎於考證。故詳著漢學家之說。而此章之義乃明。

【集解】孔曰。禘始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唐以前古注】周禮天官籩人疏引鄭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義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按孔安國以不欲觀爲逆祀亂昭穆者。孔意以閔僖兄弟相繼例同父子各爲昭穆。三傳及國語皆同。賈公彥周官冢人疏言兄弟異昭穆。徐僉庵讀禮通考極稱其說。象山姜氏讀左補義主段氏懋堂文集及說文示部禘字下辨甚詳。皆同孔注也。魯文公逆祀。至定公時已順祀。孔注以此指逆祀。意謂此言在未順祀之前也。昭穆亂於既灌者。臯疏云。未陳列主之前。王與視入太祖廟堂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

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據皇疏是既灌之後。逆列始定也。朱子或問不採舊注。而用趙伯循之說。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未嘗不可言之成理。惜空洞毫無依據。此以理詰經之弊也。集注圈外謝氏之說較勝。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亦主謝說。而考證特爲詳明。是知夫子之歎。在譏其僭。非譏其怠。與下章或人之問。方能針鋒相對云。（別記云。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龜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玉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僖祀先公之後。不當後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學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白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魯太廟有禘。魯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禘。是晉亦有禘矣。蓋三年喪畢。合祭于太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股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太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廟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于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僭禮也。是禘於羸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

【別解】論語訓。此譏助祭之臣之怠慢也。往謂往太廟也。大祭先有朝事之麻。用毛鷩之豚。燔燂黍稷。芻酒以祭。然後有朝踐之麻。迎牛牲。麇毛血。夫人薦澆水。灌用鬱鬯。二禮既成。乃延尸入廟大夫序。從而行饋食之禮。其先二朝時助祭者從尸在外。待既灌乃入也。諸臣受宿當三日在公所時禮廢人怠。見迎尸前無事。待既灌乃往。大慢不敬。孔子既不能糾正。故不忍觀也。

【餘論】劉氏論語補注。禘非魯所宜行。夫子不欲觀之旨蓋有難言。故托言既灌以往以明之。其實不欲觀者并不徒係乎灌以往也。并不徒在乎灌後之不敬也。夫灌在迎牲之前。周人先求諸陰。以是爲祭之首事。灌畢而後迎牲。是既灌以後。尙是行禮之初。所行儀節不過十分之一。魯之君臣方致祭太廟。未必即于此時已懈怠也。而不欲觀之意果何以徵哉。蓋魯禘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而祭時中所用之禮儀。其僭越尤爲過甚。自既灌以往用牲。則有白牡。薦獻之時。尊爵俎豆皆用天子及四代之器制。甚至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又納夷蠻之樂于太廟。僭分侈張。正夫子所目觀而心嘖者。而其儀又多行于灌後。此子所以託爲是言也。蓋禘不欲觀。乃夫子本意。又不可直言其非。而由灌後以觀。又典禮中之典禮者。故即既灌以往以寓不欲之意。其旨微矣。不然季氏私祭自闇及夜而後肅敬漸怠。而謂太廟大祭。方行灌畢頃刻之後。君臣皆全無誠敬之意乎。而曾私祭之不若乎。注雖有言。吾不敢信。經正錄。禘以上治而統族。宗以下治而統族。二者相爲表裏。皆禮之大者。集解發明其義。故謂大傳禘祀之禮昉於虞。而備於周。宗子之法。殷惟有小宗。而周立大宗。蓋周先王以親親爲政教之本。仁至義盡。其道尙矣。自周之亡。秦興典禮。禘祀不行。而宗法廢。漢氏以後。雖有欲修明之者。而得姓所由莫可稽考。故或依附失實。抑或懲其妄而姑已之。惟宗之亡而致禘不可行。然後知先王雖修入祀之意至深遠也。

按此條據經正錄引出船山。而訓義及大全說均無其文。不知所引何書。因其頗有理致。故錄而存之。

輪胎偶記。集注載於主廟。近時毛西河闢百詩所著經學書尙泥集注。未及辯正諸侯自禘祭之禮。至毛氏謂魯祭出主。原得用天子禮樂。鬻氏復欲以王季或太王定爲魯始祖。文王所自出之常。妄謾至何日止哉。又毛氏譏孔注謂諸侯五廟。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禘壇

之列。殊不思毀廟之主升食太廟。則雖在禘壇合食時逆祀依然。即陽虎順祀先公僅定八年一舉。此外不然可知。更不思哀三年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於時僖廟尙未毀哉。古注蓋無可議。又案春秋時。魯之禘祭不必定在太廟。羣廟及禰廟亦屢有是事。閔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傳稱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傳稱將禘於襄公。定八年傳稱禘于僖公。武僖非太祖。莊襄又特閔昭之禘。而經傳明言有禘。凡此皆非正法。夫子之歎。或兼爲此歎。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考異】史記封禪書述文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史記辨惑。此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視其掌。不已疏乎。

【考證】論語集注考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所論語。辭不費而義明。劉氏正義。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實諸河干之實。實置也。物而在掌中。曷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莊氏論語別記。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主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太廟。又書大事于太廟。書告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

。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論語稽。大凡祖宗能庇蔭子孫與否。亦視其名位之大小。故士祭二代。大夫祭三代。諸侯則五代。惟王者最尊。故可至七代九代。今禘禮則又於七代九代之上。追本求原祭始祖所自出。譬之樹木根大則枝茂。其高百尺。其蔭之廣亦必百尺。王者山下滿上。能採一本之原。即由近及遠。能措天下之事。故於天下如示諸掌。

按孔子答或人之意。必合正名報本二義乃爲完備。故備錄之如右。

【集解】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注】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餘論】四書辨疑。此以指其掌爲言禘之易知也。此外若無別說。則易知之意定矣。其下再說蓋知禘之說天下不難治。此又以指其掌爲言天下易治也。一易字之意而以兩圖爲說。亦甚未安。注文本意蓋於中庸見其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文與此章頗有同處。故於明且易之下。又言天下不難治也。殊不審兩經之文雖有數字相類。而其義實不同。中庸一章普言以孝爲治之易。禘嘗二字乃是於宗廟祀先之禮中舉其大概耳。非如此章專言禘之一事也。如云。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又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以爲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故言治國如示諸掌。非虛語也。今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以公論評之。僅知禘之一說便能明盡事物之理。纔知其說。未嘗持守奉行。便能無不感格。皆無此理。況自三代而下。以及於今。知禘之說者蓋不少也。未聞皆詭平治天下如示手掌之易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天下不難治者蓋亦無據之空言耳。黃氏後案。孔注嫌以掩君惡爲解既未是。朱子解不知之答則得之。其中趙說則非也。唐制天寶時禘於太清宮。以李聃爲始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繫配稷之說。至宋王介甫信其說。神宗遂囚之。

歸麟享。南渡後遵前制。朱子因援趙說以入經注矣。

按黃氏後案尙有駁趙氏六謬。大旨謂趙氏好攻三傳。自立臆說。至論禘之禮。又歷指左傳所云烝嘗禘於廟及寡君未禘祀之文以爲左氏之妄。并徧詆禮記春禘夏禘等文爲徒據春秋經文以附會之。摛擊踳經傳。疏無忌憚云云。文具不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考證】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

按劉寶楠云。禮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但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股制。不肯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

門靈新語。論語中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二句。正是古語。其子曰云云。乃孔子因之有感發爲是說也。

【集解】孔曰。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謂祭百神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集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考異】舊唐書馬周傳引文與字作預。

【書讀】羸經義證。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愚謂當以與字斷。大宗伯若主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饗王之所不與。周官歷者可據。經讀考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愚謂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朱子集注明言或有故不得與。正可舉證。近人篤信朱子。于此反從舊讀。義所未安也。黃氏後案。韓子讀孟子篇云。孔子祭如在。禮祭如不祭者。洪氏注言。祭如不祭。吾所不與。與許也。如此句讀。解義皆異。亦一說也。

【集解】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據特牲饋食禮疏引作鄭注。故不致敬作不致肅敬。又公羊桓八年傳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胤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集注】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別解】論語發微。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禴秋嘗冬烝社秋省而遂大雩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事。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論語訓。與讀如則誰與之與。予也。春秋傳曰。不與魯。又曰。不與大夫。若祭非其鬼及逆祀立場宮。旅泰山。猶三望。皆所不與。以其與不祭同也。禮有攝祭。不可云如不祭。

按王氏讀不與斷句可也。至訓與爲許。則未免好奇之過。竊謂祭如在二句。蓋古論記者引之。先經以起例。陳善之說是也。禮特牲賈疏

。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皆可爲此章注脚。孔子係大夫。除祭祖先之外。尙須祭五祀。非有特別事故。而使他人攝祭。則精意不誠。雖祭猶之未祭也。

【餘論】朱子語類。此弟子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又曰。問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祇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皆有。無誠則凡事皆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

按范氏之說極爲船山所贊許。故曰惟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

論語集釋卷六

八佾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考證】四書稗疏。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之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陔。先席於門奧西東者迎神也。門奧西東者門在東奧在西。席設於門之西奧之東。正當室之中。而居戶外。其非席於奧審矣。祀門設主於門左楹。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較壞於廟門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廟下。廟在室西南。其下即奧也。是則唯祭中霤則於奧。餘祀皆不於奧而設席也。與其媚奧寧媚竈云者謂中霤爲土。分主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故集注謂無恆尊。不如竈之主火而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昧者誤讀設席於門奧西東之文。遂謂四時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四書辨證。顧氏據禮器疏。故云奧竈是一神。若然。只宜祭竈設席迎戶於此。中霤禮何以云五祀皆然哉。蓋奧有在廟者。如少牢設饌于奧之類是。有在宮者。如曲禮八子居不主奧之類是。要是空虛之處。祭五祀皆迎戶於此。似常尊却以及時之神爲神。如祭竈迎戶於此。即以竈神爲神。猶入主以權臣之權爲權。而已莫能爲主焉。顧說非也。四書摭餘說。毛西河專執鄭氏五祀祭於廟之說。謂從來行祭無在家室中者。不惟祭祖宗在廟。即祭五祀亦無不在家廟之中。而謂祭於其所是朱子自違禮文。不知宗廟之祭。尸入始祭蓬豆及黍稷醴。此于竈陔已祭尸。入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及肉醴。故曰略如宗廟之儀。夫竈陔則所爲祭

於其所也。既徹而設饌庭前。所爲迎尸而祭于奧也。祭廟時不祭饗而祭饗。饗者老婦之祭。然則五祀當祭于宮矣。朱子亦何嘗自遺禮文也。惟是鄭言設席于奧。疏以爲廟門之奧。則不然。蓋廟之奧廟主在焉。必不可以設神席。若後廢之奧衣冠藏焉。恐亦非是。古中霱禮于祀饗言席于門之奧。其諸皆門堂之奧歟。鄭注謂祭五祀用特牲。特牲者一牲也。即禮器之牲羊。小司徒所云小祭祀供羊牲者。孔疏謂用特牛。非。郊之特牲是詳。安得謂五祀與郊同。而諸侯社稷且少牢。亦無五祀反以牛之理。是天子以下皆羊牲也。設主用醢肉。迎尸用鼎俎。所謂醢肉鼎俎者羊牲耳。白虎通云。天子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又云。尸以羊。饗以雞。皆非也。但注言饗雖卑賤。則黃帝作饗。死爲饗神之說。固不足信。而古周禮說顛頊氏有子曰祝融。爲饗神。是亦上公之貴也。不如高氏誘月令之說曰。吳回回祿之神。託於饗。是月火王故祀之。蓋五祀皆迎尸于奧。故奧有常尊。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賴養于饗。故曰當時用事。漢書曰。李少君言祀饗可致神物。天子親祀焉。淮南子曰。有虞氏祀先中霱。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饗。則時俗媚饗之說。誠非無自。劉氏正義。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土孫賈。是賈爲周土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韵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議。非也。下篇言衛靈公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

【集解】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饗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奧西南隅。皇疏。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饗也。

【集注】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饗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饗則設主於饗。祭畢而更設饗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饗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別解一】尋經平議。媚與媚饗皆媚人。非媚神也。古以奧爲尊者所居。故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年左

傳。國有奧主是也。僮則執爨者居之。所謂斷養卒也。當時之人以爲居奧者雖尊。不如僮下執爨之人實主飲食之事。故媼奧不如媼僮。國語載人之言曰。佐饗者嘗焉。即此意也。王孫賈引之。蓋以奧喻君。以僮自喻。孔注未得其旨。

【別解二】四書典故辨正。羅整菴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蓋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媼奧之諷殆指南子而言也。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於天之意。此說得之。奧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僮是明處。蓋謂僭授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

【別解三】四書約旨。或謂王孫賈在衛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彌子瑕一人。或是他自家欲酌所媼而問耳。

按以上三說。以此說最爲合理。蓋賈本周人。入仕於衛。當靈公之時。政權操於南子彌子瑕之手。以孔子之賢且不能不見南子。孟子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使人告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其聲勢赫奕至此。賈蓋謀所以自處之道於孔子。奧在內位。喻南子也。僮之卑賤。喻彌子也。與當時情勢最爲相合。觀孔子答以獲罪於天。仍是答子路有命之意。賈在衛國並非權臣。孔子且稱其有治軍旅之才。而注疏家意欲以賈待之。不可解也。任氏之說雖創而實確。

【餘論】日知錄。奧何神哉。如祀僮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僮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媼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僮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發明】反身錄。古來權奸屢藉寵靈。勢位已極。又患無名。每以美職厚祿牢籠正人君子。以爲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惟恐不義富貴。洩其生平。超然遠引。若鳳翔千仞。豈彼所得而牢籠之哉。學者於此處須慎之又慎。所謂風急天寒夜。纔看當門定脚人。若此處一錯。一失脚便成千古憾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考證】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劉氏正義。墨子經上。暴犯禁也。說文暴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覺身苦辛之憂。秦以皇似皇字。改爲罪。實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放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

【集解】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鱗華云。奧尊而無事。饗卑而有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實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主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按鱗氏此說。黃氏式三認爲舛舛。實則尙不如任說之切合當時情勢。

【集注】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饗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饗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饗。亦不可媚於奧也。

【餘論】崔述論語餘說。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說者云。天者上帝之稱。以理爲天非也。案集注凡正釋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即某也。某猶某也。皆非本字之義。乃推明其義。使人易曉耳。蓋天沖漠無朕。獲罪與否。無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但有悖於理。即獲罪於天。非謂理爲天也。錢氏養新錄。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淪。理不可言淪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四書改錯。天解作理。四書集注補辨之甚悉。大抵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是大錯。況天是天神。又有天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歷衆神。衆神者室神與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可曰獲罪於理徙朔方乎。蔡清四書象引。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

【發明】反身錄。人生眞實有命。窮達得喪咸本天定。須是安分循理。一聽於天。若附勢躁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於名節有泰山之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考異】史記世家無於字。漢書儒林傳代作世。錄釋載漢華山碑監作監。汗簡云。古論語郁作儲。說文繁傳儲字下云。論語郁乎

文哉本作此儲。假借郁字。又彭字下引論語嚮儲乎文哉。王氏考異。郁當作儲。古無郁字。从卩从口。俱所不安。

【考證】漢書禮樂志。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固圉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乎文哉。吾從周。劉氏正義。善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視範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即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嘗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論語稽。周世禘曰。如井田一。雖周亦助。是法乎殷也。學校一。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是法乎夏也。封國則

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衛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第更其司士大宗之位。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賈則同。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宗廟雖有三祖二宗之殊。其爲七廟同也。明堂雖有七筵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冠禮或以母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魯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者。其爲親迎同也。養老或兼享。或兼食。莫非別年之心也。格祖或尙辟。或尙臭。莫非求神之意也。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玉制明堂所職。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所謂監於二代也。

【集解】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集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餘論】輔廣論語答問。(經正錄引)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論語述何。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以殷之質。所謂以周也。乘殷之轍以質也。服周之冕以文也。論語發微。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

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

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段以爲王法。不言讎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潘氏集箋。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考異】漢石經大字作太。注疏本亦作太。翟氏考異。今注疏本非復依何氏集解之舊。故其文於集注本無小異。數大字增筆作太。考諸釋文俱有音泰之釋。則當時之集解自爲大字。梁氏旁證。左傳鄆人紇。唐石經及宋本皆作聊。鄆道元引作鄆。始與論語同。聚字古或省作取。說文聊魯下邑。孔子鄉。

【考證】論衡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四書釋地續。鄆魯邑名。今則在鄆縣界。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致駭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覆氏樂吏之賤者也。附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五與其盆簠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廟。卿大夫侍從。雖離肅肅。安得容一少賤者啜然致辭說哉。故顧瑄屏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欲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詔。亦不必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韓語余云爾。因并議之。

札樸。文十五年左傳卞人以告注文。卞魯下邑大夫。正義云。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鄆邑大夫。謂之鄆人。沈欽韓左傳補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鄆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鄆縣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莖城應是鄆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鄆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四鄆集。與邾莒之改名鄆者別。水經注謂鄆國叔梁之邑。孔子生

於者誤。劉氏正義。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鄉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五主。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太祖。故廟曰大廟也。公羊文公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魯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嚴重櫨剖楹。達擗崇墼。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鄆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即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又云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是鄆人爲鄆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曰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註謂聊人是學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鄆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

【集解】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孔曰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按論語古訓。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集注】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別解】經平議。古字也邪通用。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邪無別者是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并有入焉其從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並當讀作邪。又如事君盡禮。入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此兩也字。尋釋文義。亦邪字也。魯僭王禮。大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循舊典者。子入大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諱其旨。反有執爲知禮之譏。故孔子是禮也。猶云是禮邪。乃反詰之辭。正見其非禮矣。論語別記。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魯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薄正祭器之時也。

。雖爲之兆。未能遽革。而或入乃執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養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論語述何。魯自僖公僭禘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防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按此可備一說。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若說入太廟是助祭。則當奏假無言之時而諄諄詰難。更成甚禮。荀子所謂孔子觀欬器事亦是閒時得入。想古宗廟既無像主。又藏於殿。蓋不禁人遊觀。而諸侯觀問冠昏皆行於廟中。或有執事之職。君未至而先於此待君故得問也。每事問即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古敏求得者。若未手拊而目擊之。終只疑其爲未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尋常人一知便休。則以疑爲信。知得來儘是粗疎。如何會因器以見道。夫子則知問者信之由。不問者疑之府。而禮之許人問者乃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以大明此禮於天下也。若已知己信而故作謹緝之狀。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祇要幹旋聖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僞關頭早已龔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深淺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雷氏經說。子入大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祭之前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風興入廟。太史執禮書以次位。當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禮曰辨事者考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論語後錄。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矯矯如是。充說非也。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注。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比充說爲近。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音讀】爲馬讀如字。集注爲去聲。

按此章集注曠長。應讀去聲。

【考證】凌廷堪周官鄉射五物考。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詳。鄭司農曰。和謂闈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杜子春讀爲和頌。謂能爲樂。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即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本無區別。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衆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實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謂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實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尚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實不釋可知矣。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侯而射。故雖引尙書博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遺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實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後儒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土之禮。審若是。則武士克股。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即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橫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於西階上之廡。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止謁也。布侯謂之謁。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反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

此。不必致疑也。劉履秋禮雜記。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櫨。質木槌。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養由基之射七札是也。是主皮非貫革矣。案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後審復升射。主皮之射則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尙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論語稽求篇。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注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注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注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爲即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鄉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爲能事者。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心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注引周禮。朱注引儀禮。猶是引經證經。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况臆斷乎。惜抱軒經說。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者也。古者與賓客燕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布侯中畫獸。天子之侯畫熊。諸侯之侯畫麋。大夫之侯畫鹿豕。此君與其臣燕射所用。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主以燕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爲質。設於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宮之禮。蓋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尙乎武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者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可謂之主皮之射者。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故其義稍取乎力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賓燕之禮尤尙文焉。故第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而已。若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國中賓燕之禮無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者。蓋鄉大夫於三年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無傑士焉。故復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以廣取之。曰衆庶則非士也。曰以鄉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常制。夫士有拳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不選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牛兕犀可用爲甲者之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變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衆庶之法。此尙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經思。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云中不中又在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今日校射重所謂梁子。而中猶次之。勢踴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

【集解】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集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策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

按朱子之說本於劉敞七經小傳。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尙力。其說較舊注爲優。但主皮當訓中。非訓貫革也。凌說良是。

【餘論】經正義。案據鄭注。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據引尙書傳是鄉大夫用之以詢衆庶外。卿大夫又用之習射於澤宮。二者皆非禮射之正。又案鄭云不主皮者不待中爲雋。非也。禮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又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又曰。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經傳言射未有不主於中者。如鄭注儀禮記禮射不主皮云。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然則大射賓射燕射皆不主於中乎。無是理矣。

。朱子語類問明道云。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如內志正。外體直。祇是要中。張善菴曰。不主皮當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爲堵。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黃氏後案。朱子注以主皮爲貫革之射。姚秋農曰。樂記言散軍郊射。貫革之射息。如主皮即貫革。鄉大夫何以詢衆庶哉。式三案周官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弓入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軍旅之行。自有貫革之射。朱子說亦備一義。論語訓。凡言古者皆謂殷也。言周不改殷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考異】集注考證。餼猶今言生料也。本作氣。俗加食。

【音讀】論語駢枝。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

【考證】蔡邕明堂月令論。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惠棟明堂大道錄。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中象魏。則知告朔之羊哀公時猶未去也。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春秋文十有六年夏四月。公四不視朔。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於何時。蓋自昭公遜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尙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立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尙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論語駢枝。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詔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違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

諸侯受乎禴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于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于先君也。饋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饋。說文。氣饋客芻米也。糝米乞聲。或作饋。其見於經傳者曰饗饋。曰稍饋。曰饋牢。曰饋獻。曰饋牽。天子之于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于諸侯。若朝問賀慶賑贖贈輸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達。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廢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且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耳。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劉氏正義。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土之止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即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駢枝之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即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中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于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

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當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則何爲不告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即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尙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論語稽求篇。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論語偶記。漢書五行志云。周襄。天子不頒朔。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曆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變也。漢志非矣。

【集解】鄭曰。牲生曰陳。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唐以前古注】皇疏。禮天子每月之且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廟。告於太廟。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太廟。並用牲。天

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

按鄭君注牲生曰餼。據皇疏當作腥牲曰餼。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繫羊者曰牢。執曰饗。腥曰餼。生曰奉。今鄭君云牲生曰餼者對熟言之。腥生當得通名。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送故愛之。生養則何以愛之。皇疏之義是也。劉賓楠正義謂鄭此注其設有四。論之特詳。文長不錄。

【集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餘論】四書訓義。朔之必告崇天時以授民以奉天也。定天下於一統以尊王也。受成命於先公以敬祖也。其爲禮也大矣。魯秉周禮。累世行之。文公以後乃廢之。君之怠荒而不君爾。非敢以爲禮之可變而革之也。故有司猶具其羊餼之於牢以待。此魯所以爲秉禮之國。君雖無禮而官不廢事。則猶可復於他日焉。乃曆百年而徒爲有司之累。時有裁冗費以節國用之說。而子貢請欲去之。去之則竟不復知有告朔之名。夫子乃呼子貢而告之。王肯堂論諸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幾之繫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考異】唐石經爾作汝。皇本作汝。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汝。漢書律歷志注引作汝。張禹傳孔子稱賜愛其羊。

【考證】論語發微。史記曆書曰。三皇之正者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

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囑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禮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之惡。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愈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

【集解】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集注】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餘論】論語述何。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考異】高版本無也字。

【考證】葉夢得論語釋言。如下拜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論語按實。孔子事君之禮如來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聞閉君命入公門及過位鞠躬如色勃如足躡如。雖未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是人不能然。而或反以爲諂也。

【集解】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邢疏。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當於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而翻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按皇邢二疏均以事君指他人言。與集注不同。論語訓云。事君以盡禮爲事。今人但以禮文其諂。是以禮爲諂也。蓋亦主舊說者。可備一

義。

【集注】黃氏（名舜，字繼道，三山人）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餘論】陳震真堂說書。或謂程子（明道）於刑公當加禮。程子曰：何不責某以盡禮而云加禮。禮可加乎。時人於禮不能盡。遂以盡禮爲加禮。嘗謂周未文勝。非文之增。乃質之減。此更以人之減疑聖人之增矣。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考證】困學紀聞。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四書纂疏。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此意。專以誓爲君者也。焦氏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正燮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其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姜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姜嬰告欵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謬。然非孔子之言也。

【集解】孔曰。定公魯君諱。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按此尹氏之說所本。

【集注】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按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

【餘論】經正錄引馮厚齋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之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末兩盡。含羞不露。此聖人之言也。四書近指。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良。其古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考異】毛詩關雎箋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速也。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事在其間也。故云哀蓋字之誤。蓋者疑辭。鄭註論語仍不以衷爲義。其答劉琰云。論語注入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

【考證】漢書匡衡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愆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論語發微。鄭以毛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

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論語駁異。申公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由是觀之。關雎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蓋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愛。既得而喜。此其性情之正可以想見。其所云參

差荇菜者爲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汲汲乎求賢內輔。絕無閨房燕暱之情。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此說勝朱注。然畢竟鄭漁仲得之。通志略云。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論語駢枝。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蘇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不言大明蘇。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主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國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即葛覃可知矣。

陳奐毛詩疏。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郎韓詩章句。並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論語後錄。毛詩故訓傳哀窈窕。鄭箋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鄭君兩釋互異。鄭志答劉棻曰。論語注入間行久。義或宜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

【集解】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唐以前古注】鄉飲酒禮疏引鄭注。關雎國風之首篇。皇疏引鄭玄云。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入。不爲滅傷其愛也。又引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引李充云。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

【集注】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

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詞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餘論】趙惠四書箋義纂要。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既玩其詞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劉氏正義。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考異】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山。主謂社也。邢疏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程子遺書。伊川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九經古義。鄭本社作主。云山主謂社。案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率之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追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夏后氏以下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臧本末句下有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也字。

【考證】因學紀聞。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論語古訓。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注引論語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对曰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為得也。又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注引論語徐疏引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為廟主耳。按論語字雖不同。義不得各異。如鄭說則古魯可通。翟

氏考異。集解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蓋即以樹木爲社主。而社爲國社也。孔所注者古文論語。故公羊疏獨謂古論爲社。而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惟周禮大司徒有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文。鄭據論語注之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社與田主嫌未脗合。鄭乃更參改此社字爲主。而何氏杜氏遂因其改文轉說以爲宗廟主。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又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而問主一事不預數中。則此字爲鄭氏剏改甚彰明也。然以爲田主已與下使民戰栗語牴牾。以爲宗廟主違距若尤遠矣。劉氏就規杜過。良非無因。惜其所規之辭今不可詳也。唐孔氏援張包周爲解。張包周書久亡。孔氏何由而見。蓋特借以抗劉循原本注之例云爾。邢氏承其說爲此經疏。恐未可以深信。羣經識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陳士元論語類考。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問於兩社也。趙氏曰。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衆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公之間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乎。

按劉寶楠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股人以和。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備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問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股社曰亳社。亳者股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誠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可備一議。

白虎通社稷篇引何嘗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淮南子齊俗訓。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蘇子由古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容齋五筆以使民戰栗爲哀公語。）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以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谷予之深也。癸巳頌稿。侯國社主用宋依京師。凡主皆熱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山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明四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又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康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厚。後世埋石不爲厚。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太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拔社釐鼓。視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珠。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股石主。非謂大社主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惠士奇禮說。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御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即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

按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氏爲允。

釋經日記。經文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守古論。不考古義。疏矣。鄭君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潘氏集箋。讀書證疑云。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蔽位。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謂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燼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中農禮說據此謂樹主木主必兼兩義。過庭錄謂漢時古論魯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探孔注。遂妄改作問社。較前說爲長。蓋齊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果鄭改爲主。杜即因鄭。何必不因鄭也。論語偶記。張包周及鄭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本也。鄭注云主田主。謂社也。異義公羊說以問主爲宗廟之主。云祭

有主誓孝子之主繫。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鄭駁之曰。論語所云謂社主也。是古論語作問主。無作問社者。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案周禮大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尙書無逸傳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漢書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陸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是皆以所宜木爲社主之證也。康成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者疑辭。今據宰我之言及周禮經文書傳漢書證之。鄭蓋無據。或疑古人有奉社主出行者。有擁社示服者。樹爲社主。雖載以出。愚謂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祖例社。則祀社之幣帛亦足爲主歟。

【集解】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唐以前古注】皇疏。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山人得之。故曰人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鄆。鄆宜栗也。

【集注】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增會其說與。

【別解】容齋五筆。古人立社但各因其本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尙爲可說。又非遂事。尙爲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詔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代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考證】論語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盡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斯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氏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曰。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枕棺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夜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夫子責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云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偏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獨慨宰我因數爲聖人所責。論社有不符之戒。盜腹有何誅之弊。從井之疑。短喪之問。皆非所與。遂使人幾忘其列聖門言語之科。發賢於堯舜之論。受五帝德帝繫姓之傳。及問鬼神而閉反古復始之教諸美事。而疑其行若有短。雖司馬遷作弟子傳亦誣其與田常作亂也。悲夫。劉氏正義。夫子時未反魯。問宰我言因論之也。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授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摩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正之。

【集解】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成事不說而哀聲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責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愾。盛德表

之歎。言不特者咎之深也。

【集注】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別解】論語意原。哀公心存殘忍。以粟爲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既往而不復咎之乎。

按此是別一義。似與經文未洽。姑存之。

【餘論】四書義纂要。魯有二社。曰周社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豈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繫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之。後此申韓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然其效驗亦可觀矣。夫子痛責宰我。防微杜漸。意至深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考異】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等篇管仲俱作筭仲。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

【考證】九經古義。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過庭錄。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讀爲治。即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賈。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雜事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

【集解】言其器量小也。

【唐以簡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又引李充云。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或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遠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嬰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者也。漏細行而令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不得不貶以爲小也。

【集注】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偏淺。規模卑陋。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考異】皇本儉下有乎字。

【考證】過庭錄。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即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論語後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僞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僞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南書之說不合。四書摭餘說。黃氏日抄云。說苑謂管仲避得民而作三歸。殆于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爲之臺。故云非儉。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爲名歟。至筭家三歸法之說似陋。歸三路人心之說似鑿。都不必從。秋槎雜記。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媵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弟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

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人。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于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袵玄。又云媵布席于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馮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媵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娶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燕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夫人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于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論語稽求篇。舊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注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孫志祖讀齊腰錄。三歸之爲臺名是也。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之故。如詩衛宣公築新臺於河上以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以娶孟任之類。

【集解】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僂乎。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入。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僂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媵夫人來爲妾。又二小

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婦自隨。既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爲主室。二人姪婦從爲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

【集注】或入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蓋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別解一】梁玉繩警詁。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策周策皆以爲三姓女。惟朱子從說苑以爲蓋名。翟灝以管氏本書輕重爲說之。三歸特一地名。蓋其地以歸之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按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子外儲右下及離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爲地名者近之。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修擬於君。亦是言其修富也。

按以此三歸爲地名。劉寶楠云。管子明言五衢之名。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爲地名耶。則地名之說非也。

【別解二】群經平議。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儉之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於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即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即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而歸。其家有三歸也。家有三歸。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詒。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賞之以三歸猶云賞之

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與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合諸書參之。三歸之義可見。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按此以三歸爲家有三處。較舊注朱注義均長。似可從。

【別解三】包慎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修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修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

按此以三歸爲三牲。歸與饋通。義稍迂曲。

【別解四】武億羈經義證。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云。以三歸對貧言。則歸臺即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疑爲三歸所斂之貨。又晏子春秋內篇云。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又一證也。論語發微。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黃氏後案。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僞於民。

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抗菴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其據也。

按此以三歸爲藏貨財之所。最爲有力。即論語稽亦取之。宦伯銘謂周策本文無取三歸之說。鮑注以上文女閭云云遂謂取女以掩。因以婦人謂嫁曰歸附會之。然諸侯得取三國女。仲果取三國女是與塞門反坫同。非僅不儉也。且取三國女而晏子春秋曷言賞也。又以歸三不歸爲采地。則采地無傷於儉也。今以韓非子得三歸而富之語觀之。正與儉字對勘。其云三歸之家者猶云千乘之家也。亦可備一說。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考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漢石經邦作國。隸釋。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咸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鑿殺碑命守斯邦。劉蕪碑來矚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邦君爲兩君之好與何必去父母之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

【考證】全祖望經史問答。坫有三。爾雅墜謂之坫。古文作禮。是以堂陰言。郭景純所謂墜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坫。其然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坫。而墜土度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間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反爵之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度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位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度圭者。何以知度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人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鬯食之制也。士於坫一。康成謂士卑不得

作闕。但於房中爲站以度食也。然則同一壇土之站。而度爵度圭尊者用之。度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鑿土度物者皆得曰站是也。堂隅之站亦有二。士虞禮直茅之制僕於西站。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站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站。既夕記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站。是近於竅者。則東站也。至屏牆之站亦曰反站。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站是也。是乃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蓋反站與出章相連是反爵之站。反站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站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爭。不當以站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站出章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以站強并於論語之反站也。賈氏不知站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站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站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豎爲站。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成有四阿以站。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站者亦屏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站大夫之僭禮也。雜記云。管仲纒篋而朱紘。旅樹而反站。上節而藻祝。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亦謂其僭禮也。金鶚求古錄。站有四。一曰堂隅之站。士冠禮爵升皮弁鑑布冠各一饌。執以待于西站南。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站上。又云。贊設拾以筥退奠于站上。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站。士虞禮。直荆茅長五寸束之。奠于筥。饌于西站上。鄭注。站在堂角。爾雅釋宮。堦謂之站。郭注。在堂隅站也。釋文堦高貌也。站有高貌。明是累土。且爾雅以堦釋站。說文訓堦爲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站相似。故曰堦謂之站。又可見站爲累土也。蓋堂隅設站。一以爲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位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以爲堂之師且以爲蔽。說文釋站爲屏固非正義。然亦可見其築土而爲堂隅之蔽也。一曰反爵之站。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站。鄭注。反站以爵之站。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站。明堂位。反站出尊。鄭注亦皆謂以爵之站。引論語解之。鼎崇義謂站即豐。然豐字從豆。其制當如豆而高。以木爲之。非築土也。且反站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站之非豐明矣。一曰康圭之站。明堂位。崇站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於地上。有站以康之宜矣。經不言站者文略也。入門即言奠圭。則康圭之站在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站在庭之東可知。坐而奠圭

。則站不高可知。而云崇站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站也。一曰度食之站。內則。天子之闈左達五右達五。（鄭注達夾室也。）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闈三。士於站一。孔疏。大夫既卑無嫌故於夾室。然則士亦於夾室可知。但不得爲闈。（鄭注闈以板爲之度食物。）故築土爲站以度食物。總而論之。康圭之站惟天子有之。度食之站惟士有之。反爵之站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站則通上下皆有之也。經傳考證。此與富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而並與如同。

「集解」包曰。或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問不儉便謂爲得禮也。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站反爵之站。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站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

「集注」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站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董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四書通證。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弔。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站。桓公內嬖六人。而弔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餘論」朱子文集。（讀余隱之章孟辨。）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闈。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闈而私其則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浸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爲管仲發也。論語集注考證引何基曰。仲尼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已要奢淫。恐妨爲治。爲仲者合就桓公心術整頓。然後事乃可爲。而仲謂皆不害霸。是被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意深縫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站。者僭之事至身自

爲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動於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李氏論語劄記。或人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答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語詁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讀四書大全說。集注謂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此爲深本之論。乃由此而東陽執一死印板爲大學之序以歸本於格物致知工夫未到。其在管仲既非對證之藥。而其於大學本末始終之序久矣其泥而未通也。大學固以格物爲始教。而經文具曰以修身爲本。不曰格物爲本。今以管仲言之。其遺書具在。其行事亦班然可考。既非如霍光寇準之不學無術。又非如釋氏之不立文字。陸著去參。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亦可謂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適志而成務者亦可謂致矣。以視小儒之專已保殘以精訓詁不猶賢乎。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則聖門諸子雖如求路必不能爲管仲之所爲。則亦其博識深通之有未逮。又豈東陽所得識其長短哉。使東陽以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勸勉之。直足供一笑而已。蓋朱子之重言格致者爲陸子靜救也。

按東陽以不能格物責管仲可謂笑話。明人不通至此。船山此論最爲宏通。所謂解人不當如是耶。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考異】注疏本大作太。七經考文補遺古本語作謂。臯本樂其可知也下有已字。以成下有矣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正平本作樂其可知已也。唐本津藩本也作已。

【音讀】釋文。大師云音泰。注同。從何讀爲縱。天香樓偶得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注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注云凡樂工皆以警蒙爲之。擇其賢智者爲之師也。則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注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史記作縱。後漢書班固典引篇注引論語從作縱。四書湖南講。從讀如字。是接連始作。不問皦也。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唐石經避憲宗緯純作綯。後放此。按史記孔子世家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作縱。當是古論。論語後錄。鄭君讀從爲重。何晏讀

爲縱。不云鄭讀爲縱者。當以釋文但云何讀爲縱子用反。所引鄭注僅八音。皆作四字。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從讀爲縱。不云鄭注故云然。陳鱣韓古訓。宋翔鳳輯鄭注。恒以御覽此條爲鄭注。疑何讀即本鄭。故釋文無兩音。錢說非是。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集注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於師冤云師樂師瞽者。余謂前注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瞍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瞍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瞍爲焉而受其政教。故注爲未備。或曰。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瞍。直云上瞽四十八。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八。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充之乎。且大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帥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也。余講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之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四書辨證。如周禮本文太師之太當作大。則少師陽之少亦當作小。然殷本紀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下接言微子箕子。故孔安國以爲太師箕子少師比干也。又曰。太師少師持樂器奔周。周本紀則曰。太師疵少師強抱樂器奔周。則知樂官擇其賢智者爲之師。猶公孤有師之名。而不嫌其同也。論語注疏本大已作大。疏云。太師猶周禮之大司樂。固未嘗即以大師當之。翟氏考異。孔子世家有與齊太師言樂一事。索隱注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是殆肆末卒篇遂率爾譏之歟。與齊太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齊高昭子家臣。即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太師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也。論語發微。孔子世家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考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入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間歌。謂入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釋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黃氏後案。案史記樂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

篇竊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嘖者玉石之白甚明也。純者不雜之絲。釋者不絕之絲。皆設諭之辭。故四言如也。

【集解】大師樂官名。始作言五音始奏。竊如盛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嘖如言其音節分明也。縱之以純如嘖如釋如言。樂始於竊如而成於三者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始作謂金奏。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時聞金奏。人皆竊如。竊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感人之貌。嘖如使清別之貌。釋如志意條達之貌。

按論語古訓云。御覽不云鄭注。然與集解異。與鄭合。蓋亦鄭注。今以釋文所引鄭注參較大體相同。其爲鄭注無疑。

【集注】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竊合也。從放也。純和也。嘖明也。釋相繼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發明】讀四書大全說。孟子七篇不言樂。自其不逮處。故大而末化。唯其無得於樂是以爲書亦爾。若上篇以好辨終。下篇以道統終。而一章之末咸有尾煞。孔子作春秋即不如此。雖絕筆獲麟。而但看上面兩三條則全不知此書之將竟。王通竊做爲元經。到後面便有曉風殘月酒闌人散之象。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與樂相爲表裏。如大明之卒章纔說到會朝清明使休。綿之卒章平平序四有。都似不曾完著。所以爲雅。關雎之卒章兩與兩序更不收束。所以爲南。皆即從即成斯以不淫不傷也。若谷風之詩便須說不念昔者伊予來暨。總束上眼勉同心之意。崧高蒸民兩道作誦之意旨以終之。所以爲淫爲變。雅與南之如彼者非有意爲之。其心順者言自達也。其心或變或淫。非照顧東裏則自疑於離散。上推之樂而亦爾。下推之爲文詞而亦爾。此理自非韓蘇所知。

按船山以音樂發明行文之理。其所作宋論追蹤韓蘇。眞天下之至文。餘子不能及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考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七經考文天下之無道也古本無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道下均無也

字。

【音讀】釋文。於喪息淚反。劉敞七經小傳。表讀如問喪之喪。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也。論語後錄。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

【考證】四書釋地續補。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後漢郡國志。陳留郡浚儀本大梁。劉昭注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義門讀書記。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于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詞以代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獨悲異也。論語補疏。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而鄆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開陽之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鄭云蓋衛邑。蓋者疑詞也。四書典故辨正。經漢郡國志浚儀本大梁注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開封府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爲其遺址。王中川云。昔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於儀。儀蓋今之祥符。此去衛都僅百數十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水經注浚水實出邑下。衛詩云。子子于旄。在浚之郊。浚之於儀實惟一所。若儀封在漢爲東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爲儀封。去衛適陳。必不由此。封人官名。何取儀封。殊不足信。經注集證。儀封人姓名不傳。國邑紀云。儀之封人也。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論語偶記。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壇壝爲畿。封而樹之。與論語別。左傳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鄭陽封人。二十六年傳晉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覆史也。

【集解】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廣以蒞古注】皇疏引孫綽云。達者封人。棲遯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惑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元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載。乃知封人之誠信於今矣。

【集注】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速以差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餘論】劉開論語補注。木鐸之義注以爲得位行教。又以天使夫子失位周流以行其教。亦可並存。故附於後。余謂是不離一言斷之。封人不曰天以夫子爲木鐸。而曰天將以爲木鐸。是專言將必得位以行教者矣。若以失位周流爲行教。則夫子現在失位。天已使爲木鐸矣。何將以之有。論語稽。夫子去魯司寇而適衛。入疆之初。故封人得請見。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封人所言蓋即所掌封疆之事。以喻夫子之不得安於位者。如木鐸之徇道路以爲教誨也。喪者出亡在外之名。封人之言即告通辭以見之從者。然則此封人者其所見固非常人可及。而夫子一見之遽致其推許如是。其德容之盛亦迫出言思擬外矣。四書典故辨正。木鐸注有兩說。楊子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駕說。正注中後說所本。當從之。乃知封人知天處。若泥得位設教之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爲言也。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此即孔注所云制作法令以號令於天下者。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爲木鐸之語意正相賅合也。

按集注有兩說。劉開主前說。周柄中主後說。輔氏廣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論語集說。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託也。四書發明。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窮。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汪烜四書詮義。爲木鐸塲主得位設教。信理不信數也。然夫子究不得位。天之理其未可信歟。抑天意之在夫子更有厚於得位者。是則非封人所能逆睹也。黃氏後案。左傳引夏書邇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即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木鐸者謂使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蓋封人所見君子既衆。一旦見出類拔萃之大聖。遂以爲天生君子。復生大聖。此天心之復。即否極而泰之候矣。封人言天道之常耳。豈知其道終不行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考異】錢氏養新錄。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王念孫讀書雜誌。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是矣字可知。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之證也。翟氏考異。禮記樂記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漢書董仲舒策亦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孔子曰武盡美矣。文選典引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晉紀總論注引論語孔子曰武盡美矣。均以曰當謂字。

【考證】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儻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箏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又云。村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日知錄。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說猶有憾。則知

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殆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廼屢不靜。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陳壽禮左海經辨。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謚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即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勗知樂事。使郭夏宋議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勗等競翹舞詞。韶武遂亡。論語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國語）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論語後錄。呂不章書周公作大武。案即詩於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若成池。孔子曰韶盡美矣云云。正義曰。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千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比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大平。

【集解】孔曰。韶舞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唐以前古注】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云。韶舞樂也。美舜自目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大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大平也。皇疏。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天下樂武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也。

【集注】韶舞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餘論】朱子語類。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皆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是就樂中見之。蓋有此德然後做得此樂。故於韶之樂見舜之德如此。於武之樂見武王之德如此。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考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春秋繁露仁義微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論語後錄。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容。依志義爲容。觀讀如觀政之觀。

按以上均先漢遺義。錄而存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爲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爲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爲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爲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集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

【別解】論語訓。此蓋譏孟武伯也。孟氏世事孔子。故言觀之。

按此章必有爲而發。今不可考矣。王氏以爲譏孟武伯未知何據。

【餘論】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額敵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

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四書辨疑。不正責其現有之過。却欲別勸他處得失亦迂闊矣。居上褊隘而不寬。爲禮傲惰而不敬。臨喪無哀戚之容。今人中似此者甚多。見其惰廢者無不惡之。夫子之言亦只是惡其現有之不寬不敬不哀而不欲觀。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之得失也。高拱問辨錄。只言大體既失。末節何恥。何以觀之猶世人所謂如何看得上也。注謂以何者觀其所行之得失。添蛇足矣。

論語集釋卷七

里仁上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考異】困學紀聞。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集證後漢張衡傳注又選注並同）。石林（案經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鄉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九經古義。王伯厚曰。張衡思元賦引論語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人。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鄉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棟案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爲不智。馮登府論語異文考證引劉潘遜典畧宅歸仁里。亦作宅字。臬本知作智。梁氏旁證。今論語智俱作知。餘仿此。不復出。翟氏考異。公冶長篇。何如其知。邦有道則知。雍也篇。樊遲問知。知者樂水。子罕篇。知者不惑。顏淵篇。問知。見夫子而問知。憲問篇。藏武仲之知。知者不惑。衛靈公篇。知者不失人。知及之。陽貨篇。可謂知乎。唯上知。好知不好學。聖徵以爲知。子張篇。一言以爲知。爲不知。義疏本知俱作智。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美作華。

【考證】劉氏正義。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臬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勝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已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謂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尙以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集解】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求是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尙以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

【集注】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別解】容齋隨筆。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仁爲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爲然。予以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尙安所擇而處哉。

【餘論】四書或問。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今直以擇鄉言。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爲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

【發明】反身錄。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尙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查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彊。辱宗敗家。故人或未有定居。

釋里而不居於是者。其爲無識不特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鄉實無仁風。御食懸苟安。不能舍互鄉而入康莊。亦爲駑馬戀棧豆。智不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遷。其智爲千古之獨絕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考異】七經考文。不可以長處樂古本樂下有也字。

【考證】禮記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又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仁者樂道。智者利道。册府元龜品藻部。鍾繇等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知者利仁。力行者也。

【集解】孔曰。不可久約。久困則爲非也。不可長樂。必驕佚也。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也。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爲驕溢也。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智者謂讎昭南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按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安仁。若有所爲而爲之。是利之也。故止可謂之智。而不可謂之仁。皇疏所解語雖稍露骨。而較朱注爲勝。故特著之。

【集注】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雖深淺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按此章聖人不過泛論。謝氏乃借此以貶抑聖門。眞別有肺腸矣。朱子不察而誤探之。可謂全書之玷。

【餘論】朱子語類。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屢之忘足。利仁者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四書訓義。外境之足以奪心。非境能奪我也。心無所得。則性情一寄於外物之得喪而不能不隨之以流。故學者因其性之所近而專以其事求於心以自成其德之爲亟亟也。今夫子仁者既無以守此心之正而抑昧於本心之明。則其生平所歷之境或約焉。即若身之無所容。雖或暫爲恬靜。而及久也必恃求之交作。約爲之困甚矣。不可處矣。或樂焉。即若不復知有其身。雖或暫爲斂輯。而及其具也。必驕吝之著見。樂爲之累甚矣。不可處也。夫人以身涉世。非其約也。即其樂也。而皆不可以久處長處。則無一而不足以喪其志行矣。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反身錄。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只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纔離正位。便是泛濫無閑。將來諛諛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驟幾。須先學習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他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糶穿窬也。吳康齋遇困窘無聊。便誦明道先生行狀以自寬。其庶幾知者利仁歟。吾儕所宜師法。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考異】皇本宋石經本宋刻九經本惟字俱作唯。蔡節論語集說本亦作唯。

【集解】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也。

按論語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劉寶楠云。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又引經播云。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

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觀。

【集注】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餘論】王柏標注四書。(論語集注考證引) 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無私心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方可合說。

梁氏旁證。按集注似與孔注不同。而其實正相發明也。蓋惟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作公正同情而何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音讀】論語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蘇轍論語拾遺。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讀烏路反。

。朱子答張敬夫曰。此章惡字只是入聲。嶺雲軒瑣記。集注云。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按此何待言哉。豈有既志於仁而爲惡事者。本書之意蓋謂無惡於志。惡字當讀爲去聲。

按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去聲。

【考證】春秋繁露玉英篇。雖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按此先漢道義。附識於此。

【集解】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集注】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別解】論語意原。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腓者哉。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也所以明體物之心。尋經平議。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即上能惡人之惡。賈子道術篇曰。心兼愛人謂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即不得謂之志於仁矣。此與上章或一時之語。或非一時語而記者牽連記之。論語訓。釋文惡又烏路切是也。苟假聲近通用。上言仁者能惡嫌。仁者當用惡以絕不仁。故此明其無惡。仁者愛人。雖所屏棄放流皆欲其自新務於安全。不獨仁人無惡。但有志於仁皆無所憎惡。

按俞氏王氏之說並是。集注失之。

【餘論】李來章達天錄。苟志於仁。先立其大。學者入門不可不有此識見規模。然隨時隨地又皆有細密功夫。非祇志與立便了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考異】後漢書李通傳論督書夏侯湛傳俱引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無也字。後漢書陳蕃傳注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引是人之所欲。皆無也字。

牟子理惑論文選幽通賦注引全節文。惡下各無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均無也字。張弧素履子暨初學記太平御覽述是人之所欲。又述是人之所惡。亦各無也字。翟氏考異。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有如此。論衡問孔篇刺孟篇。不處也皆引作不居也。後漢書陳蕃傳讓封侯疏曰。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豐獻論褒賈章。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音讀】集注考證。王文憲與下去仁並作上聲。然自去去聲。去之上聲。已違之去聲。顧而去之上聲。四書辨證。此句何氏集解言人之所惡亦不可逆而去之。下節去仁。邢昺若違去仁道何得成名爲君子。則二去字皆去聲。故朱子不音作上聲。然則去仁即違仁。故即接言君子無

之。書齋夜話。此究當就不以其違點句。若就得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王若虛論語辨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即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其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憮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得之辨焉。朱子文集。程允夫言此當以不以其違爲一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劉氏正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舉氏浣校云。按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按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校非是。

【考證】禮坊記。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塘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

【集解】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集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別解】論語意原。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若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按此以得爲利。得不違富貴貧賤說。可備一義。

【發明】反身錄。伊尹一介弗取。子淵弗顧。夫子疏水曲肱而樂。不義之富貴如浮雲。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況於中材下士乎。孫奇逢四書近指。人初生時。祇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也。至富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

其樂。全在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爲欲惡所乘。

按常人之情好富貴而惡貧賤。不知富貴貧賤皆外來物。不能自主。君子所以不處不去者正其達天知命之學。何者。禍者禍之基。無故而得非分之位。顛越者其常。幸免者其偶也。無端而得意外之財。常人所喜。君子之所懼也。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鬪狠。奢侈縱肆。皆所以取貧賤之道。無此等事以致貧賤。是其貧賤生於天命也。君子於此惟有素其位而行。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者。稍有怨天尤人之心。或思打破環境。則大禍立至矣。故不處不去。正君子之智。所謂智者利仁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集解】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

【集注】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餘論】四書辨疑。前段論富貴貧賤去就之道。自此以下至顛沛必於是止。是言居子不可須臾去仁。彼專論義。此專說仁。前後兩段。各不相關。自漢儒通作一章。注文因之。故不免有所遷就而爲貪富貴厭貧賤之說。本段經文意不及此。後注又言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以理言之。未有在內不先存養而在外先能明於取舍者。南軒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此說本分與前段富貴貧賤之意不復相關。蓋亦見兩段經文雖爲一意。故不用諸家之說也。然無顯斷。猶與上段連作一章。前後兩意愈難通說。予謂君子以下二十七字當自爲一章。仍取南軒之說爲正。

按論語中有本章誤分爲二章者。如宰予晝寢及性相近也等章。其次章之子曰說者以爲衍文是也。有本章二章誤合爲一章者。如此章及君子篤於親節皆與前節各不相蒙。必欲牽合爲一。反失聖人立言之旨。陳氏之說是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考異】翟氏考異。穀梁傳僖二十三年注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中無無終食間句。此撮略經文致失條理者。不可以異同論。

【考證】曾子制言篇。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洫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寔則忘食。夜則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殛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詩大雅蕩篇。顛沛之揚。傳顛仆沛拔也。正義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僱僱之義。故以顛爲仆。沛者勿遽離本之言。此論本事。故知爲拔。論語堯質。說文解字勣倉卒也。从叀用聲。讀若戢。鄭公頤次爲勣也。顛沛讀若勣。說文解字曰。勣走頓也。从叀眞聲。讀若顛。跣步行獵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顛沛當爲勣。從陳說當爲勣。而其以顛沛爲假借則同也。

【集解】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僱仆。雖急遽僱仆不違仁。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造次倉卒也。

【集注】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遏欲有兩層。都未到存理分上。其一。事境當前。却立著個取舍之分。一力壓住。則雖則欲富貴惡貧賤之心。也不按捺不發。其於取舍之分。也是大綱曉得。硬地執認。此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也。其一。則一向欲惡上情染得輕。又向那高明透脫上走。使此心得以恆虛。而於富貴之榮。貧賤之苦。未交心目之時。空空洞洞著。則雖富貴有可得之機。貧賤有可去之勢。他也總不起念。由他打點得者心體清閒故能爾爾。則釋氏所謂自性煩惱永斷無餘也。釋氏基力酒量只到此處。便爲絕頂。由此無所損害於物。而其所謂七善提八惡道等。亦只在者上面做些水盪工夫。聖學則不然。雖以事當然之理壓住欲惡。按捺不發者爲未至。却不恃欲惡之情。輕走那高明透脫。一惡

到底。只奉此當然之理以爲依。而但由淺向深。由偏向全。由生向熟。由有事之擇執向無事之精一上。去做去。則心純乎理。而擇夫富貴貧賤者。精義入神。應乎富貴貧賤者。敦仁守土。由此大用以顯。便是天秋天叙。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但無損於物而以虛願往來也。集注說兩箇明字。中間有多少條理。在貧無詔富無驕。上有貧樂富好禮。德業經綸都從此明字生出。黃氏後案。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間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蟻蚩起懷。雷霆駭耳。雖貫育刑誥之倫。未有不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此造次顛沛以事變危急言也。後漢書崔駰傳。駟子瑗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發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以顛沛爲危時也。朱子以造次顛沛指存養言。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存養。此專以靜寂無事之時言也。式三謂造次顛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間亦該動靜言也。且言靜存者。謂戒慎於未行事之時則可。謂存養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屏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者是矣。可乎哉。高攀龍高子遺書。仁是人八具足者。因世情俗見封蔽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心中湛然。方見仁之真體。有此真本體。方有真功夫。所以君子終食亦在此。造次顛沛亦在此。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不得。方是了生死學問。

【發明】潘德輿養一齋劄記。前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末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無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名者爲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即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類名教數。士行掃地矣。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貴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尙濃。違言心得乎。富貴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此關不通。於道永無聖矣。願天下之學者共懷之。顧氏四書講義。此章是孔門勸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之時。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時。平居無事。不見可喜可嘆可疑可駭。行住坐臥即聖人與衆人無異。至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鮮不爲之動矣。到此四關。直令人肺腑俱呈。手足盡露。非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於四者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四者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當人與聖人同。就大概言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

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考異】漢石經。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下無者字。三國志顧雍傳注。惡不仁者其爲仁矣。集注考證。此矣字不是絕句。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

【集解】孔曰。無以尙之難復加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

【唐以前古注】皇疏。尙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禮加陵仁者之身也。又引李充云。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不仁仁者之賊也。矣不惡不仁說。惡其害仁也。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者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

【集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如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考異】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均有也字。文苑英華虛照鄰乞藥直書引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

【集解】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

【集注】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別解】李氏論語割記。無以尙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之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首。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至。務決去而後爲惡之深。志氣相生。豈有方不足之患。讀四書大全說。一日用力於仁。較前所云好仁惡不仁者祇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功夫。說不可在費臬上分利勉。朱子云。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此語雖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爲。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爲主也。用力於仁。既志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祇是不志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亦不用。便用力亦不在仁。夫子從此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所以道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誠哉。好惡還是始事。用力纔是實著。唯好仁惡不仁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恒見力之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爲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之勉行可知矣。前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後言一日則即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強。其致一也。至云我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徵好惡誠而力必逮。初不云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寬一步說。要爲聖人修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無心賦予中莫須有此。而終曰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而於事則無也。

按王用誥云。船山以用力爲好惡之實事實功。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說同。以次節未見爲徵好惡誠而力必逮。末節反覆歎息。乃終言無用力而力不足之事。非歎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似勝集注說。

【餘論】劉氏正義。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即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即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考異】皇本矣作乎。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乎。

【集解】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集注】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餘論】松陽講義。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樣講。若欲依此則講末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塗而廢。然猶愈於自畫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塗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循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背上這條路就是好的了。故夫子並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論語經正義引劉念臺曰。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蓋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役。不仁常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人雖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按張子說以好仁惡不仁爲一人。朱子善之。以不合於兩者字。不用其說。劉氏發明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之故。兩者字作一人說。義亦精審。

【發明】反身錄顏子箴蘊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好在仁。故無以尙之。白沙云。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惟無窮。故徹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又何難鉢軒冕而塵金玉耶。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考異】皇本人作民。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作民。後漢書吳祐傳曰。據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親遇斯知人矣。仁作人。陸采治城客論曰。斯知仁矣。仁是入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考證】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劉氏正義。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喬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倚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

【集解】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得其所則爲仁矣。

【唐以前古注】皇疏。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黨類責之也。又引殷仲堪云。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按仲堪陳郡人。官至振威將軍。荊州刺史。事蹟詳晉書本傳。其人殊無足取。所注論語隋唐諸志皆不載。蓋亡佚已久。錄存一家。不沒其心力焉爾。

又按唐以前本人作民。故孔注皇疏依民字解之。唐諱民。改經民字作人。宋因之。皇疏不求備於一人。則此觀過之人有仁心。其解觀過知人。與今日觀念大異。至仲堪之說。當日認爲別解。而不知即爲程子尹氏所本。乃嚮起者坐享盛名。反使創始者埋沒不顯。揆之事理。寧得謂平。是書於魏晉六朝古注之亡佚者孤詞單句搜採露遺。匪惟據懷古之夙志。抑以發潛德之幽光云爾。

【集注】黨類也。程氏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

不仁可知矣。

【別解】論語補疏。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蒞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後漢吳祐傳以據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爲觀過知仁。是以賦錢之過爲仁。異乎孔注。漢書外戚傳。燕王且爲丁外人求僮。上書稱子路姊喪。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守禮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是當時有此一說。然以蓋主而俟外人。豈得爲仁。子路親愛其姊。偶愆於禮。夫子裁之。即時改正。且以此爲觀過知仁。擬非其倫矣。吳祐所稱孫氏之事。尤足長詐而儆俗。遂因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矣。孔子之訓精善。吳祐之見乖乎聖人。

按焦氏意在申舊注。劉寶楠云。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過而知。則仁即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餘論】論語稽求篇。史稱陳仲弓外畧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濟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據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四書辨疑。經文止言斯知仁矣。未嘗言知不仁也。程子尹氏仁與不仁皆兩言之。若知其失於厚過於愛者爲仁。以此爲斯知仁矣。固猶有說。至於知其失於薄過於忍者爲不仁。則斯知仁矣無可說也。劉開論語補注。黨非類也。有所親比謂之黨。書云無偏無黨。子曰羈而不黨。皆言比也。人之過於禮而用其情者。各於其親比而深諱之。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雖有偏私。而情不得不如此也。故觀過可知仁矣。如周公過於愛兄。孔子過於諱君。雖非此過之比。然理當乎公而情出於私。即同謂之黨。有不辭也。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孔子並不避黨之名。非故爲引過。其心以爲未嘗非親比於君也。但本於天理人情之安而黨即仁之至者耳。夫人之過用其情而不免於私比。其不失爲忠厚亦猶是也。行有高下而其情之可見則一也。若以黨爲類。而謂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過於厚謂之仁可也。過於薄亦可知仁乎。而既分爲君子小人之類。又何以知其類之專指君子乎。吳廷棟摺修集。或問觀劉處

之說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案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此語推之。則周孔之過正仁至義盡處。其實不得謂之過矣。似不得引以爲觀過知仁之證。

【發明】松陽講義。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己與與人不同。若論修己。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悌。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說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寡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之。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雖視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簡。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諒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棄。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考異】漢石經矣作也。

【考證】黃氏後案。依何解。年已垂暮。道猶不行。心甚不慰。世治而死。乃無憾也。依朱子說。是因至道難聞。老將死而昧於道。深歎其不可也。漢書夏侯勝黃霸同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引此文與朱注合。新序雜事一引此云。楚共王卒用筦蘇。退申侯伯。於以隕後嗣覺來世。猶愈於沒身不寤者也。意亦同何解。式三謂此言以身殉道也。朝聞當行之道。夕以死赴之。無苟安。無姑待。成仁取義。勇決可嘉矣。唐書郭子儀傳贊曰。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王伯厚集。朝聞夕道。猶待子儀。引用不誤。

【集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按孫弈示兒篇。孔子豈尙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蓋憂天下如此其急。此亦本舊注而集注不從。劉賓楠云。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謔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劉氏疏集解者也。而不堅持門戶之見。其見解終非

一般漢學家所及。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樂肇云。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以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僞道不行。且明己愛世不爲身也。

按魏晉時代道家之說盛行。此章之義正可藉以大暢玄風。當時注論語者。此等迎合潮流之膏當復不少。而何氏皆不採。獨用己說。其見解已非時流所及。皇氏生齊梁之世。老莊之外。雜以佛學。其時著述尤多祖尙玄虛。如王弼之論語釋疑。郭象之論語體略。太史叔明之論語集解。皆出入釋老。亦當代風趨使然也。乃皇氏獨引樂肇以申注義。並不兼採以廣其書。其特識尙在宋儒之上。沈埋幾數百年。終能自發其光。晦而復顯。蓋其精神有不可磨滅者在也。

【集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餘論】朱子語類。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管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義序別。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執不聞焉。而即使之死。亦覺未甚濟事。所謂道者果何爲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當行之間。但說未甚濟事者恐知之或未真耳。若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將此二句反之曰。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曰。然若人而不聞道。則生亦枉生。死亦枉死。論語或問。或問朝聞夕死無得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李中谷平日錄。(黃宗羲明儒學案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絲毫爲人之意哉。李恕谷曰。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

得之謂。顏子之歎。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生。亦不虛死。故曰可矣。遺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

【發明】日知錄。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嶺雲軒瑣記。杜子光先生惟熙傳姚江學派。遺詣深粹。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遂瞑。王門之學能入悟境者曾無幾人。一悟則其臨終從容若此。頗得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又云。世間所有者皆身外之物。而身又性外之物也。但存吾性並此身不有之可也。問者曰身亡性存何所。曰性存於兩大之間。子以爲不信。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又何義。豈孔子亦有邪說歟。聞道而死猶老氏所謂死而不亡。釋氏之入涅槃滅度。皆死其身而存其性也。否則要此朝夕間一了然何益。又云。或叩余以養生之訣。應之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養生之真訣也。須識得此仁意象何如。又問長生。應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長生也。長生不着落形體上。其人惘然辭去。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考證】劉氏正義。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苟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詔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尙志。又言士志仁義。仁義即此文所言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爲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集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論於道哉。

【餘論】論語或問。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願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賂其尸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發明】呂柟四書因問。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誣徹。犯分不顧。皆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反身錄。近代魚窮侯受學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遲鈍。時與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訝曰。吾輩渾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窮侯之深心大力猶不驟以語及。況其下焉者乎。故學道者須先掃清俗念而後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並行。未有能濟者也。劉淵濂日記。（經正錄引）。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論。此義利之關。君子小人之別也。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共學。

按自來賊污寇盜元凶大愆其最初原因亦不過恥惡衣食耳。王沂公一生勸業皆自其不在溫飽之一言發之也。故士須有子路糴袍不恥之風而後始足以言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考異】皇本比下有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音讀】釋文。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九經古義。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曰。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集注考證。比當作毗志反。如周而不比。與射者比。皆毗志以。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朱子警因字者之間欲改未及。論語古調。爲論語者始于晉徐邈。此音非鄭本文。盧守士曰。陸氏以其誤知其讀耳。鄭以適爲敵者。古敵通作適。雜記。大夫計於同國適者。鄭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俱音敵。是適通作敵也。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耳。

【考證】論語稽求篇。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合。過情爲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疏。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注。又正義于子見南子

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與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注。然舊儒解經自如此。尋經平議。以適莫爲富厚窮薄。其義至陋。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此章大旨鄭讀得之。敵之言相當也。相當則有相觸迕之義。故方言曰。適觸也。郭璞注曰。相觸迕也。無適之適當從此義。言君子之於天下無所適觸。無所貪慕。惟義是親而已。劉氏正義。敵當即仇敵之義。無敵無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開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子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愛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顯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疑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關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黃氏後案。鄭君與范說相反。其主待人言則同也。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宛傳。吳顧雍傳。兩言心無適莫。皆指待人言。古經說如此。使朱子說指行事言。是孟子所謂言必信。行必果。惟義所在也。謝氏無可無不可之說謬。

按適莫鄭主敵慕。邢疏主厚薄。俞氏主觸迕貪慕。皆指待人言。漢魏解經先後一轍。觀下文比字可以知之。朱注指行事言。已屬隔膜。謝氏乃以此爲存心。其說雖本於韓李筆解。然不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莫無所貪慕也。皇疏引苑窵云。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之親也。

按此章邢疏無注而皇本有之。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云云。蓋何注也。劉寶楠疑爲妄人所增。茲不錄。

掌解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

【集注】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適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按宋儒好苛論人。謝氏於知者利仁章貶抑聖門。已屬非是。今又謗及佛老。更不可爲訓。子貢方人。孔子以爲不暇。至詰經之失。猶其小焉者也。

【別解】論語徵。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疏證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疏。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環與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疏。古來相傳之說。

按此可備一義。

【餘論】南軒論語解。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入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運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四書近指。今人皆將比義作用權看。不知此是君子有主之學。非以之與二字爲聽運天下也。內以律身。外以律人。不論經權常變。務得其心之所是。比者君子孤立於天下。他無所持。恃此義耳。

按此章程朱派概以處事言。陸王派概以存心言。均屬模糊影響之談。非聖人立言之旨。茲各節錄一二。以見一斑。餘悉不錄。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考異】漢石經刑字作荆。張有復古編曰。刑及刀弁聲。到也刑及刀弁。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翟氏考異。說文。荆罰罪也。改井刀。字義與刑有別。經典相承借用。尋齊估畢謂懷刑乃懷恩典刑而則效之。字形既失。畸論遂緣之起矣。

【考證】說文。懷思念也。楊慎丹鉛錄。賈孟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于以小人稱其臣也。黃氏後案。懷土孔訓重遷。漢時師說如此。見於史記漢書者此義甚多。章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又敘傅班彪王命論。以高祖沛人而都關中。而云斷懷土之情。皆引經之明顯者也。懷利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兢兢焉恐踰先王之法度也。漢書霍金同傳。金翁叔教誨有法度。霍子孟家有盈溢之欲。以取顛覆。是勳臣不可不懷利也。後漢黨錮禍起。申屠蟠獨擅見幾之譽。則激濁揚清之士不可不懷利也。論語傳注。重耳懷安敗名。股民安土重遷。皆懷土也。韓信以捐地會兵。陳豨將爲多陷。皆懷惠也。

【集解】孔曰。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利安於法也。包曰。惠恩惠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又一說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人君若安於刑辟則下民懷利惠也。又引李充云。凡言君子者。德足以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子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太王在岐。下轅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筆解。韓曰。德雖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雖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集注】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溯其所處之安。懷利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

【別解一】羣經平議。此章之義自來失之。君子謂在上者。小人謂民也。懷者歸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歸也。泮水篇。懷我好音。鄭箋曰。懷歸也。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並有此文。是懷之訓歸因經傳之遠詁。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皆古人以懷爲歸之證。公治長篇。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然則此懷者亦可訓歸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言君子歸於德則小人各歸其鄉土。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也。君子懷利小人懷惠者。言君子歸於利則小人歸於他國慈惠之君。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

走曠也。故爲淵賊魚者類也。爲叢賊爵者類也。爲湯武賊民者桀與紂也。是也。此章之義。以懷德懷刑對舉相形。欲在位之君子不任刑而任德也。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小民於其鄉土豈無桑梓之念。故秦山之婦因無苛政而不去。此即所謂小人懷土也。惟上之人荼毒其民。使之重足而立。而忽聞鄰國之君有行仁政者。則舊都舊國之思不敵其樂國樂郊之慕。而懷土者變而懷惠矣。說此章者皆不得其義。若從舊說。則何不曰君子懷德懷刑。小人懷土懷惠。亦足見君子小人所安之不同。而何必錯綜其文乎。

【別解二】論語意原。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恃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謙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安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安小人矣。君子小人皆失其所。是以徵示傷歎之意也。

按以上兩說均以君子小人指位言之。本李充舊說也。論語訓云。李說美矣。然以懷刑爲用刑。未爲得也。懷思也。思刑者思刑罰之當否。故民懷其惠政。蓋亦主此說者。

【餘論】四書辨疑。既以懷爲思念。而於通解處却不全用思念之意。四懷字之說意各不同。四者之事亦不相類。懷德解爲存其固有之善。懷刑解爲畏法。存是存在。畏是畏懼。皆與思念意不相干。所謂固有之善者蓋以德爲自己之德也。四者之中。土刑惠皆在己身之外。惟此却爲己所固有之物。事不相類。所謂畏法者蓋以刑爲刑罰之刑也。四者之中德土惠皆在人心所欲。惟此却爲人所畏避之物。意亦不倫。德不可說爲自己之德。刑與德皆當歸之於國家。德與德之進行之德同。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之刑同。蓋謂國家之法則也。

【發明】松陽講義。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豔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誠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即就畢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繼往開來。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戶起見。便是懷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工夫。

還箇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却。徹內徹外做箇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

按此章言人人殊。竊謂當指趨向言之。君子終日所思者是如何進德修業。小人則求田問舍而已。君子安分守法。小人則惟利是圖。雖蹈刑辟而不顧也。未知然否。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音讀】黃氏後案。說文放本訓逐。驅逐追逐皆爲放。放利即逐利也。放縱放棄之義亦從放逐引伸。今讀去聲。依放之放今讀上聲。或作仿字。古無是分別也。

【考證】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塲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四書臚言。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注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之衆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

【集解】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集注】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餘論】四書詮義。貪利之人。義理所不知畏矣。故以多怨惕之。

【發明】朱子語類。凡事祇認己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四書訓義。世之衰也。天下日相尋於怨。大之爲兵戎。小之爲爭訟。迨其怨之已成而不能相下也。則見爲氣之不能平。而機之相爲害。乃夫子窮其致怨之本而推言之曰。夫人亦何樂乎怨人。而亦何樂乎人之怨己哉。乃上下相怨而忘乎分。親戚相怨而忘乎情。乃至本無夙恨自可以相安之人。而成乎不可解之忿者。何其多也。放於利者。踰擬一利

以爲準。因是而或行或止。必期便於己而有獲者。乃爲之曲折以求其必遂。則己之益人之損。己之得人之失。雖假爲之名。巧爲之術。人既身受其傷。未有能淡然相忘者焉。激之而氣不可抑。相制相挾而機不可測。則無所往而不得怨焉。實自此始也。故君子欲靜天下之爭以反人心於和平。無他。以義裁利而已矣。嶺雲軒瑣記。有因置產與售者爭論紛然。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時亦得善價。世上愚夫原可喚醒。無如欲占便宜之心不能禁止。坐看得人我太分明耳。不知人我在天地間皆偶然之幻相。任多便宜失便宜。其實兩無加損。有蓋棺之日在也。是則同。又云見丐者饒於途。見餓者僵於室。不肯出一錢以畀之者。分界太明。謂我財非彼所得而用之也。試問賞積如山。內中能盡不落他人手否。何妨先看得徹。稍存惻隱之心哉。

按利己是世人通病。李氏所言最足發人深省。

論語集釋卷八

里仁下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考異】後漢書劉毅傳買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

按毛氏四書釋言云。漢時論語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於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本。非魯論本。然亦不可考矣。

【考證】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讎慝黜遠。由不爭也。

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

人利。爭奪相殺謂之入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合禮何以治之。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

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荀子禮論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

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此禮之所由起也。

【集解】何有者言不難也。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惟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集注】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讓。若到此豈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作極。天德王道之本領。此所謂有關唯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讓之謂哉。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此謂也。其非訓詁之儒所得與知宜矣。【發明】四書訓義。國之所與立者禮也。禮之所自生者讓也。無禮則上下不辨。民志不定。而爭亂作。亦終不足以保其國矣。蓋合一國爲一心。則運之不勞。而欲合一國之心。則唯退以自處而可容餘地以讓人。此先王制禮之精意。感人心於和平。而奠萬國於久安長治之本。言治者其可忽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考異】皇本不患莫己知下有也字。王符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考證】劉氏正義。或謂立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即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

【集解】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別解】容齋隨筆。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玉璫則不然。雖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

何求。予以爲君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已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餘論〕此本竹四書說。患無位謂不得其位則無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忠所以立。正爲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莫知亦是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爲驗。故欲人知己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爲可知。正懼聲聞過情。惟務實之爲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聞者。蓋將無所不至。豈復可與言忠所以立求爲可知哉。黃氏後案。位之所以立。上則經天緯地。下則移風易俗。困難也。事無不可對人言。乃稱可知否。則屋漏之愧惟恐十目十手之指視。則可知難。士君子行事非徒取信一時。必使百世俟而不惑。以此言可知則尤難。左傳載狼暉之言曰。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此雖怒言。實爲至言。人有所學不全而見黜者。非人之不知我。乃人之知我也。然則學者能返已自問。其自治不暇也明矣。此經情也。謝顯道疑此經非聖人之至論。駁謝者謂聖人就名利以誘人。二說皆非。經明言不患無位。不患莫己知。尙謂就名利以誘入乎。具濟世之猷。不求世之用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尙謂非聖人之至論乎。君子之於位與名聽其自至而已。避之與急求之皆非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考異】皇本貫下有哉字。

〔音讀〕釋文。參所金反。又七南反。九經字樣。說文參音森。隸省作參與參字不同。參音駮。從彡。今經典相承通作參。增修禮部韻略。曾參字子輿。蓋取駮乘之義。音當讀駮。翟氏考異。孝經參不敏音義。本作參字。所林切。合唐氏字樣說。曾子名應字作參音讀森。乃說文參下但云商星也。不及曾子名。而森下云讀若曾參之參。則曾子實名參矣。大戴禮衛將軍篇。曾參之行也。又以參作參。漢唐扶頌家。有參參。陳君閣道碑行同參參皆然。參可讀駮。參不可讀森也。毛氏據參音謂曾子之所以字與取此。其說尙不爲穿鑿。陸氏兩釋之。蓋當時已不能辨定其一是矣。徐官印史謂曾子名當讀如參。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輿。參前包氏訓參然在目前。釋文惟所金一音。至朱子始改讀七南

。參前倚衡復屬兩段義。何可以證其當字子與。謬悠之言。更不足取。

【考證】王念孫廣雅疏證。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聖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碑經室集。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孔子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三歲貫汝。周禮使同貫利。傳注皆訓爲事。)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思想遠道不遠。乃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所云曾子中。夫孝弟忠信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踐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洪頤煊讀書叢錄。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秘。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按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即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即是一。恕即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皆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秘也。焦循離騷椽集。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不知而人知之。聖人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

之人共包含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聖人惡乎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入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張甄陶四書翼注論文。此章道理最平實。是以盡心之功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子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笑。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證明此第一義。不是將一貫之語移下一層。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一以貫之非他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夫子亦三十而立。曾子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氣候。夫子遽付以秘密心印。且曾子至死尙戰戰兢兢。何曾得夫子此言便是把柄入手。縱橫貫串無不如意。故謂此章夫子以盡心之功告曾子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

按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茲故雜引諸家之說以資參考。而張氏甄陶所說尤精。考史記弟子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卒時曾子年不及三十。以云大澈大悟。似尙非其時。何秘密傳授心印之有。

又按朝聞道夕死可。集解義疏不以之伸道家之說。而此章集注獨倍此大談理學。此不特可定三書之優劣。且益信古今人果不相及也。

「集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唐以前古注」皇疏。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里也。

又引王弼云。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主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舉之道也。

【集注】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入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餘論】朱子語類。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又云。曾子未聞一貫之前。見聖入千頭萬緒都好。不知皆是此一心做來。及聖入告之。方知皆從此一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此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又云。問理一分殊。曰聖入未嘗言理一。多祇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物物理會得其當然。然後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入教入學者終身從事。祇要得事物各知其所當然而得之所以然。祇此便是理一矣。若曾子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亦無可貫。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入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極爲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爲何要理會。如曾子問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教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實用功。而理一之理自森然於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按朱子之說一貫。以爲猶一心應萬事是也。而欲以理貫之。則非也。理者佛家謂之聲。非除去理障不見真如。如何貫串得來。

讀四書大全說。潛室倒述易語。錯謬之甚也。易云。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一以貫之。若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貫之以一也。釋氏萬法歸一之說。正從此出。此中分別。一線千里。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者。若將一粒粟種下生出無數粟來。既天理之自然。亦聖入成能之事也。其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將太倉之粟倒併作一粒。天地之間。既無此理。亦無此事。而釋氏所以云爾者。只他要消滅得者世界到那一無所有底田地。但留此石火電光依稀若有者謂之曰一。已而並此一而欲除之。則又曰一歸何處。所以不蕪心之喻。芭蕉直是無心也。若夫盡己者己之盡也。推己者己之推也。己者同歸一致。盡以推者殊塗百慮也。若倒著易文說。則收攝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硬執一己以爲歸宿。

非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唯餘哉。比見俗儒倒用此二語甚多。不意潛室已爲之作備。方東樹儀衛軒遺書。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非真用功造極人不能真知。即強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與禪學次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無異。即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斷輪承蠟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耳。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冰釋理順四字及南入水滙之喻。而張藹明之論鼓鼗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觀面相呈。祇可自喻。難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東塾讀書記。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錢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濼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那疏云。弟子各記所謂。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義門讀書記。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己。故渙然得其本耳。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或曰。中庸言孔子告哀公矣。其言政之有九經也。言三達德之行五達道也。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一以貫之也。雖哀公愚且柔。亦以告也。安待曾子與子貢邪。然告哀公者尊君也。豈門人比乎。而哀公終不喻矣。且時雨之化適於曾子與子貢發焉。豈謂其餘必不及此乎。或曰。皇疏云貫猶統也。吾惟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王弼曰。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此王說本老子言得一者而言之爾。猶其以清譚釋易也。今朱子由王說而小變之。近清譚矣。釋詁云。貫事也。廣雅云。貫行也。行與事相因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由是言之。一者壹是也。今孔子告曾子言吾道壹是皆以行之也。門人不知所行道爲何。故曾子以忠恕告焉。若孔子告子貢者首非

爲多學而識之。豈是皆以行之也。其說似矣。此本阮氏元而參之王氏念孫也。漢學家稱之矣。然道在行事。二子宜即告也。門人皆在。何爲獨呼曾子以告乎。夫孔子稱子學而問子貢也。則子實當從學久矣。其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而乃對曰然非與。是子貢久學竟未決言有行也。豈不知弟子行有餘力者乎。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考異】風俗通義過譽卷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爲孔子語。

【考證】朱彝尊曝書亭集。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歿。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佃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人弟子之別也。四書拾遺。曾子弟子有陽膚。見包咸注。沈猶行公明高子襄見趙岐注。樂正子春見鄭康成注。檀弓見胡寅注。單居離見大戴禮記注。公明宣見劉向說苑。又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孔穎達以爲曾子弟子是也。金鵝求古錄。此說非也。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稱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辭。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

按朱氏之說本於邢疏。然曾子與夫子問答時年尚幼。未必即有門人。此門人仍當屬之夫子。金氏之說義較長。

日知錄。元載備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詔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駁不揜瑜。瑜不揜駁。忠也。傳曰。上惠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全祖望經史問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尙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尙能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概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貫萬分。諸儒之說。支附牽連。其文繁冗。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醉而授之。子思卒聞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潘氏集箋。趙春沂謂一母之旨。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母爲恕。此皆不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以一橫母。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母之情。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在下爲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丁字皆从一从一

。一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母之謂乎。且忠恕二字皆以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吾歷生子心。有節于外謂之昏。反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母與六書諦合。此證之說文而可通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體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想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統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筆解。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李曰。參也魯。是其忠也。參至孝。是其想也。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曰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按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論語古訓云。此注今各本缺。惠徵君從相臺岳本校補。

【集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離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發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按十駕齋養新錄云。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見周禮大司徒疏。歐陽守道謂二語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宋儒不讀注疏。其陋如此。

【餘論】真德秀四書集編。天地與聖人祇是一誠。天地祇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祇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之思想。思想是著力之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知。故降下一等。告以思想。要之思想盡處即是誠。四書辨疑。東坡以爲一以貫之難言也。非門人之所及。故告之以思想。又楊龜山游定夫親受說於程子。亦不免其爲疑。皆以忠恕爲姑應。

門人之語。王濬兩辨惑惟取東坡楊游之說爲正。予與濬南意同。蓋當時問者必非曾門高弟子。曾子以其未可以語一貫之詳。故以遠道不遠之忠恕答之也。薛瑄讀書錄。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忠做出千百箇恕。一源流出千百道水。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已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無不盡矣。四書詮義。夫非從事於忠恕者其積力久幾於會通則未易知一貫。故曾子之告門人也則借學者忠恕之事以著明夫子之道。第一貫之旨非言語所易形容。而忠恕功夫則學者所當從事。故姑即此以明之。使其於忠恕而力行之焉。則一貫之道亦不待外求而可以循至矣。

按此章之義。約之不外一貫即在忠恕之中及在忠恕之外二說。余終以東坡之論爲然。明清諸儒亦多從之者。惟專在理字上糾纏者不錄。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解】孔曰。喻猶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也。

【集注】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別解】羣經平議。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矣。漢書楊惲傳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數語乃此章之搗解。此殆七十子相傳之緒論而董子述之耳。包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印。如賈三倍。君子是議。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離菴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唯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顯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按近代注論語者多採此說。如劉逢祿論語述何劉寶楠論語正義其一例也。實則尙不如舊說之善。

【餘論】潘氏集箋。說文無喻字。錢坫陳應立云當作諭。四書參注。陸象山在白鹿洞講諭義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爲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作夜思。經營盡瘁。無一不同。然君子之爲學也究心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己身起見。故知則真知。非徒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潛修默證之中。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深喻。此其人處則不媿詩書。不媿衮黻。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遇有國是所關。民命所繫者。不憚廷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不問。即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避捐軀致命。以成一是。乃其喻義之究竟。小人之矻矻孜孜。何嘗讓於君子。然其所計者辭章之善否。聲譽之有無。忍目前之苦。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鑽營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閃倏詭變。凡可以倖功名同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謂之深喻。此等人即令名位可就。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說。不思報國家。營蠅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不堪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倘遇利害得喪之頃。心沮氣酸。患得患失。雖至坐平盡喪。名節蕩然。而前此談道立名之身。矜已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回首。正其喻利之究竟。學者思此。直當搥心刻骨。豈惟泣下數行已邪。

【發明】張履祥備忘錄。事物之來。君子動念便向義。小人動念便向利。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執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按此即象山辨志之說。

呂留良四書講義。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污一流罩煞。不知道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實曉得如是

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腳。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任啓運四書約旨。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喻在義。即有利都不見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即有義亦都不見得。反身錄。君子喻於義。故其心常蕩蕩。小人喻於利。故其心常戚戚。黃氏後案。張敬夫義利辨。無所爲而爲之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陸子靜謂人之從事於利。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近有解此經者云。天下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實爲喻利者。彼知如是則利。不如是則害。其隱微之地。不計天理之是非。而計人事之利害。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歡忻鼓舞之慕。而矯其說者沿陳同。甫議利互用之說。抑又顯與經乖矣。合而言之。其不知義利則均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考異】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賢上有君子二字。七經考文古本不賢下有者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省下有者字。

【集解】包曰。思齊思與賢者等也。

【唐以前古注】御覽四百二引鄭注。齊等也。省祭也。祭已得無然也。皇疏引范甯云。顧探諸已謂之內自省也。

【集注】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餘論】黃氏後案。賢不賢兼古今人說。儒者讀書稽古。閱歷時事。見聖賢之德業而思副其願。見小人之行事而返已求過皆是也。見者知之明也。經正錄引鄭克相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此不軒四書說。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見義不爲。見其過而內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數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徒責其知之不真。而不責其志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

「發明」薛氏讀書錄。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考異】皇本敬下有而字。高麗本勞下無而字。考文補遺引古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考證】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能。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下引此文。白虎通。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

按包注以幾諫爲微諫。當即本坊記。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執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已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集解】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而遂已之諫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出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視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爲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糴。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屬天。天性與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管叔向其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恒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

【集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別解】王引之經義述聞。勞愛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勞愛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勞心博博。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愛也。勞而不怨。即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愛之而不怨其親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愛矣。皇侃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殷勤。不得怨父母。則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背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愛而不怨也。

按勞字有三說。皇侃曰。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不敢辭已之勞。以怨於親也。呂伯恭曰。救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即形神俱弊。亦不敢怨。此以勞爲勞苦之勞。王伯申調勞爲愛。亦備一義。黃式三云。那疏勞調撻辱不可從。子路篤愛之能。勿勞乎。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亦不作撻辱解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爲尤當。到過之已成。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而在幾微初見之際。無一發難收之勢。可無用其垂涕之怨。則惟幾諫爲體。而後下氣怡色柔聲得以爲用。二者相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若其必不從而至於勞。則亦必已之直詞盡言有以嬰父母之怒。若微言不盡。約略含吐。則雖甚暴之父母亦何至有撻之流血之事。既云微言不盡。又云得罪於父母。一章之中前後自相矛盾矣。凡此皆可以知見微而諫之說爲優。蓋入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遇有萌芽。早知差錯。恰與自家慎獨工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間。父母雖善盡覆。亦自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闊殊。必待顯著而後可言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影響。其君必以爲謗已。而父母則不能。且君臣主義。故人臣以君之改過爲榮。而親之於已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入攻發。雖可補救於後。而已慙於先矣。反身錄。易謂幾者動之微。通言所謂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察其微而豫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是則既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者也。經正錄。幾諫精義載范楊謝之說。皆以爲見幾而諫。朱子因用內則語注此章故不從。然未嘗以其說爲不善也。

【發明】朱子語類。問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又教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念念祇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考異】皇本不上有子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子不遠遊。

【考證】論語稽。古者國異政。家殊俗。凡出遊者自卿大夫士至庶民。必有節以達之。有傳以通之。周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有虎節人節。龍節符節。璽節旌節之不同。皆有期以反節。更有傳以輔之而達於天下。無節者幾則不達。幾者祭也。是遠遊非可以意往。若無節傳則所往之國納之閭士。蓋當時法令所存。實無逃法。不似今世之無業遊民。奔走海內。而莫或禁之也。况父母在則必供朝夕視膳之責。若遠遊而棄所授之田不耕。且有夫布之詞。甘旨又何所出乎。

【集解】鄭曰。方猶常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曲禮。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集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按方之訓常。鄭注攬弓禮器並同。此外並見文選江賦嘯賦演珠答賓戲各注。蓋漢儒舊說如此。曲禮所遊必有常是也。集注以方向釋之。雖不合古訓。而意較醒豁。即所謂以理解經也。然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此方字作方向解。似較常訓爲優。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雙峰云。聖人言常不言變。看得聖人言語忒煞小了。流俗謂儒者當實之高閣以待太平。皆此等啓之也。聖人一語如天覆地載。那有滲漏。只他就一事而言。則緣派原分。子曰不遠遊。但以言遊耳。非概不遠行之謂。遊者遊學遊宦也。仕與學雖是小事。却

儘可從容著。故有閒遊之意。若業已仕而君命臨之。如蘇武之母雖存。匈奴之行十九年也辭不得。蓋武之行原非遊比也。遊固常也。即衛君命而遠使亦常也。何變之可言。而聖人不言哉。至於避仇避難。則與父母俱行。若商賈之走四方。所謂禮不下於庶人。非所論也。

【發明】論語稽。父母之生子。以古者壯有室論之。則在三十以外。即以今人論之。亦在成童以後。然孩提無知。必稍長乃能愛能敬。假令父母得上壽中壽。其盡養亦不過二三十年。否則十數年耳。多爲一日之遊。即少盡一日之養。況壽天生死本屬無常。偶違寒暑之和。保無風宋之痛。近而有方。即急走道反。尙得於彌留時一訣。遠遊則勢有不及。遊而無方則信無可通。湯藥不得奉。含殮不得視。附身附棺。能無悔乎。一自高堂之別。遂抱終天之恨。不孝之罪。百身何贖。及至匍匐歸來。不過黯黯哭泣而已。即令極意體貼。於父母所未了之事未了之願。一切了之。以慰先靈。而捫心自問。畢生果可無憾乎。故可已則已。其或家貧累重。菽水難謀。不能不出求生計以佐旨甘。則非有方不可。然究不如不遊之爲得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考異】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七經考文補遺。可謂孝矣。古本矣作也。翟氏考異。陸氏謂集解一用孔注。一用鄭注。解說不同。不爲重出也。集解巧言章亦一用包注。一用王注。而巧言章兩無小異。直謂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合。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論語古訓。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集解】鄭曰。孝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集注】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別解】論語訓。此別記居喪之禮。與上言觀志行者非一時之言。孔鄭各說其義。何互探之非也。鄭於前無注。於此乃注。期不照矣。又不聞傳本有異。彼此互存。是迷誤也。改道者必大夫以上。生時有諱子。無過舉故得無改也。

【餘論】此本軒四書說。論語文重出者蒙師多不採讀。此非也。三年無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文曾子引象辭意

似相發。今皆不投讀。即與刪去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考異】文選園居賦注文無也字。

【集解】孔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按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鄉玄語辭。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皇疏。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是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又引李充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集注】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餘論】劉開論語補注。人子於父母之年無時不當知無日可以忽者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既喜其尙強。然恐父母強健之時不可多得也。既喜其壽考。然父母至壽考之日而其後已可危也。故懼即生於喜。終身在喜之內。即終身在懼之中也。若專言喜其壽而懼其衰。則於老年之父母如此。而人子少時父母尙在強盛之年者豈無所用其喜懼乎。斯亦義之闕而不全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考異】臯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高麗本出下有也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七經考文一本古下無之字。翟氏考異。包氏注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訛衍。

【考證】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帥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帥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集解】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身行之將不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又引李充云。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集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盛。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別解一】管同四書紀聞。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調誦也過也。舊說非。

【別解二】讀四書大全說。馮氏以講說釋言字。可補渠注之疎。有講說則必有流傳。故從千百年後而知其言之不出。若日用之間有所酬答。措施之際有所曉譬。則古人言之煩簡。夫子亦何從而知之。孟子說見知聞皆傳道之古人也。太公望散宜生既無傳書。伊尹萊朱所作訓誥亦皆因事而作。不似老莊管呂特地作出一篇文字。叔孫豹曰。其次有立言。至春秋時習尙已然。而古人不爾。恥躬之不逮者不述其所撰述之理。非不踐其所告語之事。本文自明。朱子云空言無實。空言字從夫子我欲託之空言來。明是說著述。范氏出諸口。一口字便有病。此章與孟子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一理。却與仁者其言也詘不同。辭之多寡靜躁繫於存心。著述之有無則好名務實之異。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特其務實之異於後世耳。論語訓。凡云古者皆謂殷時也。出出位也。處士而言治道。侯國而謀天下。身所不及無以驗其行。迹近可恥也。故殷以前無著書者。

【餘論】黃氏日鈔。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

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今日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媿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媿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豈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四書詮義。慎言正爲躬行地步。與其言之不悖。章可對看。非行不得便不言。正要行得來方敢言。存一恥字。其於躬行必甚力也。不然則身不孝而不敢言孝。身不弟而不敢言弟。雖言之不出。何足貴哉。【發明】反身錄。古人尙行。故羞澀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尙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學務躬修。自然沉潛靜默。慎而又慎。到諷然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否則縱談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總是沒學問沒涵養。論語傳注。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身之所行必及其言。則言自不輕出矣。言古者以歎今之無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考異】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無矣字。後漢書王暢傳。以約失之鮮矣。注曰。論語孔子之辭也。無者字。

【音讀】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義並通。

【考證】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趙佑溫故錄。其盡飾。受以制。節尙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履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恒。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數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

【集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無憂患。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顏延之云。柔小居薄棄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

【集注】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也。

【餘論】朱子文集。（答曾擇之）。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四書詮義。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謹言慎行。審密周詳。謙卑自牧。皆所謂約。以約則鮮失。敬慎不败也。若解作儉約省約徑約。則天下有許多不可約之事矣。

【發明】論語稽。言而約則不煩。動而約則不躁。用而約則不費。即有蹉跌亦不過甚矣。老氏知其自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一生得力在此。兵法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亦此意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考異】史記萬石君傳贊。仲尼有言云云。徐廣注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玉篇訥字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云或作訥。

【考證】劉氏正義。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爲訥之或體。說文齊言之訥也。齊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潘氏集箋。禮記檀弓。文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訥訥舒小貌。正義謂言語卑下也。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

【集解】包曰。訥遲鈍也。言從遲而行欲疾。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言欲難。

按說文解字云訥言難也。鄭訓本此。

【集注】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餘論】四書訓義。學者之病莫患于輕。而事之鮮終或由於惰。其輕也于言見之。當其有言如水之流。如箠之鼓。不自知其言之便給也。當其惰也。于事徵之。方其有行且前且却。傍徨瞻顧。不自知其行之退怯也。唯其無欲訥欲敏之心也。君子之立志則殷然矣。于言則欲訥焉。欲箝其口或捫其舌。聽君子之言者。以爲此不能言之君子。而便給不如入者也。于行而欲敏焉。前或引之。後或推之。觀君子之行者。以爲此才質之過人。而得自性生者也。抑知此即君子痿輕弊惰之心乎。世之爲君子者不當如是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考證】潘氏集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積善累德之效。師古注。鄰近也。言修德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劉氏正義。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獨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已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即釋不孤義也。

【集解】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又引殷仲堪云。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

按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義也。

【集注】鄭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按南軒論語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與集注意同而措辭較勝。故並著之。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本取坤卦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之義爲說。大意固亦相類。然經中有必字。義不可通。有德者固有類應相從之道。惟明治之世爲可必也。若昏亂之世。乃小人類進之時。君子則各自顧晦遠遜以避其害。却無類從不孤之理。必字於此不可解矣。鄰字解爲類從。

亦爲勉強。德不孤必有鄰。蓋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之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

按陳氏祖皇疏以難集注。實則二說皆可成立。未易軒輊。論語意原云。謂之獨行無徒者。必非可傳可繼之道。德者人心所同然。安有德立而無親近之者乎。蓋亦主朱氏之說者。

【發明】讀四書大全說。德不孤是從原頭說起。朱子所謂以理言是也。唯有其理。斯有其事。不然則古今俱爲疑府。如何孔子之門便有許多英材。事既良然。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則唯德之不孤也。至於德之所以不孤。則除是孔子見得親切。說得如此斬截。不但有上觀千古下觀萬年識量。而痛癢關心之際。直自血脉分明。鄰者如居之有鄰。偶然相遭而遂合。非有心招致之也。其爲德先於天則志動氣。其爲德後於天則氣動志。特不可爲無德者道耳。所以集注云故有德者必有其類。於德不孤之下添簡有德者。集注之補帖精密如此類者。自不可粗心看過。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鄰之上有德本不孤的道理。易云。同心相應。同氣相求。人也。又云。水流溼。火就燥。天也。水無心而赴溼。溼亦無心而致水。火無心而趨燥。燥亦無心而延火。到此處說感應已差一層。故曰天理自然之合。乃近海之區。一勺之水亦自達於海。枯槁之候。一星之火而焚林。與夫黃河經萬里堅燥之壤以赴海。通都大邑。火發既烈。則溼薪生芻亦不轉盼而灰飛。兩者氣動志。而後者志動氣。其歸一也。蓋德之深淺與時之難易亦天理自然之消息。而伯夷能得之。叔齊季札不能得之。闔廬不足疑也。要其爲德不孤之理。聖人則已洞見之矣。論語中唯言及德處爲不易知。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又舊地說箇德不孤。皆夫子搬出家藏底珍寶。大段說與人知。知者知其所以然。不知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嗚呼難言之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音讀】釋文。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梁氏旁證。何讀色角反。此集注所本。正義也。鄭讀世主反。此異義也。

【考證】論語稽求篇。舊注數是速數。所謂催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己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注數。而廣韻增韻即以頻煩屢數爲解。此即僕屬不絕催促取憎之意。故數即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爾。又即頻頻。楊子所云頻

類之黨甚于僞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聽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哲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開姜汝皐論語亦有此說。惜未經見耳。吳嘉賓論語說。數與疏對。詎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劉氏正義。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囚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營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

按數者煩瑣之謂。五倫之中父子兄弟以天合。君臣朋友以人合。夫婦之合人而兼天者也。父子兄弟夫婦在家庭之間。雖煩瑣而不覺。若君與友則生厭矣。爾雅釋詁。數疾也。曾子立事篇。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猶促速。所謂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即斯義也。不必以進言爲限。毛說得之。

【集解】數謂速數之數也。

按論語補疏。釋文云。何云色角反。下同。謂速數也。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此明以速數之訓屬之何氏。皇侃疏有孔安國曰四字。若然豈陸德明未見耶。韓李筆解又以此爲包注。未知何據。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數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又引梁武帝注。數色具反。謂數己之功勞也。

按梁書南史武帝本紀均不言帝訓釋論語。隋唐志亦不載。考古來帝王著述之富。無如梁武帝者。據本紀所載。帝所著有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共二百餘卷。是帝固深於經術也。疑諸書所引當屬孔子正言之文。今不可考矣。

皇疏。斯此也。禮不貴貧。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筆解。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類數之數。李曰。類數再三瀆必辱矣。朋

友類濼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集注】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濼。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按胡氏紹勳四書拾義。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兮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致辱者。與朱注意同而較有依據。故並著之。

【別解一】論語補疏。詩小雅。僭始既溘。毛傳云。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云。僭不信也。然則此數宜與僭同。事君不信則辱矣。朋友不信則疏矣。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己也。

【別解二】尋經平義。此數字即儒行所謂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之數。數者面數其過也。漢書高帝紀。漢王數羽。師古注曰。數責其罪也。是此數字之義也。禮記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導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謂善道之矣。取辱取疏。職此之故。唐宋以來以犯顏極諫爲人臣之盛節。至有明諸臣遂有衆哭於君之門者。蓋自古義溷而君臣朋友之間所傷多矣。

按以上二說。焦說迂曲不可從。僉說亦備一義。

【餘論】陳樸四書發明。人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論語集注考證引何北山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道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遷駘不置。則是失之類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若未至於數。而逆憚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

【發明】四書訓義。夫其數數以言而必欲其從者。豈非以忠上而信友哉。乃至於既辱之後。則辱不可再。必且去國。既疎之後。則疎難復合。

。必且絕交。於吾匡諫之初心相戾。而成入道之大咎。然後知君子言簡而意深之能全恩而厚終也。君臣朋友入之大倫存焉。可勿慎與。四書近指。數便是辱疏處。忠臣不懼辱。良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路。疏則責善無功。是以不貴數者不絕其進言之路耳。

論語集釋卷九

公治上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繅紵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考異】論衡問孔篇謂作曰。釋文。繼本今作紵。皇本紵作繼。史記弟子傳作累繼之中。五經文字曰。紵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翟氏考異。史記孔子世家起纍繼之中。自序幽于繅繼。漢書司馬遷傳作累繼。繅字各殊。而繼不殊。蓋紵惟唐人遺用。前無其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紵作繼。

【考證】史記弟子傳。公治長齊人。後漢書郡國志。琅邪縣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治長墓。劉氏正義。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治爲文。故此注以公治爲姓。長爲名。而又稱治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論語後錄。繅即紵也。紵即繼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纍繼。一本作羸紵是已。纍者微繼。紵係也。易坎係用微繼。即纍繼之說歟。微。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微。兩股爲紵。於字彙及三。用物不週三。三股微者三糾紵也。然則纍即微矣。丹鉛錄。世傳公治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語詩。不如黃

鳥語。能免治長災。白樂天烏鵲贈答詩序。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論語疏曰。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四書揆餘說。周樸園書影云。「嗜嘖嘖。勺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轉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此公治長辨雀語見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後人注沈詩者引此數語。則是治長之災由雀致矣。何云免。俗傳治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爲大夫。此雖不根之語。度亦有所自來。佺期詩指此也。

按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左傳僖廿九年。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而信。夷隸疏曰。春秋傳賈服注。益以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秦風疏引蔡邕云。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牛鳴。是伯益警明是術。故堯命作虞。以通其嗜欲。知其情狀。則通鳥獸語者。古有是術。何不經之有。

【集解】孔曰。公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繲黑索。綯孿也。所以拘罪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公治長名芝。字子長也。公治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喪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云。別有一書。名爲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辛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嗜嗜。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不信。遣入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治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

按公治逸事賴此而傳。雖係雜書。終是漢魏小說。彌可寶貴。邪疏以其不經不取。如是則古書之亡佚多矣。此邪疏所以不及皇疏也。

【集注】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綯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綯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餘論】輔廣論語答問。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媿恥若鑿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愆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考異】史記論衡述此文兩邦字並諒作國。三國志鍾繇傳注。李修稱鍾觀云云。亦作國。太平御覽宗親部述論語曰。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綯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牽合先迫爲文。

【考證】經義考。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縉字子容。檀弓鄭注稱南宮縉孟倍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倍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七年。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杜注說南宮敬叔倍子之子。若然。括也适也也說也閱也。一字南容而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子弟子傳略。以南宮縉括适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說敬叔者爲一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於南容則云南宮縉。於敬叔則名南宮适。是縉與适並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尋經說小。南宮縉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何忌同母。稱敬叔者固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讀史訂疑。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子容。不云孟倍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縉。是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倍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遺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儼然二人矣。潘氏集箋。據此諸說。則南容之非南宮敬叔明甚。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沿之。莫有是正者。今即以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容

三復自注。憲問篇記南宮适問昇夏禹禋事。夫稱爲君子又稱爲尙德。此邦有違所由不廢。邦無違所由免於刑戮歟。至南宮敬叔不見於論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諱不稱名。若孟懿子孟武伯之類。不當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入絨口。孔子戒以謹言事。疑即謹言之南容也。古家語久亡。今所傳乃王肅偽造。而肅此注不云即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南括者包容之稱也。南亦容受之稱。廣雅南容寬也。玉篇南藏也。寬也。黷衣謂之南。弓藏謂之南。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爲字。與名括名南皆相應。其爲一人無疑矣。四書附言。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倍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便容即敬叔。則本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綺妻姑喪。孔子誨兄兄整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倍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廕。夫子亦安得誨之。况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又曰。邦有違不廢二句。明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即不然。亦當以國倖作大夫之式。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虛揣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乎。至敬叔更不得爲懿子之兄。昭十一年傳明言臬邱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不聞敬叔氏南宮乎。嫡長嗣爵。必襲氏。次得更之。敬更氏者也。兄伯而弟叔。敬叔叔也。

按南容名适。一名綽。與敬叔名說者當爲二人。諸家之說略同。否則斷無一人五名之理。此其誤始於世本中孫獲生南宮綽。而鄭注檀弓遂沿其誤。謂南宮綽孟倍子之子南宮閱。集注又沿鄭君之誤。然四書釋地則云。孟倍子宿于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臬邱人。注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忘在先。嗣父位際稱子。仕爲大夫諡稱叔。而集注乃以敬叔爲懿子之兄。誤之誤已。毛氏能糾舊注之失。而又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即南容。與史記不合。顏師古漢書注以南宮即南宮綽。敬叔即南宮括。雖不盡可信。姑錄之以廣異聞。

【集解】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綽。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己女妻公治。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

也。

【集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魯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賢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二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餘論】張爾歧蒿菴閒話。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常無道。動入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避世之善術。

【發明】論語注義問答通釋。(經正錄引)謝上蔡謂聖人擇婿。警人如此。楊龜山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四書訓義。於此見夫子嫁子之道焉。蓋女子從夫以後。無所施其教。教之者夫也。固必擇端士以爲之矩範。而舅嬖之際。恩禮所繫。有資主之道焉。教之於既爲婿之後則易喚。不如擇之於未爲婿之先。以慎其始。則情得而違亦不狎。抑於此見聖人取人之道焉。蓋君子立身之節遇不可常。可常者己也。固唯論素行之端貞。而榮辱之加。義命所安。無險夷之殊焉。固不以亂世之吉凶殉俗而幸免。抑不以孤高之奇行違俗而逢尤。則事異而道原自合。此所以爲人倫之至而盡知人之哲也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考異】史記弟子列傳引經作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少若人者三字。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考證】史記弟子傳。魯密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論語後錄。李潛說不齊姓處。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即處穢之後。史記

列傳作密不齊。密與宓古同字。後漢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即不齊之後。濂犧字又作伏。是伏與宓又古字通也。劉氏正義。漢書藝文志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宓。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宓宓俱從宓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文。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又曰。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新序雜事篇。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僑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傍引其肘。醜則怒之。故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集解】孔子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集注】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旣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別解一】論語意原。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爲君子。夫舍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新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並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別解二】論語稽。說苑紀其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然則子賤固君子也。惟君子能取君子。故單父之人。凡爲其府史胥徒之屬。亦莫非君子。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視取者何如耳。若使魯無君子。則子賤雖賢。亦安所取之而化民成俗乎。注謂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乃專就子賤之就已德而言。今以說苑史記家語證之。實爲單父任人言之也。

【餘論】黃氏後案。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器之益。言魯者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獨學孤陋。將無以自進於道德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作如何。史記弟子傳作賜何人也。說文解字璉字下云。瑚璉也。徐鉉注曰。今俗作璉非。漢魯相韓勸衛孔廟禮器碑。胡鞞器用。洪遵隸釋曰。胡鞞者瑚璉也。九經古義。二字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墮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以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鞞。古連鞞字通。

按論語古訓云。說文璉胡璉也。以木連聲。是璉爲正字。連爲省文。鞞爲假音耳。馬國翰云。案史記仲尼弟子傳及何氏集解引包注並作瑚璉。則作胡鞞齊論也。

【音讀】翟氏考異。璉力展切。今俗讀每若連音。謬也。此字惟文選景福殿賦云璉以豐敬。注引王逸曰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而其義則與瑚璉大別。杜子美詩疑疑瑚璉器。陰陰桃李蹊。竟以瑚璉讀連。賢者之貴。子美似難解免。

【考證】凌曙四書典故纂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籩而平下。琏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籩而銳下。邢疏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如詁文則夏器名琏。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買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琏。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如明堂位之說。當云琏瑚。不當云瑚琏。集注本於包鄭。說本不誤。劉寶楠疑爲明堂之誤是也。詹道傳四書纂箋即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異同。復謂夏曰瑚。商曰琏。本於爾雅。而今爾雅實無比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

【集解】孔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包曰。瑚琏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唐以前古注】世說言語篇注引鄭注。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琏。皇疏引江熙云。瑚琏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束修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備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碌碌。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也。又引樂鑿云。包氏曰瑚琏黍稷器也。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籩。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籩盛黍稷。以簋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籩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閔簠簋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集注】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其器之貴者與。

【發明】松陽講義。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沒有。如世間許多詭譎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天資儘好。費盡一身心力。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考證】聖經室集釋佞曰。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長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離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從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故佞與仁相近。尙不甚相反。周之初尙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說文佞巧譎高材也。以女仁聲。巧是一譎。材又一譎。柔譎又一譎。口給又一譎。書金縢曰。子仁若考者。言予且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佞以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常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謂視鮪之佞。治宗廟即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譎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令歷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譎言不佞者。皆譎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口譎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譎不口給之君子乎。或人疑仲弓之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尙欲相兼。孔子不知其仁。言佞異於仁耳。梁氏旁證。按邢疏亦云。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視鮪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按阮說是也。春秋時以多能多聞爲聖。以口才之美者爲佞。自夫子不敢居聖。孟子以大而化之言聖。而聖乃爲神明不測之號。自夫子惡夫佞者。而佞乃爲不美之名。此古今訓詁之不同也。說詳論語稽。

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集解】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

【集注】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考異】高麗本作焉用佞也。七經考文。足利本無口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無口字。人作民。唐石經仁字慧改作

人。皇本作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

【集解】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集注】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餘論】此本軒四書說。孔穎達左氏傳疏云云。案孔君之論善矣。或人稱雅不佞。是謂不能善佞。非惡佞也。夫子則以佞是口舌捷利。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故曰焉用。若夫辨道之辭。論事之才。施於所常用者。固不得以佞目之。且文英猶人。尙非君子所急。故直斥之曰焉用佞也。

【發明】反身錄。不必淫詞詭辯而後爲佞。只心口一不相應。正人君子早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徒取快於一時。而遂見惡於君子。亦何爲也哉。又曰。聖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醇樸氣象。蓋其平日皆欽挈就實。故其微之容貌辭氣之間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恭默。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考異】舊文雕爲彫。釋文曰。彫本或作凋。皇本雕作彫。唐石經宋石經皆作彫。史記弟子傳亦作彫。漢書人表作漆雕啓。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爲名。翟氏考異。舊經漆雕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雕俱爲彫。松柏後彫之彫爲凋。體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漢人避啓用開。故譜載記多以夏后啓爲夏后開。微子啓爲微子開。此開字在舊經或亦作啓。王氏因舉以爲說。論語校勘記。岡本北監本毛本彫作雕。注疏同。案釋文出彫字云。本或作凋同。按依說文當作凋。凡雕琢之成文則曰彫。今彫行而凋廢。雕凋皆假借字。過庭錄。漢書人表作漆雕啓。當是其名啓。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訛。

按宋說是也。論語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其爲訛字無疑。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注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四書辨證。家語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魯人。王應麟漢書考證曰。史記列傳漆雕開。避景帝諱也。按景帝諱啓。漢書人表藝文志何以直稱漆雕啓。如謂史記諱啓作開。何以於微子啓作開。於夏后啓仍作啓。且史記即避啓作開。而語孟不必避一也。何以孟子稱微子啓。論語獨作漆雕開乎。四書釋地謂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其名者。則開爲啓字無疑。不知宰予晝寢。憲問恥。陳亢問伯魚等。亦敘事稱名之證。孔安國史遷之師。而曰漆雕姓開名。則開爲本字無疑。因開啓義通。故或啓或開耳。劉氏正義。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雕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常在爲魯司寇時。古今人表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修。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論語發微。漢藝文志儒家漆雕后後。按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不特文理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宥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四書賸言。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原思子羔再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否。至於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要經從政。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要其使仕則一耳。夫子使開。與子路使羔同。夫子既使由墮費。而子路即使羔宰費。以鎮叛亂。此在夫子子路俱有使仕之責。非汎遣也。按韓非子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家語稱其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說苑。孔子謂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善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論衡云。漆雕開論性情。是漆雕氏之學在孔門自成一家。惜其書久佚。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夫子謂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子爲司寇時。門人多使仕者。蓋弱私室以強公室。非羸策羸力不爲功。斯必指一事而言。如使子路墮費之類。

非泛言仕進也。今不可考矣。

【集解】孔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鄭曰。善其志道深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己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又引張遷云。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仕。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又引范甯云。開知其學未究習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說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筆解。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付已知時變。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爲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付已知時變。斯得矣。【集注】漆彫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不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也。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按朱子語類。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云云。是朱子初意原以斯有所指而云。與毛西河之說相同。不知何以最後定稿乃以理字釋斯。然終屬牽率聖言以就已說。非解經正軌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晦蒙否塞後作此一語。後人不可苦向上討滋味。致墮疑糊。蓋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詛誦辭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血脈。端居無爲。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爲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字爲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漸學。而高明者已虛爲之。以奔轅於蕪湖。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以開程子之言。使不爲淫辭之所託。故質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爲此心者。抑將有以斯爲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

程子甚大。而又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輩。頗在事迹上做。若顏閔再曾之徒。則莫不從事於斯理。固不但開爲能然。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己。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

按船山此論。於朱子所以用理字釋斯之故。辨護甚力。其苦心誠可相諒。惟究屬曲解聖經以就已說。漆離開生二千年前。烏知所謂理學者哉。是厚誣古人也。蓋朱子誤信其師伊川之說。以窮理爲入聖之門。其注四書到處塞入理字。而最窒礙難通者莫如此章及知之章。一部論語並無一箇理字。豈古聖入所不言者。而後儒乃以爲獨得之秘耶。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考異】皇本于作於。山下有也字。四書通本作於。文選嘯賦注引作於。說文解字羌字下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衍一句。玉篇引論語乘桴于海。無浮字。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作其由也歟。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有也字。馮登府異文攷證。說字從才。才與哉通。

按柳宗元乘桴說程伊川經說引此並有也字。是唐宋人所見均同。似應增入。

【音讀】經讀考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讀。以過我絕句。爲鄭氏讀。一曰已下爲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而以過字絕句。引晉樂舉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之。論語古訓。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已下亦是鄭注也。

【考證】漢書地理志。玄奘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羅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臣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日當時償殺。相傷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有贖者。入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目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四書釋疏。集注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嘗欲行道於海外。遂

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寧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犯鯨波陵巨洋者乎。夫子居魯。沂費之東即海也。其南則吳越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通安東嶺逾適吳越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句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之言啓之。程子春秋傳言桓公盟戎。而書至以討賊望戎。蓋居夷浮海之志。明其以行道望之海外。故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劉氏正義。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即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尙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遞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坵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桴。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詩周南不可方思。擗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桴也。方與桴同。周南釋文附本亦作桴。又作桴。或作桴。諸字惟桴是假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桴。小桴曰桴。分桴桴爲二。失其義矣。

【集解】馮曰。附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孔曰。喜與已俱行也。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子路不解。微言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何所復取哉。言惟取於己也。古字材桴同耳。

按詩周南疏引論語注。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

【唐以前古注】裴駟史記集解引樂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皇疏。又一家云。孔子爲道不行。爲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桴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出。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

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集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按四庫提要云。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草昭國語注。未爲無據。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樂舉曰。適用曰材。集注雖本程子遺書。而程子亦有所本。

【別解一】東塾讀書記。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日說論語者疑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問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

【別解二】趙佑溫故錄。桴即方也。編竹木爲之。全與舟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即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於海。然所託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惟山之忠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路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並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材鄭注以爲桴材。極耐尋味。

按朱子訓材爲裁。雖有所本。然子路豈是不能裁度事理之人。終學於義未安。仍以作桴材解爲是。此以全章皆喻言非戲言。亦可備一義。【餘論】朱子文集。（答楊子順）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蠶蛹。鼓發枉闢。何嘗入其窠穴邪。若此等處放不下。更何說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集解】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不能措言無仁。非獎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

【集注】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去。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餘論】程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論語傳注。三子日月至仁。夫子知之矣。而曰不知者。以武伯學淺。（觀問孝而答以憂疾可見）。不可輕與言仁。所謂罕言也。各舉其才以語之者。若曰子大夫處賢爲國。但當問其長。不必究其微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考異】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又仲由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史記辨惑。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疏甚矣。

【考證】黃氏後案。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簡衆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卒之輪俱乘卒。八卒止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輛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輛車百二十五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特用十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週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輪俱算之。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當周盛時。自黜股作洛而後。止代淮踐奄諸事。無黜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起軍役者爲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弛。使之家出一人。而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邑邱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治也。有事則用六軍之衆。以奏捷覆場。留萬乘未赴之卒。以守衛王畿。

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六軍不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治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八家相更。以供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三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出軍已用其三分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遞征緩急之次。亦自有通變法也。或疑賦法主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次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地可以遞征。與公同。伯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賦七百乘。皆可備遞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賦五百乘。可以備遞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出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遞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論語後錄。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潘氏集箋。陳鱣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鄭從古。案魯論果作傳。則鄭當云魯論作傳。今從古。今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何據。

【集解】孔曰。賦兵賦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武伯意有未慊。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爲諸侯之臣也。

【集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考證】四書典故。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上。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

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塗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勳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鄉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鄉憲推司馬法算之。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傍加一里內受田治洫入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萊鄆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論語後錄。左傳唯卿備百邑。案下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爲百邑。千室唯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擲殿。其鄰六十。宋貨向戌邑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故鄉注云。十終爲同。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宰禮記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正義。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黃氏後案。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稱入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尙書曰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是邑爲國之通稱。邑有以里居言者。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置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入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訓引書大傳五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耳。

【集解】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唐以前古注】左襄二十七年傳正義引鄉注。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大學正義引鄉注。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皇疏。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義

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餘也。

【集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考異】文選應禰衡表注引可使與賓客言。無也字。

【考證】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目錄。公西赤魯人。程大中四書逸箋。古人無事則綬帶。有事則束帶。說字云。在腰爲腰帶。在胸爲束帶。腰帶低緩。束帶高緊。公西華束帶立朝。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強隣。即折衝尊俎之同意。泛作禮服非。戴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摺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邵氏義疏云。位古通作立。四書典故疑。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摺於大門外。上摺近君門東四面。既入廟門。摺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摺進階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四書辨證。秋官司儀。凡公侯伯子男相爲賓。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鄭注。大曰賓。小曰客。爲君臣之別。按賓客亦各有大小。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曰。大賓對要服以外爲小賓。大客謂孤卿。殷聘對時。聘使大夫爲小客。又小行人大客則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疏曰。大行人大客謂孤卿。此則大客謂要服以內之使臣。小客謂藩國之使臣。其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賓可稱客。如二王後來助祭。而曰有客是。客可稱賓。如聘所載悉稱賓是。

【集解】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東帶整朝服也。賓客隣國諸侯來相聘享也。

【集注】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餘論】讀四書叢說。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論人才之謂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考異】舊文女爲爾。釋文曰。爾本作女。音汝。三國志夏侯淵傳。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作爾字。論衡問孔篇述文與汝俱不如也。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翟氏考異。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亦如。皆依包氏解用。今集注以與訓許。惟義疏中秦道賓曾爲是說。何治運雜著。或問於余曰。如漢儒說。則孔子果不如顏淵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入其如子何。此孔子之樂天知命也。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未六十而耳順。孔子之不如二也。顏子之未達一問者。從心所欲。不踰矩耳。使天假以年。則入聖域而優矣。有聖者爲之依歸。此孔子所以不如顏子也。人固不可無年。此顏子所以不如孔子也。七經考異。回也聞一而知十。回下一本無也字。二下有也字。

按吾與汝俱不如之訓。漢以來舊說如是。惠棟論語古義亦主之。集解用包咸云云。明有俱字。邢疏亦有之。新唐書孝友傳所引。是唐時猶未脫俱字也。古無以與作許解者。張文獻曰。吾與點也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亦不作許字解。集注失之。

【集解】孔曰。愈猶勝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按愈猶勝也。春秋襄十四年正義引作鄭注。蓋孔襲鄭義。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經播云。學末尙名者多。顯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

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又引王弼云。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己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又引顧歡云。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執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請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又引張封溪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藏厚。故開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開始裁至二也。

按張封溪不知何許人。隋唐志均不著錄。蓋古書之闕佚者多矣。容再詳考。

論語筆解。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其體而微。其以分限爲差別。子貢言語科。淺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虛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集注】愈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容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諒矣。許與也。

【餘論】論語稽求篇。幼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尙書語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彌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梁氏旁證。四書纂疏或疑始終只是一事。彼此則是兩事。如此則子貢所知。反似多於顏子。愚謂子貢必待告往而後知來。若顏子無所不說。則不待告往而來無不知矣。胡氏泳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也。若如毛氏說。乃眞成聞一件限定知十件。聞一件限定知二件矣。且入雖至聰。亦安有聞一件知得十

件者。不幾於癡人說夢哉。論語述何。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溥如天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潘氏集箋。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張楊園備忘錄。聞一知十。若決江河也。聞一知二。以三隅反也。

【發明】焦氏筆乘續集。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譏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執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譏多寡之較。猶然瞶瞶耳。故夫子曰。非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爲是尙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反身錄。斯道非類悟過人。則不足以承受。在昔聖門固不乏學務躬修行誼淳篤之士。然聰明特達。可以大受者。顏回之外。實莫如賜。故夫子屬望特殷。恐其恃聰明而不能自反。倚聞見而昧於自得。多學而識之之詰。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又舉如愚之回以相質。蓋欲其鞭辟著裏。黜聰墮明而務有以自得也。賜乃區區較量於所知之多寡。徒在聞見上比方。抑末矣。顏人多苦不自知。賜既曉然有以自知。欲然遜其弗如。即此一念虛心。便是入道之機。夫子是以迎其機而進之曰。非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殆與非也一貫之語。同一啓迪。此正夫子循循善誘處。又云。賜之折伏回。徒折伏其知解。豈知回之所以爲回。非徒知解也。潛心性命。學敦大原。一徹盡徹。故明無不照。賜則惟事聞見。學昧大原。其聞一知二。乃聰明用事。推測之知。與悟後之知。自不可同日而語。不但聞一知二弗如回。即聞一知百知千。總是門外之見。終不切已。亦豈得如回也耶。是故學惟敦本之爲要。敦本則知解盡忘。心如太虛。無知而無不知。一以貫之矣。按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者。以其專從知見著手。故此章須與多學而識章參看。其義乃明。格物窮理。知見上事也。以此求豁然貫通。終其身不可得也。而以此爲入道之門。其誰信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考異】皇本宋刻本唐石經宋石經離皆作彫。

論衡問孔篇亦作彫。

釋文坊本或作朽。

皇本朽爲坊。

太平御覽數述朽字皆作汚。

【音讀】翟氏考異。如韓李筆解賚暇錄說作畫。其音義當與後篇今汝畫之畫同。寢乃如漢書兵殿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畫限其功。以糞

休息。故夫子責之。似較繪畫寢室之說稍愈。

【考證】羣經義證。記諸賢例舉其字。畫寢雖過。夫子誓之宜也。門人囚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史記弟子傳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宰我）論語後錄。寢依字當作寢。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寢云臥也。寢云病臥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畫居於內。畫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畫寢。與病臥者殆同譏歎。潘氏集箋。說文朽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周書蘇綽傳

云。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畫朽木。說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榱之用也。桂馥札樸以此爲畫讀爲畫之徵。不知其用是句包義也。警記

。宰予畫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畫作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陷人）所注論語。謂畫當作畫。李習之筆解亦以爲畫寢。（筆解有韓退之許語。蓋李所作而韓評之。以爲韓作者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末遂注。手蹟今微茫。則非韓作明矣。）許周生云。南史何尚之傳。頹延之以酒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畫寢無疑。

皇疏引珊瑚琳公云。宰子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畫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范甯亦云。託夫弊跡以爲發起。蓋與論短喪同意。此賢者厲世之心。可謂苦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畫當居外。夜當居內。宰予畫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解。則當云畫居寢。不得曰畫寢。胡紹勳四書拾義。（劉氏正義引）左傳云。小人蕪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蕪。所除之穢亦謂蕪。此經蕪土猶言穢土

。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朽。黃氏後案。蕪土穢蕪之土也。蕪牽之借字。穢除曰蕪。曲禮借蕪與此同。少儀又借作拊。坊謂平塗之也。羣棄之土。雜散飄浮。塗之不咸也。釋宮云。錫謂之朽。郭瓌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朽。塗土之工具也。郭李雖

異義。然平塗之具曰朽。囚之平塗曰朽。義正通也。說文朽所以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棧。段氏曰。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朽。朽謂塗廁之朽。刃其朽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故朽棧古字也。鈔僞今字也。或又作坊。或借汚爲之。

何誅言可誅。責者不止一端。見易恒九三正義。亦備一說。韞氏考異。爾雅釋宮朽僞謂之朽。說文朽所以塗也。皆从木作朽。左傳汚人以時壞宮室。音義曰。汚本又作汚。蓋朽其正體。汚則通借。而朽爲續作字也。玉篇作朽。特字體小變。宋石經作不可朽。乃涉筆誤。經

以時壞宮室。音義曰。汚本又作汚。蓋朽其正體。汚則通借。而朽爲續作字也。玉篇作朽。特字體小變。宋石經作不可朽。乃涉筆誤。經

傳釋辭。與猶也也。

【集解】包曰。宰予弟子宰我。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王曰。朽壤也。二者論雖施工猶不成也。孔子。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

【唐以前古注】文選高唐賦注引鄭注。廢臥息也。皇疏。廢眠也。宰予惰學而畫眠也。孔子責宰予畫眠。故爲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雕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牆謂牆壁也。圻謂圻塊之使之平泥也。夫圻塊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頽壤不平。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畫而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又引范壽云。夫宰予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畫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又引琳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畫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者也。

按琳公即釋慧琳。宋世沙門。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事蹟附見宋書顏延之傳。嘗注孝經老子。蓋釋而儒者也。其注論語。隋唐志陸德明經典序錄並不載。僅邢皇二疏引之。當六朝時。文人學士莫不佞佛。而頗依梵教者乃欲托儒業以顯名。亦可謂羣中佼佼者也。

李匡又資暇錄引論語梁武帝注。畫當作畫字。言其繪畫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彫。糞土之牆不可圻。筆解。韓曰。畫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畫廢之責乎。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畫當作畫字。侯白隋人。

【集注】畫廢謂當畫而廢。朽腐也。彫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別解一】李聯秀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暈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畫廢之說。漢儒已有之。劉氏正義。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殿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黜墜。大夫倉。士黜。周官守禘云。其禘則守禘黜墜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

云禮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棁。諸侯斲而彫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墼。統廟殿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黝堊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三十一年傳。圻人以時填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畫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朽護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別解二】七經小傳。寢當爲內寢之寢。古者君子不畫居於內。畫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儉也。宰予畫居於內。故夫子深責之。

【餘論】論語集說。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畫寢。故學莫先於立志。論語集注考證引何氏基曰。蓋土木。諸家以爲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大抵入之氣體固有彊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彊。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彊而亦弱。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雕朽之功可加矣。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考異】李觀吁江集官人策引孔子曰。昔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論語辨惑。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予謂以語法觀之。其爲衍文無疑。劉氏正義。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室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按劉說甚辨。然此節如別爲一章。則不知所指何事。故仍以衍文說爲長。余嘗謂一部論語中。多二子曰。此章及唯上知章是也。少二子曰。君子去仁節及君子篤於親節是也。能互相移易則善矣。宋儒好談錯簡。大遭後人非難。姑闕所疑焉可矣。

【考證】逸周書內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誠明邪

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集解】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盡廢也。

【集注】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餘論】四書訓義。學者之於道。言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不行。猶無知也。況乎因知而有言。而徒求之言。則有非真知而可以言者。故學莫切於力行。而言爲不足貴。力行之得失。在心之勤怠而已。能言而遂謂能知。自謂已知而不復勤於力行。則君子甚惡之。故夫子於宰子而深責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考證】困學紀聞。申枨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枨。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枨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枨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棠之欲。亦以枨爲棠。則申棠申枨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枨魯伯。本朝祥符封枨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考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枨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枨。養新錄。詩俟我乎堂兮。箋堂當作枨。枨與棠音同。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屢枨同聲。家語申枨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拜經日記。七十弟子申枨字子周。徐鯁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枨。據字周義。疑枨爲得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綽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綽。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枨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綽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枨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枨。蓋家語無公伯綽及申堂。王肅僞造申枨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綽二人。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枨。乃枨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卷七載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績。今本作績。此又枨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枨。此枨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棠字周。論語有申枨。鄭玄云。申枨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枨不疑。以枨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枨爲申堂。故云然也。劉氏正義。

棧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黨。漢正政碑。無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黨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棠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俛我乎堂兮。鄭箋。棠當爲棧。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棧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棧魯伯。眞宗祥符二年。封棧文登侯。黨潘川侯。俱列從祀。正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璠奏。存棧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棧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棧。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棧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亦以儻爲訛。皆未必然也。

按王肅以申棧申棠公伯榘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然馮注公伯寮榘子路章又云。魯人弟子。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榘。蓋以申榘一人當申棠公伯寮二人。臧氏庸譏其僞造。此等處止宜闕疑。

【集解】包曰。申棧魯人。孔曰。愆多情慾也。

【唐以前古注】喜舉陶謨正義引鄭注。剛謂強志不屈機。釋文引鄭注。申棧蓋孔子弟子申榘。皇疏。夫剛入性無求。而申棧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集注】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棧弟子姓名。愆多情慾也。多情慾則不得爲剛矣。

【餘論】桑調元論語說。（四庫全書總目引）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也。四書近指。陽剛之德。全是能有勝其私。使此心超然於萬物之上。慾則私意牽纏。縱貌剛之似。而中之靡也久矣。子路之彊。似之而非。須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乃眞面目也。顏子克復歸仁。學從乾道入。庶足慰聖人之思。嗣是之後。則孟氏之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乎。

【發明】反身錄。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仰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澆。心術既不光明。遇事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即素貞血氣之

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者必無怨。怨則必不剛。不可一毫假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考異】考文補遺。古本吾亦欲無加諸人。人下有也字。

【考證】黃氏後案。說文增加也。加語相譜加也。詘加也。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率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譜。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唐人所稱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事最難。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諸人。而賢者則有所歎。式三案。左傳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加是增認之義。以字義言之。加字从力从口。義取有力之口。今云架詭駕誣者是其本義。引申之凡據其上者曰加。故有陵駕之意。馬氏加調陵。史曹世家索隱亦云。加陵也。是引申之義也。

【集解】馬曰。加陵也。孔曰。非爾所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袁氏云。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

【集注】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餘論】朱子文集。(答馮作肅)博施濟衆之間。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入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時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得弱。衆

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以弱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已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以弱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痛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四書約旨。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貢能用能近取譬之功。當日月至焉之候。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質。但是見到。未是行到。是初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考異】臧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作不可得而聞也已。與天文本同。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已字。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陸宏夏侯勝等傳贊。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又外戚傳注師古引論語亦作不可得而聞也已矣。顏師古曰。謬正俗引文亦作已矣。錢曾讀書敏求記。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此與漢書傳贊適合。蓋子貢寓嘆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

【考證】養新錄。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白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愷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晉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潛研堂答問。天道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職功。每輟如愆。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何由肯爰象而任胸心。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論語後錄。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士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爲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言也。黃氏後案。晉書紀瞻傳曰。

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灑神於史籍。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引經語意正同。是師說相傳如此。何解作僮僮語。史稱何晏與夏侯榮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史又稱荀榮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穢穢。而榮之兄俛殿其說之不當。然則何氏論性論天道。皆虛無不可窮詰之說。與荀榮等作謎語。而見斥於荀俛者耳。自宋以後。言性與天道者分理氣。申其論者大抵超陰陽以上而求天之理。離心知之實而求性之理。亦不能不推之空渺以神其說。而矯之者。如東發先生云。子貢實不得聞。學者言惟與天道所當退而自省。近顧亭林云。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君子之所恒言。又謂明季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墮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東發先生斥宋季。顧氏斥明季。此救時之論。豈經指之果如此乎。劉氏正義。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觀股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子。語魯太師樂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浸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詛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羈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

按如諸家之說。古無以天道作天理解者。且於文道從是從首。猶路也。天道者如不知棋局幾道之道。蓋既有天。即有陰陽。日月迭運。雷風相薄。泰極則否。剝極必復。以爲無定。而若有可憑。以爲有定。而屈伸消長。孰爲爲之。孰令致之。又無可指。易傳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加一命字。義更明顯。理從里從玉。乃玉之有文理者。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於漢博士之作樂記。三代時無此語也。或曰。漢自董仲舒解春秋經。已嘗雜五行災祥言之。董氏通儒尙爾。風尙所趨。賢者不免。鄭氏兼學讖緯。其以吉凶禍福解天道。亦爲風氣所囿。是則然矣。然一天道二字。而其解釋隨時代爲轉移。則大不可。漢儒去古未遠。各有師承。何氏雖雜以道家言。其所謂新新不已者。即中庸之至誠不息。然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祗祥妖孽。必先知之。與鄭義固相通也。至以理訓天。則更空洞荒渺。不可究詰矣。劉氏據且佳菴文稿。以詩書禮樂爲文章。以易春秋爲言性與天道。其論精確不磨。故詳著之。

【集解】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唐以前古注】後漢書桓譚傳注引鄭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皇疏引太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舉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昔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雖可復值。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

按叔明吳太史慈之後。吳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通論語禮記。尤精三元。每講說。聽者常五百人。邵陵王綸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事蹟略見南史及齊書沈峻傳。七錄有太史叔明論語集解十卷。隋經籍志云。梁有十卷。亡。今惟皇疏引其二節而已。以此條爲孔子死後之言。可謂創解。亦備一義。

筆解。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而知天人之性乎。

【集注】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困學者

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綴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餘論】論語意原。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秘以示人。欲天下皆知也。日知錄。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又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論語補疏。釋文云。何云元亨日新之道。鄭云七政變通之占。鄭氏此注見後漢書桓譚傳注所引。蓋自春秋時易學不明。而梓慎裨竈之流。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以天道遠。人道邇。權焉知天道。而天道之稱。究未能言。孔子贊易乃明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臨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於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於恒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道即行也。天道猶云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蠱曰。終則有如天行也。剝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舉當時以奇怪虛誕爲天道者。一旦廓而清之。記載哀公問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言天道在消息盈虛。在恒久不已。在終則有始。在無爲而物成。與七政變占。迥然不合。鄭氏以此解論語。淺之乎觀聖人矣。駢經室集。此子貢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不聞也。又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道。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即關乎天道。此天道即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也。即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按焦氏此論。抑鄭以伸何。但非爲宋儲張目。何者。盈虛消息之理。與七政變占雖有精粗之別。而理固相通。至宋儲言性。分爲義理之

性與氣質之性。言天亦分爲理性之天與氣數之天。則唐以前人尙無此說法。何況三代。太史公作史記。於古文之難解者。輒自加注釋。其於性下加一命字。意更明顯。阮氏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真本。其言雖不盡可信。然其指氣數言。則無疑義矣。

〔發明〕焦氏筆乘。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于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又曰。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論語集釋卷十

公冶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皇本無之字。

【集解】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致行也。

【集注】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亦及也。故箴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別解】包慎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瞽瞍。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黃氏後案。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播焉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韓子引此文解爲文譽之聞。義正通。昔過則喜。承譽則恐。此仲子之所以賢也。

按此以有聞爲聞譽。亦可備一說。

【餘論】四書辨疑。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弗及哉。况經中亦無門人自謂弗及之文。范氏之說當刪。此一節但言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矣。如此則意圖無病。

按論語中皆記聖賢言行。而專記賢者善行者。惟此一章。故集注取范氏之說。誠非無因。陳氏亦失之未考耳。

【發明】朱子語類。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不去行處著功夫。反身錄。未行而恐有聞。子路急行之心。真是惟日不足。所以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未嘗見諸行。即行而未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孤負時日。讀至此不覺慙愧。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考異】七經考文。尼利本是以謂之文也。無也字。

【考證】劉氏正義。世本云。孔達生得閔叔穀。穀生成叔丞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圍。圍即孔叔圍。亦稱仲叔圍。邢疏引證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蓋也。論語稽。孔慳之册銘曰。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然其人於倫紀之間。帷薄不脩。觀渾良夫之通於其妻。而大叔道之再獲其女。皆三尺童子所羞稱。故子貢疑其人不足爲文。夫子則就文論文。故取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以許之。殆亦善善從長之意歟。

【音讀】羈經平讀。此當以敏字爲句。而好學不恥下問皆承敏字而言。謂其知識敏疾。而又好學不恥下問也。敏者天資。學問者人功。天資美而人功又盡。文子之所以爲文也。學者誤讀敏而好學爲句。於是近解乃增出位高字。便與質美相配。若然。則經文當云。敏而好學。貴而不恥下問矣。且所謂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

【集解】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也敏者謙之疾也下問凡在己下者也。

【集注】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說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賢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見蘇氏論語拾遺）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

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諫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餘論】朱子或問。先王之制諱。以尊名節。以壹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諱。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諱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發明】薛瑄讀書錄。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並沒其微善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考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考證】錢大昕後漢書考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入旁。劉氏正義。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論語稽。子產者穆公之孫。子國之子。魯襄公八年見左傳。十九年爲鄭卿。三十年執政。歷仕鄭簡定二公。凡相鄭二十二年。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其於晉當悼平昭頃定五世。於楚當共康鄭敖靈平五君。周旋兩大之間。戎馬交爭。鄭恃之以爲安危。其行己恭。事上敬。則謙謙君子也。其養民惠。使民義。則良相也。故孔子稱美之。黃陶菴曰。子產者救時之相也。參王霸而用之。去其邱賦刑書之失。即可進於王。無其兼禮守義之心。亦可流於霸。不王不霸之間。其子產之自處乎。蓋亦春秋已來。一人而已。

【集解】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集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諄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餘論】蔡清四書蒙引。恭敬分言。則恭主容貌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主容貌。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主容貌。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考異】皇本作久而人敬之。七經考文。足利本同有入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久而人敬之。

【考證】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山東通志。晏城在濟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集解】周曰。齊大夫。晏姓。平禮。名嬰。

按凡邢疏所稱周曰者。皇侃本高麗本俱作周生列。無一及漢之周氏。周氏名字爵里俱佚。與包咸皆治彊侯論語而爲其章句。諸志不著錄。惟見何晏集解序。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松之注。姓周生名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邢昺論語序疏作字文逸。考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則邢疏是而陸作文逢誤也。其義說隋唐志皆不及著錄。惟何晏集解採之。今論語周氏章句論語周氏義說各一卷。俱存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又引孫綽云。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按論語後案云。皇本經文多異字。先儒以覆鼎疑之。此作人敬之。以春秋傳事觀之亦合。平仲身遭季世。而使人能久敬之。則爲交之善也。（劉寶楠云。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

【集注】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餘論】張志烈四書大全辨。或曰。晏嬰於管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於周交柏常養。於魯交處士蘇晉。與孔子處者八年。悅孔

子弟子曾子。聘之仕。曾子固辭。於齊友大夫吳翰。分倉粟府金與北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爲上客。此正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先者也。晏子之言曰。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不任於上則輕譏。不篤於友則好誹。此邪人之行也。事君盡禮行忠。不正得祿。不用則去而不譏。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誹。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之。其善交久敬亦可見矣。黃鶴齋惠迪遺言。(四書拾遺引。)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誤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貽後悔。故必山淺漸深。由疎漸親。爲時既久。灼見真知。然後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此其所以爲善也。或問交主於敬。如子所云。交不可敬乎。曰。交所以用吾情。敬所以行吾心。試參閱弟子入則孝章。汎愛交之謂也。親仁敬之謂也。敬行於久善交之謂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考異】釋文。梲本又作櫨。藝文類聚述論語梲字作柶。翟氏考異。按玉篇櫨與梲同。柶雖與梲音有別。而爾雅注疏並訓爲梁上短柱。蓋亦可通用。

【考證】全祖望經史問答。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充當從。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濫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藏孫。恐其笑人不諳方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未必然者。蓋臺門及玷。饑隴朱紱。出自夷吾之沐浴。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僭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論而朱子採之也。蠹理平議。龜之名蔡。未知何義。包氏此解亦臆說耳。竊疑蔡當讀爲數。說文又部。數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數。讀若費。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以其用而名之曰數。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數與蔡音相近。孔氏廣雅經學旨言謂蔡蔡叔之蔡。即數

三百之數。然則以蔡爲數。猶以蔡爲數矣。論語後錄。此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矣。禮書逸禮言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侯禮大夫士祭著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夫龜六寸。非也。經義雜記。左傳襄二十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五寸。且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爲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詎蔡爲大龜乎。劉氏正義。左昭五年傳。吳駭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卅再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是蔡長尺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爲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路史國名紀言。駢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鑿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四書典故辨正。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稅。既積且韞。則建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四書辨證。龜人掌六龜之屬。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有室。則文仲非差在居。差在所以居之者。夫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也。而管仲僭之。故君子以爲濫。孔子謂難爲上。乃魯因賜而得用天子廟飾。管仲以之奉己。文仲以之媚神。故夫子譏辭不同。

按漢人說。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與朱注異。西河毛氏遂引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後漢輿服志。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稅。並指文仲言。不知夫子之意在譏其不智。非譏其僭。考左傳武仲爲季氏所逐奔鄆。自鄆如防。使其子爲納大蔡請立後。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又明堂位。封父龜與大璜大弓。並爲成王賜魯之器。據此則蔡即大

蔡。乃天子之龜而賜魯爲宗器者。依家語文仲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也。然則居蔡非僭居蔡。而以天子之廟飾以之媚神爲不智耳。集注不誤。

【集解】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獻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柄也。剡鑿爲山。稅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也。

【唐以前古注】文選七命注引鄭注。蔡謂國君之守龜也。禮器正義引鄭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左氏文三年傳正義引鄭注節柄也。剡之爲山。稅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常有之。

【集注】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剡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詭黷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餘論】朱子語類。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分明說出。要人理會。如臧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便說其既惑於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善龜之地。須自有合當之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稅以藏之。是其心一向倒在卜筮。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其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仁。聖人今祇主不知而言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考異】皇本何如下有也字。

【音讀】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漢書入表引此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皆依於孔子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章曰。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行之道。不相須而成。人有信者未

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蔽于子玉。其仁何毀。亦讀知爲智。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讀知爲智。論語足徵記。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班固古今人表引未知焉得仁二語。表中所列九品。智人下仁人一等。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智蔽於子玉。皇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遷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然則班固王充鄭君皆以孔子論子文子文子諱未得爲智人。爲爲仁人也。何晏引僞孔安國注曰。未知其仁也。故釋文知先音如字。果爾。則未知下豈應增焉得二字。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其仁也。不曰。不知焉得仁也。集注從之。誤矣。

按邢疏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又言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皇疏亦云。李充謂爲不智。不及注也。是此說已爲注疏所不取。故集注同之。

〔考證〕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呂氏春秋。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高誘注曰。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翟氏考異。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周呂不韋說。以其事屬孫叔敖。考叔敖之爲令尹。在楚莊王十六年。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仕三已事。楚圖且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語著於春秋外傳。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寧不較莊呂爲可信。四書大全辨。子文之爲令尹。距孔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子弑齊莊公。陳文子爲大夫。時孔子生四歲耳。子張復少孔子四十八歲。去陳文子已遼越。况令尹子文哉。子張投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事而謂之忠清。皆曰未知焉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代陳之功使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薦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未聞子文之三仕三已也。且其使子玉爲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幾。明不獲已而使子玉爲令尹。子文不聞告新令尹之政。子玉亦必不能聽舊令尹之政也。又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閔丘嬰申鮮虞奔魯。不聞陳文子須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

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文子請許之。慶封陳須無皆至。會時去弑君不二年。崔子尙相齊。文子固仍在齊預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朝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也。是歲始反。盧蒲癸言王何而反之。不聞文子反於先也。崔氏之滅。文子在齊。不聞與謀。慶氏之奔。文子實與謀焉。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魯子無宇於萊之田。從慶氏得歸。而戕奔發梁。絕慶封之救。欒高陳鮑介慶氏之田以殺子之。文子之謀居多。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恒遂弑簡公。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按莊子肩胛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太史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文子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疑也。左傳崔氏之亂。閔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遂奔魯。申鮮虞饑貧於野以葬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令尹。此申鮮虞違之他邦又一邦事。與文子同事。姓名易譌。而子張復因之傳疑也。二大夫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夫子安從知之。而安從論之。故爲此存不論不議之辭。而亦不置一譏貶。他日告子張曰。多聞闕疑。蓋有以也。四書釋地。闕穀於莧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此二十八年間。有二已二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於楚莊王手。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憲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耳。大全辨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不信論語。眞顛倒之見矣。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憲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闕穀爲令尹。則憲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四書勝言。孫叔敖三事三舍事。荀子莊子皆有之。此荀莊之誤。不得以疑論語也。孫叔敖舉海濱。本期思之鄙人。並非公族。舍即去此耳。焉有至再至三之事。且闕子文任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於楚莊。史記稱叔

散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廢邱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終朝三褫。立朝所產。夫子不得而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闕且廷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況且廷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爵讓祿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妾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汪中述學。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雄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黜。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黃氏後案。金言父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闞班殺子元。闞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卒。鄧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闞穀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與。甯上全氏駁金說謂。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言忠。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鄧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太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式三謂全氏亦以意言耳。左傳既言其卒時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矣。三已必四仕矣。此事蓋不可考。顧震甫有楚令尹表。不言闞穀。而成嘉之後。繼以闞椒矣。式三謂此等事有難爲表者。周燭齋云。子文之卒。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在成王之世。自初爲令尹以至遜位子玉。二十八年之中。亦未確。

【集解】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闞名穀。字於菟。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

【集注】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至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考異】唐石經棄字作棄。臯本違之之一邦下之字下有至字。七經考文。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釋文。魯讀崔爲高。今從古。獄本又作殺同。九經古義。崔子鄭氏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王充論衡曰。仕宦爲吏亦得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織鄭氏之注。幾不知充語何所指也。羣經平議。崔子弑君。何得改讀爲高子。釋文此條。必有踏誤。所謂讀崔爲高者。下文兩崔子也。陳文子因崔杼弑君惡而逃之。豈得稱之曰吾大夫崔子。且當時列國大夫雖未必賢。亦豈人人皆崔子歟。魯讀爲高。甚有義理。高子謂高厚也。襄十九年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臺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惟高子從君於昏。故不能制崔杼。而反爲崔杼所殺。於是崔杼始專國政。卒成弑君之禍。文子推原禍本。於高子有深憾焉。每至一國。見其執政之世臣庸庸尸位。無有深識遠慮。故輒發猶吾大夫之歎。魯論所讀。必是師說如此。陸德明誤謂經文崔子魯皆讀爲高子。遂於首句出之。則失之甚矣。

【考證】四書釋地。開方之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然其陳文子采邑殆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字讀得高唐。陳氏始大。劉氏正義。曲禮云。問大夫之當。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四匹馬。陳氏輟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十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圍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闔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經史問答。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閭。觀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猶讀左氏傳。蹤跡自見。斷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包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弑君。

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立句溪雜箸。(劉氏正義引)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過庭錄。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誤。

按潘維城云。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莊公見弑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難豫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厚之昏者。識其昏而去之。不可謂非清矣。然其始也。賀賀然來。子故謂爲未知也。左氏爲古文家學。魯論讀崔爲高。乃今文家說。然即以古文書證之。義亦可通。

較古論爲長。

【集解】孔曰。崔子陳文子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四匹馬。逸而去之也。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大哉仁道之宏。以子文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逆。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不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又引顏延之云。每適又違。潔身者也。

【集注】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發明】朱子語類。今人有小利害。便至於顛紅面赤。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愠。有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其

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易事。須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細看。便見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考異】唐石經作再思可矣。三國志吳書諸葛傳注同。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

【音讀】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四書辨疑。三作平聲。乃是致日之空名。

按下文明出再字。則三應如字讀也。集注讀爲去聲非。

【集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惠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致過。不必及三思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又李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君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俱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得美之言也。

按李彪不知何許人。趙考晉書及隋唐經籍藝文諸志。均無名李彪者。隋志有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集。梁十卷。初疑爲豹之別號。後考世說注云。豹號正熊。則非豹書。當再考。

【集注】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善。三期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別解】升庵全集。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以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飾乎。時人皆言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旨微婉。蓋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黨而納賂專權。而與兵封植以肥

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按此說亦是。可備一義。

〔餘論〕四書辨疑。王際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三。何遽爲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三思之三既爲去聲。則文子之三思不止三次而已也。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之蔽。非謂天下之事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也。讀四書大全說。程子言思在善一邊說。方得聖人之旨。那胡思亂想。卻叫不得思。洪範言思作睿。孟子云思則得之。思原是人心之良能。那得有惡來。思者思其是非。亦思其利害。只緣思利害之思亦云思。便疑思有惡之一路。乃不知天下之工於趨利而避害。必竟是浮情慕氣趁著者。耳目之官。揀肥擇瘦。若其能思。則天然之則。即此爲利矣。故洪範以思配土。如水曰潤下。便游移不貞。隨地而潤。隨下而下。若土爰稼穡。則用必有功也。季文子三思而行。夫子却說再斯可矣。顯然思未有失。而失在三。若向利欲上著想。則一旦不可。而況於再。三思者只是在著一條路上三思。如先兩次是審擇天理。落尾在利欲上作計較。則叫做爲善不終。而不肯於善之一途舉用其思。落尾掉向一邊去。如何可總計而目之曰三。後人只爲宜公竊執一事。徯落得文子不值一錢。看來夫子原不於文子施誅心之法。以其心無可誅也。金仁山補其黜舊僕一事。爲奪宜公之權。如此吹毛求疵。人之得免於亂賊者無幾矣。文子之黜舊僕。乃其打草驚蛇之大用。正是一段正氣之初幾。爲逆亂之延作砥柱。到後來不討賊而爲之納賂。則亦非但據一身一家之害。而特恐其不當之反以誤國。故如齊以視魯之從魯而行之計。文子始終一觀其待時之心。直算到逐魯父之日。豈但不從賊一大結果。看來做得也好幾與狄梁公同。且執剛君子仲途也敬讓也。非盡宜公也。屈之於宣公。而伸之於東門氏。亦是義理極和處。宜公文文公之子也。惡視既死。而宣公又伏其辜。則文公之血脈摧殘幾盡矣。故文子於此熟思到底也。在義理上退回審處。不然則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迺莒邠之難而不屈。豈懷祿長死而甘爲逆黨者哉。

宣公之詞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曰。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皆諷宣公以誅仲遂。仲遂誅。則宣公固不妨如叔孫舍之得立也。宣公既不之聽。便想從容自下手做。乃以天子再斯可矣之義處之。則當亟正討賊之詞。即事不克。此心已靖。而不必決逐東門之爲快耳。除聖人之大中至正。則文子之與溫太真狄梁公自是千古血性人。勿事輕爲彈射。又云。凡爲惡者。只是不思。曹操之揣摩計量。可謂窮工極巧矣。讀他讓還三縣令。却是發付不下。緣他迎天子都許時。也只拚着膽做去。萬一官渡之役不勝。則亦郎當無狀矣。又如王莽於漢。也只乘著時勢莽撞。那一事是心坎中流出的作用。後來所以一倍蠢拙可笑。三代而下。唯漢光武能用其思。則已節節中理。掣滿帆入危地。饒他危險。總是此心不靈。季文子則不然。後世唯魏相李泌似之。益以知思之有善而無惡也。黃氏後案。三思謂思之盡善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杜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據傳文杜注。則再思者思其始。復思其中。三思則思其始中終也。彌平子東京賦曰。必三思以愼愼。是也。張子韶論語絕句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子韶之說。亦用舊解。又林德甫黃繼道胡仁仲說亦同。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稱許之辭如此。而子聞之也。文子行事之善者可稱再思。或稱之以三思而不得也。夫子言再思斯可。而文子所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簡得中也。

【發明】論語稽。文子生平蓋禍福利害之計大明。故其美惡兩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過爲謹慎。然其流弊。將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蓋孝義節烈之士。雖天分學力兼而有之。而臨時要必有百折不回之氣。而後可成。古今來以一轉念之誤而抱恨終身者多矣。此章再思三思。界限甚大。分際甚明。讀者不可忽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考異】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知作智。

【考證】江永春秋地理考質。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爲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論語稽求篇。集注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考春秋僖十九

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二十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尋兆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速。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衛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二十八年。爲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曩饋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爲衛成十二年。然後武子之名一見於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泣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四書人物備考。武子未嘗仕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于向。至三年俞始盟宛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黃氏後案。有道之知。注以文公時言。駁注者謂古者公族大夫父死子繼。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速猶會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伯詩及甬上全氏廣引左傳以證。故說者多依朱子注。以有道屬文公時。趙鹿泉謂成公自賴曩饋之從安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罕被大國之兵。先之下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模。至於外平晉魯。內返匡戚。此可謂有道時。皆甯武子力也。依趙說則有道屬成公。

按衛文成二君。皆不得爲有道。而亦未嘗大無道。此有道無道。當以衛成公時國之安定危亂言之。樊氏延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及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說同。集注失於考證。毋庸深諱。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在朝者甚多。只當依注。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不足據也。

【集解】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誠也。孔曰。作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主期云。或曰群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尙善。動而不圖者也。愚無預焉。至於群愚。翰光滯彩。恬然無用之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又引孫綽云。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常。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

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集注】甯武子衛大夫。名命。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餘論】四書辨疑。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讎殺元咺子角一事而已。晉以私忿。必欲致之於死。至使醫衍醜之。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爲者。今反謂其爲愚。推窮此說。令人昏悶。果謂其爲作愚也。却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爲風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本與邦無道首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於武子行事中。必有所指能自翰晦之事。故歎其人所不能及也。魯文賦汲露形弓。武子作爲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爲愚不可及。亦有取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免患。此說爲是。

【發明】論語稽。上章論季文子之知。此章述甯武子之愚。正可兩兩互勘。大凡烈士殉國。孝子殉親。皆必有百折不同之氣而後成。當其不知有性命。不知有身家。一往直前。無所顧忌。有似乎愚。及其至性至情。動天地。泣鬼神。人乃以爲不可及。而不知所不可及者。即在此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之一念乎。武子仕衛。進不求達。退不避難。在見幾而作之士。不免從旁竊笑。而卒各行其是。以保其身。而濟其國。此夫子所以歎美之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考異】臬本不知所以裁之下有也字。

【音讀】釋文。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連狂簡字。經讀考異。案近讀作一句。從孔氏讀也。釋文引鄭氏注以吾黨之小子句截。是以小子絕句。狂簡另爲句。朱子集注本此。

【考證】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朱子論語序說

注。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季康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詛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詛。本皆一時語。而所詛有異同耳。史記辨惑。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初不言其爲何而發也。孟子亦載之云云。此正一事。但辭小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四書釋地續補。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複出於二年戊申云。

【集解】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按沈壽論語孔注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焦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附。說詳劉氏正義。論語古訓亦云。此章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蓋鄭不從舊讀。故所解亦異。惜乎無考矣。

【集注】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餘論】四書辨疑。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注文變其文而用之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答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之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爲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也。萬章之

問。與此經文既已不同。孟子之答萬章者。亦不可施之於此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乃思其狂狷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之也。說者宜云夫子知其終不用也。於是特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慮其門人狂而志大。簡而疎略。徒以斐然之文而成章篇。違理害道。不知裁正。恐有誤於後人。故欲歸而裁正之也。思狂士一節不必取。

按狂簡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狷。說文無狷字。應作狷。簡狷聲相近。狂簡即狂狷也。

【發明】陸稼書四書困勉錄引徐氏惜陰錄曰。莊周亦是狂士。以不知裁。遂肆爲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變。已揭見來茲之禍根。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考證】困學紀聞。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尙難爲之節惠說。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陶宗儀輟耕錄載吾丘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昔肩。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達。見周彞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說矣。大戴禮衛將軍子篇。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集解】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葬。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按皇疏不言出春秋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爲謚。邢疏蓋本於釋文。然釋文伯夷姓墨。叔齊名智。皆不與皇疏同。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注。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集注】伯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別解】四書改錯。此惡字即是怨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善惡之惡。則念時未必知。即不念亦不必使惡人曉。且不念已耳。人亦定無以我之念不念分恩怨者。何爲怨希。

論語稽。舊惡毛奇齡以爲夙怨。義長。當從之。夷齊之清。雖周武猶不如其意。似難與之相處矣。然惡惡雖嚴。而中無城府。所以人不怨之也。

按魏書。房缺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於缺伯。缺伯署其子爲四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劭殺王廣之。及勳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盛相獎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此舊惡並作夙怨解。漢晉以來。舊說如此。較集注爲勝。

【餘論】蔡清四書蒙引。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爲仁人盛德事。固也。然庶猶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爲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奸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歛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爲所廢。亦惜其死而爲之流涕。此無他。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人也。

【發明】朱子語類。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祇見其善。不見其惡。聖賢之心皆如此。林希元四書存疑。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於有心也。若惡其人而出於有心。則追念不忘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考異】釋文醯亦作醢。五經文字。作醢者俗。七經考文。補遺古本或下有八字。

【考證】通志略。微生高或云卮生。四書辨證。釋文莊子盜跖篇。卮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蘇秦語燕易王曰。信如卮生。期而不至。抱梁而死。蘇代語燕昭王曰。信如卮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高誘注。卮生高魯人。鮑彪注。卮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卽論語微生高。翟氏考異。莊子盜跖篇注漢書上表注。俱云卮生卽微生高。微卮字以聲轉通借。潘氏集箋。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卮生高。高誘注魯人。莊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卮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後錄論語跋質翟氏考異蔽匡考古錄或以微卮爲聲之轉。或以爲古字通是也。竈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卮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竈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既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卽其乞醢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論語稽古說多以微生高卽卮生。與女子期於河梁者。然魯又有微生畝。則微生固魯之著姓。不必以微卮字通用。卽卮生也。且彼以信聞。此以直聞。直與信固兩義。未容牽合。

按書鳥獸學尾。史記作微。微卮古通。漢書古今人表。卮生高卮生離。師古曰。卽微生高微生畝也。是微生卽卮生。仍當從舊說。

【集解】孔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集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乞諸鄰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餘論】四書翼注。此是論直。非論施惠於人。若是濟人利物之事。如有人枵腹待斃。我自顧蕭然無有。卽使貸鹽河侯之粟以濟之。何嘗不可。必曰我以直聞。安得爲汝計。則儉父面目矣。醢非人必不可少之物。有則與之。無則辭之。沾沾作此態。平日之得直名者可知矣。此言存直道。非攻微生高也。黃氏後案。醢本可有可無之物。而必曲遂乞者之意。是爲不直。朱子言掠美未必然。言曲意徇物是也。謝顯道謂周急濟難。不是不直。疑經文之未詳。張子韶謂高不爲抗直。夫子稱其美。二說皆不可從。呂伯恭曰。乞醢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

乞醴於郟爲不直。何不可之有。

【發明】顧夢麟四書說約。古來祇爲周旋世故之念。壞盡人品。如微生乞醴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却祇是第二念。非當下本念。夫子有感而歎之。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考異】舊無子曰二字。釋文曰。一本有子曰字。恐非。

按此章皇那本並有子曰字。

【音讀】釋文是將樹反。又如字。邢氏疏曰。此讀是如字。謂便習聲辟。其足以爲恭也。書同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曰。便辟足恭。正義曰。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勿與也。翟氏考異。孔氏以尙書論語互相訓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兩爲對偶。表記又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失足于人足恭也。失色于人令色也。失口于人巧言也。三者亦並言之。足當如字直讀無疑。其義自爲手足之足。論語足徵記。此即表記所謂失口失色失足也。邢疏曰。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是也。朱注。足過也。則非矣。

【考證】四書釋疏。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明即作春秋傳者。而集注云。古之聞人。蓋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宜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乃曰左丘明恥之。則籍爲古人。其恥巧詐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衆論。何嫌取正左邱乎。但史記言左邱失明。則似替故而名明。此亦不足信。如孫臏則足而名臏。未肘之前。豈無名耶。劉氏正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叙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譜文

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授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論語發微。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意則丘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謂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丘明書也。丘明爲魯太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朱竹垞孔子弟子考。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曰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真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索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爽也。謂丘明之傳。釋孔子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採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心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醜。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柯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按左丘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迨宋竊儒。盡合三傳記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按唐人趙匡陸德明輩謂。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衆口紛紛。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並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識禮者之失矣。論語稽求篇。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明嘉靖間

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南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倉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曆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撮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陸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邃律曆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竹聽之冥冥。反曰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甘尊之與聖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注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亂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入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反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臘。而茫然無據。但以前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版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即禘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即月令詛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詛。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詛言。右史詛事。故經爲紀事。傳爲詛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詛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史。爲詛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鑿定左史詛言。右史詛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語本事。非如弟子祇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任者。極左袒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獄。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商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

彭爲靈靈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事。季氏疑左傳爲彊著作。以合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

按集注古之聞人之調。總因從語氣上着眼。朱子語類曰。左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朱子或問曰。先友鄧著作姓名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此皆失之武斷。鄭澗深誌氏族。謂左姓邱明名。在魯者則居於左邱。以地爲氏。然氏族所載。並無左邱氏。亦自相矛盾。竊謂孔注左邱明魯太史之說。漢班固藝文志因之。公羊沈文何云。孔子修春秋。左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漢書楚元王傳。左丘明親見夫子。是漢人舊說如是。究不可廢也。或疑對弟子不應稱名。然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子對顏回嘗嘉許之。獨不可施之左丘明乎。余終以集解之譌爲長。

又按左丘明姓名大約可分三說。有謂左是氏丘明是名者。此孔穎達左傳正義之說也。漢書劉歆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後漢齊范升傳。左氏不認左氏。而出於丘明。杜預左傳序。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元和姓纂。左氏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魯有左丘明。鄭樵氏族略。左姓丘明名。薛應旗孔子集語。左丘明爲古左史倚相之後。均主此說。有謂丘是姓明是名。而稱其書曰左氏傳者。因丘明爲左史。故以官稱之。此俞正燮癸巳類稿之說也。南朝丘遲明言遲乃左史丘明之後。廣韻十八尤丘字下注引風俗通云。魯左丘明之後。而所載之漢四十四複姓獨無左丘。是此說不始於俞氏也。然史記太史公自序。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語。是左丘兩字爲氏。明爲名。自太史公始。宋塾學經義考則謂。其書爲左氏傳。不稱爲左丘氏傳者。則因孔門弟子避夫子諱之故。以此說最爲有理。或謂古人二名得簡舉一字。如晉重耳可簡稱晉重。魏曼多可簡稱魏多。故左丘明亦得簡稱左丘。亦可備一說。

【案解】孔曰。足恭便辟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經協云。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

按協不詳何人。梁七錄隋唐志陸氏經典叙錄皆不載。江熙集解論語十三家。有經播而無經協。僅臯疏引之而已。錄存以俟博雅君子。又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矜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集注】足過也。程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邱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發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餘論】黃氏後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顏注共讀曰恭。謂便辟也。洪筠軒經義叢錄引之以證左邱明。程朱二子以左傳是非或謬。非此經之左邱明。此從啖叔佐趙伯循王介甫之說。故曰古之聞人。案左傳是非之謬。有後人誣之者。汪容甫作釋疑以辨之矣。其有顯然悖謬者。左氏作傳。授之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之後。傳楚人鐸叔。趙人虞卿。如傳所稱君子之評辭。有諸人增入之者矣。觀其大體。發明聖人之道爲多。固非左邱明不能作也。左爲姓。邱明爲名。說詳段懋堂文集。朱竹垞以左邱爲複姓。因避孔子諱而稱左傳。其說據廣韻邱字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間因有欲以邱姓入承先賢之後者。禮部力駁之。其謬不行。

【發明】許謙讀四書叢說。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出此等可恥之事。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惡人。學者功夫皆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到大事亦以爲常。終爲君子矣。

按熊勿軒標題四書於前章注云。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者以類相從。充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可恥之事。亦此意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考異】阮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裘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雅也篇衣輕裘而誤行輕字。論語古訓。此當因雅也篇衣裘致誤。錢詹事曰。此宋人妄加。改北齊書唐臣傳。顯祖嘗服青鼠皮裘賜臣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

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裳與朋友共。梁服。是邪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裳。共梁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梁氏旁證。張載論語說亦云。車馬衣裳。與賢友共。蓋宋以前人。衣皆不讀去聲。今注疏皇本正文俱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而集注亦因之耳。邢疏有衣裳以輕者尙美語。亦與集注同。

「音讀」白虎通綱紀篇引論語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爲句。何焯義門讀書記。白虎通德論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敝。唐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有。鹿裘共敝同爲客。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軾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經讀考異。案近讀從共字爲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爲句。朱少白云。白虎通作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爲句。無衣字。與皇侃疏同。今書殆因乘肥馬衣輕裘而傳寫之誤。至其語意直捷。尤得先賢氣象。蓋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潘氏集箋。皇疏有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足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此又一說也。劉氏正義。白虎通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已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顏淵李路侍。李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韓詩外傳六。遇長老則修弟子之儀。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包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卷四引同。潘氏集箋。據此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信之上者。劉氏正義。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慮。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四書辨證。邢疏專在尊勞曰侍。閔子侍側疏同。於侍坐則曰。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則侍與侍側以立言。而儒行孔子侍疏言侍坐。孝經曾子侍註言侍坐。何也。儒行上有哀公命席之文。孝經下有曾子避席復坐之語。故訓侍爲侍坐。未可以例此也。

【集解】孔曰。憾恨也。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於人。懷歸也。

【唐以前古注】文選思玄賦注引鄭注。盍何不也。皇疏。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顏淵所願。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被鑄鍛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孔子答願已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又引殷仲堪云。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才。不覺非己。推誠闇往。感恩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山之志與也。又引李充云。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又引變雄云。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集注】盍何不也。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餘論】讀四書叢說。子路之意須議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_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不可祇泥車馬輕裘看子路。四書辨疑。伐善之善。乃其凡己所長之總稱。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藝。通謂之伐善。今乃單指善爲能人。解施勞爲伐功。恐皆未當。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分之爲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邪。或曰之說。於義爲順。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勞苦之事加於民也。夫勞民不郵。乃古今之通

患。桀紂幽厲之事。且置勿論。請以近代易知者言之。秦始皇隋煬帝之世。勞民之事。無所不至。四民廢業。人不聊生。死者相枕藉於道路。於是盜賊羈起。天下大亂。生民荼毒。何可勝言。由其施勞於民之所致也。顏子之言。於世厚矣。願無施勞。安人之志也。既無伐善。又無施勞。內以修己。外以安人。成己成物之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爲不伐。其志止於成己。而無及物之道。既偏且隘。不足以爲顏子之志。養之以安。恩已在其中矣。不可再言懷之以恩也。况恩宜普徧。非可專施於少者。老者亦當及之也。前說全言夫子作爲。後說全言人從夫子之化。後一說既無前說數者之病。又其道理自然。氣象廣大。與近者悅。遠者來。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義同。後說爲是。論語述何。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發明】松陽講義。子路車馬輕裘。與豪俠不同。豪俠輕財好施。從意氣來。子路從義理來。見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者亦抑然自下。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見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代施自無從生。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亦非他意。祇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解】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集注】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辭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發明】魏環溪寒松堂集有四種人說。(松陽講義引)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非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違非所違。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非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顏氏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

兩容之尙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大夫。夙號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皆以爲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松鷗講義。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最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奉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讀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判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一分。便成一分病痛。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改者却少。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內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再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內自訟。若預子之不貳過。不違復。則皆從能見能自訟求。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喫緊工夫。不從這一關著力。種種工夫。皆不能透徹。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慎恐懼。朱子語類。問程子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腎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腎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使無悔。

按魏氏四種人說應改爲三種。尙有剛者一種。亦夫子所未見。又朱子亦深於佛學者。故知自訟留在心腎之非。非遷於禪理者不能有此見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考異】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

【音讀】邪疏。衛瓚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言安不如我之好學也。朱子文集答都昌縣學諸生曰。此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經讀考異。案近讀從焉字絕句。據疏引衛瓚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荀子安特將學。離騷志願詩書而已耳。三年問安作焉。新序引論語斯焉取斯。焉知來者之不如。今焉並作安。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王嘉傳引則將焉用彼相。焉作安。）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竝得通。是又以焉字連下讀。王荊公答王景山書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邱者。即從衛瑾讀。可以舉證。又漢齊李尋傳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漢人引書以便文成句。不可爲斷。

【考證】禮記曲禮。入學必式注。不誦十室。正義引論語十室之邑二句爲證。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下。楊倞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聚德之士存焉。論語釋故。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言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論語稽。古者生聚未蕃。左傳都城不過百雉。大都參國之一。

則國之雉僅三百耳。中五之一。爲六十雉。小九之一。爲三十一雉。夫此三十一雉之城。且不逮今之一堡一集。居民有幾。况列國紛爭民卒流亡乎。則十室之邑。疑亦有之。

【集解】邢疏。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誦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瑾讀焉爲慶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具存焉。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爲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忘。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遺也。又引衛瑾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集注】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勉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餘論】羣經平論。如丘者焉。乃聖人之謙詞。言十室小邑之中。他不敢望。至如丘者。必有之矣。集注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失孔子語意。黃氏後案。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因以忠信爲重。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式三謂忠者心之盡。信者言之實。不能好學。而心與言之失可勝數乎。是以四教必曰文行忠信。此章正爲自恃忠信者戒其堅自執耳。讀書堅自執。注經適以侮聖言。制行堅自執。任道祇以乖人情。古今未有不好學之君子也。

【發明】尹會一讀書筆記。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忠信美質乃十室中所以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辭。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

論語集釋卷十一

雍也上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文南面下有也字。

【考證】經義述聞。南面有謂天子及諸侯者。有謂卿大夫者。雍之可使南面。謂可使爲卿大夫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穰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子之德。可以臨民。論語穰里象曰。仲弓淑明清遠。可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皆云可使爲諸侯。故集註因之。然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至說苑修文篇又以南面爲天子。則更失聖言之意矣。凌廷堪禮經釋義。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禮冠者建於戶西南面。牲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符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位者同一僞也。劉氏正義。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

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蒞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而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旨。王崇簡冬夜箋註。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弟子可爲帝王者乎。

【集解】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唐以前古注】檀弓正義引鄭注。言任諸侯之治。

【集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餘論】黃氏後案。劉原文謂顏子爲邦。是王天下之任。可使南面。是君一國之任。詳見書小傳。極確。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考異】注疏本大字作太。後案。此與上章以類聯。古注各自爲章。

【考證】翟氏考異。莊子子桑戶與琴張爲友。又子貢以子桑事問孔子。胡氏謂此伯子即戶。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表次子桑于六國時。不惟子論語違。即莊周書亦不合。論語後錄。呂氏春秋。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高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苑孔子見子桑

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夫子同時。恐非即公孫枝矣。劉氏正義。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水篇。孔子問子桑。云云。異日桑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舉音戶。本又作舉。音于。李云。桑姓舉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舉。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簡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舉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

【集解】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居身敬肅。隨下寬略。則可也。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子桑秦大夫。卓疏引虞喜云。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無文。吾欲說而文之。

按喜字仲寧。餘姚人。預之兄。晉書有傳。册府元龜云。虞喜累徵博士不就。說毛詩略。注孝經。撰周官駁難。又註論語讀九卷。隋書經籍志。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撰。又云。梁有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撰。亡。而唐藝文志亦有虞喜贊鄭玄論語注十卷。陸德明經典序錄不著讀注之名。則二書先後並佚。王肅有心難鄭。故以爲伯子書傳無見。虞氏取說苑孔子見伯子事。隱規鄭失。且以補子雍之缺。已開後來考據之風。惜高文典冊。湮沒不傳。爲可惜耳。

【集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有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詔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按詹氏遺傳四書纂箋云。家語無此文。集注誤也。同人遺於牛馬句。亦非夫子所譏。考此條事出說苑。並非家語。同人遺於牛馬乃劉向語。亦非夫子語。蓋當時考據之風氣未開。往往不及細檢原書。故有此失。然小疵終不掩其大醇也。四書釋地三續有集注援引多誤一條。列舉凡數十事。而此條尚不在內。亦可見錯誤之多。朱子博極羣書。猶不能免。甚矣著書之難也。

【餘論】四書翼注。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蓋敬是臨民不易定理。不消重新張大其辭。仲弓之所辨。夫子之所許。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居敬之簡。見識精明。當務之爲急。器量咸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靜之福。居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貪逸憚勞。蓋腫而不自知。如是則民受其苟且率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清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亟然之。

【發明】鹿善繼四書說約。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衆寡小大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徧。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如此行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生弊。可勝言哉。陳震貧野說書。(論語經正錄引)末世定例成規。密如網罟。守其章程。賢者有所難周。芟其繁冗。天下未嘗不治。可伯子者以此。然以不擾於外者爲簡。子所以僅可伯子也。而以貫攝於心者爲簡。雍所以可使南面也。知簡之可以祛煩。再知敬之可以運簡。則仲弓之可使。伯子之僅可。已判然矣。四書恆解。自古聖王不過居敬行簡而已。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無爲而治。恭己南面。皆是義焉。後世清談虛之士。託於黃老。以貌棄一切爲高明。恍惚離奇爲元妙。謾入雕龍之輩復揚其波。而於是聖人無爲之治亦混於異端。周襄遺廢。重以狂秦苛暴。民不聊生。漢興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一二修潔之士。若申公蓋公等。不事繁文。聽民生息。一時遂至安平。然數人及文景不過得聖賢恭儉之大意而已。若使果有居敬行簡之實學。其規爲當不止此。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考異】皇本問下有曰字。論衡問孔篇兩述此文。一作哀公問孔子。一作孰謂好學。文選懷舊賦注引論語曰。哀公問孔子弟子孰謂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上有孔子字。下無好學字。又楊仲武誅注引文。顏回者下亦無好學二字。釋文。或無亡字。則連下句讀。羣經平讀。亡字衍文也。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此云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彼云今也則亡。此詳而彼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則既云亡。又未聞好學。於辭複矣。釋文曰。本或無亡字。當據以訂正。

【考證】拜經日記。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孔叢伯公羊通義曰。子路死事在哀公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漣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云云。夫子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反魯時年六十八。)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墨書顏子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爲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孔子六十三困陳蔡。)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究覈。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劉氏正義。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饒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諸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毛氏奇齡稽求篇孔子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饒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論語稽

。家語有定公弔顏回事。則孔子似死於定公時。特年紀不合耳。游按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其卒後於伯魚。則在哀公十二年戊午歲以後。年在四十左右。此爲確據。若死於定公時。則在定末年丙午之先。不惟無三十二。且未滿二十七矣。不足據。又按顏子生於庚辰。則三十二歲辛亥。乃魯哀公五年。先進篇謂陳蔡之從。顏子居首。又匡之長。顏子在後。則孔子周遊。顏子實從。攷孔子甲辰去魯。丁巳返魯。而辛亥去庚戌陳蔡之厄只一年。顏子若死於此時。是道路死矣。何顏路請車不曰以爲輜車。而曰以爲椁乎。今攷以車爲椁。確爲殯棺之椁。且子史別傳亦無顏子遭死之文。則是從孔子返魯而後死。所謂年在四十左右者益屬有徵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仁者宜壽。而四十不得爲壽。故曰短命。論語訓。高誘說顏淵卅八而卒。其卒年蓋在獲麟前。獲麟孔子年七十。淵年四十也。三十八之說是矣。

【集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爲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

【集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別解】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以問。則並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邢疏。一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論語稽。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問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哀亦必可以有爲之君。觀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則此時弟子好學一問。殆有求賢自輔之意乎。顏子問爲邦。夫子告以取法四代。蓋帝王之佐也。使哀公得之爲輔。斷不至輕舉妄動。不沒於魯。觀夫子卒。公誅之曰。天不遺一老。莫相予位焉。正有無限含意未伸者在。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朱子既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功夫未到。而遷怒貳過。祇且聽之。此處極不易分曉。蓋不遷怒者

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違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無過時。豈便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非祇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即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功夫未到時。亦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間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克己之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功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賅括作一句說。若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即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焉功也。則亦功效相顯之語也。後案。不遷怒者惡惡如其分。不因一人之怒濫及無辜。不以一事之怒留爲宿怨也。天地有雨寒。不害暘燠之氣。帝王有刑罰。不妨慶賞之心。顏子不遷怒猶是矣。不貳過有二說。唐韓子云。不貳者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援易不遠復之義而本何解也。程子說同。朱子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漢書谷永傳。毋貳微行。出飲之過。顏引注此經爲證云。貳謂重爲之也。此朱子說所本。語錄稱朱子說云。聖人無怒。何待不遷。必非朱子之言也。何晏用列莊之說。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輔嗣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發明】陸桴亭思辨錄。不遷怒正顏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有所便不正。遷怒即所謂有所忿懣也。喜怒哀樂四者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孔子稱之以爲難。反身錄。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詆誦聞見爲學。以誦習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何舍二子而推靜默如愚之顏氏爲也。即推顏氏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勤劬。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博極羣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又曰。顏孟而後。學能涵養本原。性情得力。莫如明道先生。蓋養兼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其言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遷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薛敬軒亦云。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吳康齋所著日錄。則專以戒怒懲忿爲言。有曰。去歲童子失鴨。不覺怒

甚。今歲復失鴨。雖當下不能無怒。然較之去歲則微。旋即忘懷。此必又透一關矣。謝上蔡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上蔡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以上四先生皆實實在性情上用功。此方是學。此方是好學。雖中間用功有難易。得力有淺深。而好其所當好。學其所當學。則一也。

按問好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則古人所謂學。凡切身之用皆是也。古人之學。在學爲人。今人之學。在求知識。語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端其本。而惟務其末。嗚呼。此後世之所以少治而多亂。而古今之人之所以不相及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考異】史記弟子傳冉子作冉有。

【考證】潘氏集箋。冉子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爲證。經史問答謂橫以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矣。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較之。終未必是伯牛也。劉氏正義。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子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即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陳孫六九齋撰述彙（集箋引）釋量曰。攷工記舉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翻。案圓內容方。方之對角斜。豈即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爲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周於舊率爲四尺二寸。於密率爲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於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特千寸之積。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翻也。蓋翻之爲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翻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弇而口侈。方尺者其底面。漸修而至于口。則不止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之三等求之。皆不合一翻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則量實止三斗七升也。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量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

。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繡也。戴震論語補註。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籥。庾與籥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濶。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潘氏集箋。丹陽姜兆錫儀禮補註據考工記注穀受斗二升。謂庾實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籥。自包注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誤。小爾雅義證非之。謂考工記與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籥實益兩皆瓦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况陶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即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錄謂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斛。論語賈引鐘姑說而云。與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哉稻考古錄亦駁包義。又云。說文斛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三邸漆三斛。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王念孫廣雅疏證。乘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按周禮廩人職。人四鬴者上也。(鬴即釜。古今字。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鬴。此皆謂一月所食之米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是與之釜者。僅足一人終月之食也。(蓋一釜六斗四升。合清戶部定制。約減其數之半。不過三斗二升。)請益而與之庾。依版人陶人爲二斗四升。蓋六斗四升之外。又益以二斗四升也。聘禮記十六斗曰籥。鄭註今文籥爲逾。疏逾即庾。然逾庾字異。籥而逾。逾而庾。疏何得以意斷之耶。周枏中謂魯申豐爲季氏行賄於齊梁邱據。而因高齡以通之。賄據百匹。賄梁粟五千庾。以庾二斗四升言之。爲千二百斛。視百錦不相遠。若庾十六斗。則爲八千斛。視百錦且數倍。必無是理。據此則庾實二斗四升。朱注從包氏。以庾爲十六斗。蓋以益字之義。疑庾多於釜耳。不知子華不合與粟。子故少與之。及冉子請益。而釜之外又加以二穀之。於益之義固無不合也。集注失之。

【集解】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也。六斗四升曰釜。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爲乘。五乘合八十斛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華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

【集注】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粟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集解】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離爲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爲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直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已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責。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已與之。爲於朋友之讒故也。不乏尙與。况乏者乎。

【集注】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考異】晉語官宰食加革註引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論語稽。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考證】集注考證。二事前後詛不同時。使齊是使齊君。必夫子間居時也。爲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順。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索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家語則夫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意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

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邸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再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韋之說。未可據矣。沈彤周官祿田考。粟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卽爲米。漢食貨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祿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是也。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邑。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潘氏集箋。魯侯國也。夫子爲司徒。下大夫也。原思爲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邸。大司徒職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邸。則邸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祿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俱言九百者。舉其大數也。胡紹勳四書拾義。(劉氏正義引)世家孔子居魯。率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壽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百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四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徒。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畝。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

【集解】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孔子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鄭注。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

【集注】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數。不可考。

按古者班祿以粟。周禮凡庶人在官。祿足代耕。宰士也。以上者人四鬴計之。則得二十五斗六升。以上農食九人計之。爲粟二百三十斗有奇。此下士之祿。視上農者也。中士倍之。爲粟當四百六十斗零。上士又倍之。得九百二十一斗零。云九百者舉成數也。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音讀】經讀考異。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經傳釋詞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經義述聞。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

按此節讀法朱子以毋字斷句。武億以毋以斷句。王伯申作一句讀。仍以集注義較長。

【考證】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鄉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按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集解】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鄰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唐以前古注】檀弓正義引鄭注。毋止其辭讓也。詩采芣正義引鄭注。士辭位不辭祿。

【集注】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發明」蔡模論語集疏。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簞與爲吝。寡取爲廉。以冉有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上紛紛者乎。朱子曰。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距冉子之請。雖以蘇爲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教以及人而不爲私積。蓋聖人以義制事。固務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獎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母吝。寧廉母貧。又不可不知也。模案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盡其陋。貧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退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並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論語稽。肥者類此二事。蓋以多寡貧富辭受取予互見其義。子華富。原思貧。論師友故舊之情。原思在所宜卹。子華無庸代謀。論受祿頒精之經。原思爲宰。幸有常祿。多寡皆本定制。九百所不必辭。子華爲使。使雖不可無俸。而無定制。貧則不妨多與。富則不妨少與。冉子出而代子華謀。且以其母爲請。夫子若忽然置之。不惟失祿養之義。亦殊非錫類之心。與之釜庾者。聊示養老之意而已。冉子不達。一請再請。反疑夫子之吝。而與之至五秉之多。豈知傷惠之失亦等於傷廉哉。子故以周急不繼富曉之。記者蓋因與粟之事。遂記昔者原思辭祿之事。兩兩相形。以見冉子之失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音讀」二程全書。伊川子經說曰。疑多曰字。朱子語錄。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子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集註考證。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翟氏考異。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爲句絕。據此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朱子不取。

「考證」黃氏後案。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故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以人挽犁。法始於趙過爲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海內經曰。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犁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賦獻之勤。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犧牛比喻。與此章合。則以犁牛爲耕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四方山川三也。

。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饋而有駢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而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來。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末學緣文生義。詛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傳合耕犁之慘。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雜文之訓始於楊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撰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所僞託。故亦云然。式三案淮南子說山訓云。玃屯犁牛。既耕以糞。決鼻而羈。生子而犍。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文借用經文。原未指斥仲弓。而注說之誤實因此。論衡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越倫。彼以仲弓爲伯牛之子。伯牛名耕。因以耕牛設諭。說近是。而單文無證。不敢輒信。然亦可見仲弓父惡之說。仲任有不敢馳者矣。黃繼道曰。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此言才德之不繫於世類耳。胡仁仲取黃說。則以取才庸言之一義。四書牌言。仲弓再雅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無書犢。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舜聖。叟頑舜神。伯牛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盪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犁。字子牛。以耕即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耕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壬此言。似亦真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按仲弓父賤行惡之說。承用雖始於高誘。而其誤實始於史記。後儒因犁牛之喻。遂以伯牛爲仲弓父。然農耕非賤者業。癩疾亦非行惡。輾轉附會。至使先賢蒙不白之冤。黃氏本割台拱論語駢枝之說。考其致誤之由。頗爲詳盡。故特著之。

【集解】犁雜文也。駢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犗牲也。雖欲勿用。以其所生。犁而勿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

【渠註】犁雜文。駢赤色。周人尙赤。牲用駢。角角周正中犗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

行惡。故夫子以此讒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別解】四書翼註論文。左傳所載列國卿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茲蘆中拔萃者少矣。夫子既告仲弓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又更端語之曰。爾爲宰有取士之責。凡鄉舉里選。惟才是視。勿拘於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仍困於農。犁牛之子。此其義也。若比其父爲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況仲弓並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何而來乎。

四書恒解。朱子沿何晏邢昺舊說。謂仲弓父賤行惡。子故喻之。非也。張揚菴謂仲弓爲宰時。子告以官人之道。其識甚卓。從之。蓋周家鄉舉里選。至春秋而法略。取人惟以名望。寒微類多屈抑。子故喻之。程伊川亦言。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因仲弓父賤行惡古注遂誤解。又張氏以家語爲不足信。亦誤。仲弓父即賤而行惡。子豈有斥擬犁牛之理。論語偶談。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用人皆出於己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人之所能抑也。仲弓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廣之。不必定著本身說。論語釋。論語箇中記子謂者多矣。如顏淵子貢再有伯魚子夏。大抵皆與之言之辭。則子謂子賤章無曰字。非此例。惟於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章一見之。此章朱註論仲弓云爾。善以與子言父之惡。聖人必不出此。理或宜然。然論仲弓之美而至此其父爲犁牛。即非與仲弓言。亦復擬於不倫。且仲弓父史記言其賤。家語言其不肖。皆未言其所以賤與不肖之故。安知非誤會此章之意而附會之乎。然則犁牛之子乃泛論古今之人。而與仲弓言之。不必即指仲弓也。子謂仲弓可使南面。仲弓爲季氏宰。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意仲弓之爲人。有臨民之度。而於選賢舉才。取擇太嚴。故夫子以此曉之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集解】餘人暫有至仁時。惟回移時而不變。

【唐以前古注】皇疏。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尙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菴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按此條玉函山房論語包氏章句輯本漏未採列。故特錄之。

【集注】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餘論】四書辨疑。三月之下既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之也。過此至九十一日便爲聖人。恐無此理。王濬南曰。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三月之後。不復可保。何足爲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遣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弗畔也。王濬南謂此說爲是。今從之。四書集編。集注之意。謂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則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爲正。

【發明】朱子語類。問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當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日是如此。又云。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有出時。終在外不穩。纔出即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有入時。終在內不安。纔入即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軌勸使不爲。此意終进出。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著力不得。待其自長進去。張履祥備忘錄。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爲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偶然來復。却似賓也。松陽講義。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四書恒解。後人見孔子未嘗養氣。而孟子言之。雖不敢謂孟子爲非。却不知養氣之即所以求仁也。且其言曰。我四十不動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心與氣之所以相關。此章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言其養氣功夫。有諸已而天理漸多。私欲漸少。每靜存之時。此心虛明無物欲之擾。所謂屢空也。天道三月而春夏秋冬各成一季。丕著功用。三月不違仁。形容其卓立之心體。居然天理穩固。正是三十而立實境。因隱微難名

。藉三月狀之。不然三月從何算起。日月至焉者。俟得而俛失。一日之內。心有渾然之一候。一月之內。心有渾舍之大致。其功亦非易至。子即顏子以勵門人。此章仁字蓋以全體之仁而言也。若一端之仁。則雖常人一日之內亦有數事。而諸賢乃日月至。於理爲不通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考異】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謂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上均有子字。

【考證】四書大全辨。爲政者君。執政者卿。從政者大夫也。當孔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爲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從政爲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諸公之意乎。然三子惟子貢爲大夫。從政於魯衛之間。而二子並以家宰終。要皆未究其用。惜哉。

按胡氏泳曰。由求仕於季氏久矣。若爲家臣。豈至此方問其不可耶。以冉子退朝節參之。知其謂爲大夫也必矣。劉氏寶楠曰。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之後。

【集解】包曰。果謂果敢決斷。孔曰。達謂通於物理。藝謂多才藝。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

【集注】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藝。

【餘論】論語稽。孟武伯問由求赤。視之過重。季康子問由賜求。視之若甚輕。蓋武伯少年統緒。康子修肆權臣。故問同而所問之心不同。而夫子答之語氣亦因之各異。姚惜抱經說。當定公之時。孔子有東周之志。將廢魯於天下。惜乎說行於桓子。而小人間之。不獲終焉。此道之將廢也。若夫哀公之時。無論道不復行於天下也。而魯且日危。魯固不能用孔子矣。第使由求賜三人者一居當國之任。治一國而保之。固皆有餘力。以比孔子三月之事則不能。以比子產之全鄭則可。故曰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考異】釋文。一本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吾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考證】程氏考異。今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馭民猶馭馬。學者將信家語耶。抑信論語耶。家語非復孔氏之舊。此等處猶顯然。四書大全辨。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在孔子爲魯司寇之時。桓子未墜費前宰也。孔子去魯。十有四年而反乎魯。魯不能用孔子。於時季康子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辭而不就者。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爲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越且十五六年矣。然則復我云者。明乎前爲費宰。今始不可復也。蔣廷錫尙書地理今釋。季氏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嶽安鎮。謂之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壩過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彥人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涿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訪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四書釋地。曾氏曰。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海。與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別。文獻云。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札樸。水以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

【集解】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子騫賢。故欲用之。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集注】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豕。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餘論〕黃氏後案。季氏未知桓子康子。與仲弓及季路再有所仕之時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季路諸賢之仕於魯。正程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仲弓爲季氏宰。意在救季氏之失。撥亂而反之正。觀問政及夫子所答可見矣。閔子辭費宰。以季氏爲不可救之人。持危扶顛之無術也。謝顯道說既以季氏爲大姦。又謂聖人可以臣其下。說已悖謬。後儒泥於謝說。因以仲弓爲宰在少年始仕之時。或又謂仲弓不知季氏之不可救是少剛斷。式三謂以此論大賢。猶尹士之論孟子也。四書改錯。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概以事犬豕視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犬豕矣。儲者不明理並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隱恥事叛。如王陽之謝蕪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資本嚴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即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爲宰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極歷叛此地。與鄆郈相唇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窶。及子窶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己意使子羔爲之。則子窶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聽門必恥事季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窶。而陰唾聖躬。顯貶諸賢。已寒心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窶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犬豕。子嘗曰。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蕪蕪。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此言。是謂侮聖。蕪經與侮聖惟擇處之。遠宗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以行道。觀公伯寮劓子路於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僞造僻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犬豕。失先鑒之知。爲冉求恥耶。四書恒解。此章閔子之不爲者費宰耳。費爲季氏私邑。家臣屢叛。欲以閔子強其私家。故刀辭

之。先儒因閔子之言。遂非由求。亦未達於當時之事理矣。不然諸賢爲非。夫子豈弗禁之。仲弓德行與顏回同科。何以亦爲季氏宰。即夫子爲中都宰司空冠攝相。亦由季桓子薦之。謝氏謂聖人可仕。聖人以下不可。其說不太支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考異】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集註考證。牖字誤。當作墮也。蓋室中北墻而南牖。墮墻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非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漢書宣六王傳。成帝詔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義門讀書記。宣六王竊傳詔書引此作蔑之。是亡字當讀爲無也。釋文闕音。亡之者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七經考文補遺。古本之作也。史記弟子傳述文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音韻】資暇錄。亡讀無是正音。今點書者每遇亡字。必以朱發其聲。不知亡與亾字各有區分。經讀考異。案何氏集解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是以亡之絕句。近讀本此。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注引論語云云。蔑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是又以亡作無。連命矣夫爲一句。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末亦與蔑同用。此又可舉證。

【考證】四書臚言。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末莛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末莛。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末莛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也則爲陵。烏及擁蟻之衣註。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鄉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容何據。潘氏集箋。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羸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賴惡着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

按伯牛患癩。漢儒舊說如此。然余不能無疑者。癩惟熱帶之地有之。今閩廣多患此者。冉牛魯人。地居北方。不應得此疾。一可疑也。患癩不過殘廢。不必致死。今日亡之。有當時即死之慮。此必患暴病。卒不可救。故作此言。此以語氣上觀之。而知其決非癩也。二可

疑也。癩係一種傳染病。患者腥穢觸鼻。斷無與病人執手之理。三可疑也。然則冉牛究竟何疾乎。考癩疾之說。本於淮南。淮南子精神訓曰。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癩也。漢儒多釋爲癩。如尸子胥餘漆身爲厲。史記刺客傳豫讓漆身爲厲。范曄傳箕子接輿漆身爲厲。索隱曰。厲俱音賴。癩瘡也。邢疏引淮南子。厲直作癩。孟子順受其正。孫疏引淮南同。余謂伯牛爲厲之說。漢儒必有所本。考內經素問。風熱客於脈不去名曰厲。或名口熱。是厲爲熱病之名。凡熱病在春曰癘。在夏曰暑。在秋曰疫。在冬曰厲。伯牛之疾即冬厲也。漢人以癩釋之。失其旨矣。

【集解】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觸執其手也。孔曰。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集註】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觸南觸也。禮病者居北墻下。君視之則遷於南觸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觸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

【餘論】四書辨疑。註文既言當時伯牛家曾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考。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禮過尊孔子也。縱使有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難爲。心知其非。隱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師弟之間。豈宜如此。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固已明其爲詐。切責之矣。况夫子未嘗爲君。而伯牛輒以人君之禮尊之。其詐不又甚歟。然夫子於子路則諄諄然以正其非。於伯牛則略無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見夫子不敢當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儘從夫子在外。但自觸中出其手與之永訣。又無此理。舊說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觸執其手也。註言先儒以爲癩疾者蓋謂此也。向亦屢嘗見有此疾者。往往不欲與人相近。於其所當尊敬者尤欲避之。蓋自慚其醜惡腥穢。恐爲其所惡也。由此推之。以舊註牛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爲是。嶺雲軒瑣記。朱子所讀書。後人亦皆見之。未嘗有此禮之文。特因自觸執其手五字生撰出來。以爲欲使南面視疾。則必從北觸下面遷南觸下。以示尊異也。夫以尊君之禮待夫子。是使夫子居於僭禮也。且人君南而聽治。何必視疾亦皆南面也。自觸執其手。蓋偶然之事。奈何若斯之穿鑿耶。室之北有墻而無觸。亦未經考明而臆說者。論語校質。孔子聖无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

按鄉黨篇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夫子知醫之證。江氏切脈之說是也。

【發明】四書訓義。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伯牛之賢可知。而君子之言命者亦可見矣。人盡而後歸之天。性盡而後安之命。自非伯牛。則疾病夭折之至。方當以之自省。而豈可徒諉之命哉。修身以俟命。身之不修而言俟命。自棄而已矣。讀四書大全說。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他處語。修大全者誤編此。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則無時無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定於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可以氣稟言也。如稻之在畝。忽被風所射。便不成實。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如稻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爲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氣不潔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裁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惟相命之說爲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而息其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爲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祇此陽變陰合。推盤兩間。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爾出王。游衍而爲性。其福則化亭生殺。而始終爲命。此有生以後之命功時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爲尤倍也。論語稽。人生窮通濤天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君子惟修其在我。而一切聽之命而已。命雖聖人亦有不能挽者。故至親如伯魚。至愛如顏子。亦至早夭。此古人修身唯慎言語節飲食而更無餘法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考異】暨鐵論地廣章引文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慎微篇述文卷下有之中二字。後漢書樊英傳注。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亦有之中二字。又上下易置。

【考證】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窮居卑。何不仕乎。對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饋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

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錢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集解】孔曰。簞筒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集注】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壽。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餘論】黃氏後案。一簞一瓢。臯疏謂食不重脩及無雕鏤之器也。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不改其樂。孔云樂道是也。史記弟子列傳引此經。裴注引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如此。周茂叔曰。顏子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又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皆言顏子樂道也。程叔子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此語太高。莊子言顏子初忘禮樂。繼忘仁義。終以坐忘。夫子稱其賢。申程叔子之說。必用莊子之意。朱子於或問曲護程說。注以博文約禮言則得之。語錄云。世之談經者。本卑也。抗之使高。本淺也。鑿之使深。本近也。推之使遠。本明也。必使之晦。如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

【發明】楊慎談苑醜湖。有問于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子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讀四書大全說。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如何。或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此處正好著眼。道之末有諸已。仁之末復於禮。一事亦發付不下。休說簞瓢陋巷。便得天下。亦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歧。皆以不昧於當然。休說簞瓢陋巷。便自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應得之謂。於天理上意無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哉。直有以得之矣。四書傳解。若論孔顏如何樂法。真有說不出處。若謂孔顏

所樂非道。則非也。程子之意。以爲言樂道。則猶道自道。同自同。故曰非樂道也。此妙義。但未免令後學無從下手。道乃義理之統名。其實一性而已。性原於天。而具於身。散見於萬事萬物。動靜交養。知行交盡。行之既久。得之於身。自覺心曠神怡。天與人非遠。而外物不足爲加損。所謂樂也。樂之實惟自喻之。而自亦不能言之。其妙無窮。須一步步實踐。則其樂之淺深自知。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考異】後漢紀光武帝紀。太子輟桓榮引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

【考證】劉氏正義。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非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者。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主以力不足自諉。聖人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真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之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

【集解】孔子。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集注】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日之說。則必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餘論】四書翼注。此章有頂真見解。前人皆未說着。冉有乃有才人。何至作小兒逃學之語。子之道聖學之全體大用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繁。實不足以會其通。非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視聽言動之則。經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矩。此之謂力不足也。夫子言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弱。勉強不來。至於中道而廢。資質所限。無可奈何。今汝厭致知之繁曠。僅得

半而止。畏力行之拘苦。以小就自安。是賁而已矣。奈何自誦以爲力不足哉。須將子之道三字抬高。則冉子之退託不爲作僞。夫子之責備亦非苛求。此力不足是固有此學業無成之人。冉子何可以之自比哉。黃氏後案。中半也。廢古通置。置於半途。暫息之。俟有力而肩之也。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則中道而廢。是力極休息。復審察其力也。贊止於半途而不進也。學無止境。死而後已。一息尙存。此志不懈。安得盡。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考證】論語集注旁證。周禮太宰。儒以道得民。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擊正氏之儒。論語述何。君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陋儒矣。論語補疏。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爾。孔注未是。趙佑溫故錄。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說語爲之注脚。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免過於拘謹。故聖人進之以遠大。

【集解】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按劉寶楠云。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九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唐以前古注】皇疏。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爲儒也。

【集注】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別解】尋經平議。以人品分君子小人。則君子有儒。小人無儒矣。非古義也。君子儒小人儒。疑當時有此名目。所謂小人儒者。猶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謂君子儒者。猶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古人之辭。凡都邑之士謂之君子。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注

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都人謂之君子。故野人謂之小人。孔子責子路曰。野哉由也。責樊遲曰。小人哉樊須也。一責其野。一責其小人。語異而意同。

【餘論】焦袁熹此本軒四書說。注云君子儒爲己。又云遠者大者。非各爲一義不相統貫。蓋惟爲己乃所以爲遠大。中庸末章以尙絀罔然爲入德根基。以剛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何遠大如之。爲人而學者。自私自利。雖能立功業致聲譽。而其爲卑暗淺小甚矣。黃氏後案。謝顯道謂子夏於遠者大者或昧。金氏考證亦據主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曰。此小人猶言輕儇然小人哉。福隱之稱也。

按孔注以矜名爲小人。程子注以徇外爲小人。二說過貶子夏。周禮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是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四河。傳詩傳禮。以文學著於聖門。謂之儒則誠儒矣。然苟專務章句訓詁之學。則褊淺卑狹。成就者小。夫子教之爲君子儒。蓋勉其進於廣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之大小言。小人如輕儇然小人哉樊須也之類。非指矜名徇利者言也。孔程二注蓋均失之。

【發明】反身錄。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道德爲人所需。則式其儀範。振聾覺瞶。明人心之長夜。經濟爲人所需。則賴其匡定。拯溺亭屯。翊世運於熙隆。二者爲宇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脈。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正闕而遠於事情。經濟而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備。故必或窮或達。均有補於世道。爲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謂儒。夫是之謂君子。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考異】皇本作汝得人焉耳乎哉。所載孔氏注亦曰焉耳乎哉。皆辭也。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真德秀論語集編暨四書集疏四書通四書纂義諸本耳俱作爾。明初監本亦作爾。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部述作爾。集註考證。三語助辭氣似繁。字義如是爲爾。其辭必有所指。謂

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程氏考異。舊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于耳字之下。唐石經宋石經均書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太平御覽作爾者二。而其人等事仍述爲耳，統是觀之。則自唐以前。大半皆依舊文。至五季後乃始有別本作爾。其初尙兩文並行。人久而習訛者多。正文漸晦。故仁山金氏欲以爾爲實解。而應城周氏且以耳爲異文也。今集解集注二本已俱復舊爲耳。或者反以傳訛疑之。爲溯其輾轉大略如此。

按焉耳乎三語助連用。已屬不辭。又增哉字。更不成文。孔注焉耳乎皆辭。是無說字確證也。今張斌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諸本皆作爾。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部亦引作爾。故集注同之。阮先生曰。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說。此者此武城也。若書作耳。則其義不可通矣。

【音韻】經韻考異。案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爲句。考此宜以有字爲韻。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有字句絕。北宮黝屬下。語勢正同。是澹臺滅明者連下讀。義亦得通。

【考證】史記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潘氏集箋。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敬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魯參曰南武城人者孰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

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卽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城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鄒魯之山。南城之家。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卽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成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歟。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據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却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據程啓生說。謂襄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并申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尙遠。啓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常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耶。絃歌臺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焦氏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眞如棊枰。行必避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戔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靈光者亦曰。道止皆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委之極。跬步無失也。惠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翺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翺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斂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趙佑溫故錄。飲酒於序。射於州序。自有公所。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於鄉。宰之下分理之人尙多。滅明蓋亦有執事於武城。得與宰習。觀左傳紀王犯嘗爲之宰。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爲宰所重。宰必樂開府待之。而獨非

公不至。所以爲高也。論語後錄。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作適。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公。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公爲公。又云。公姦姦也。韓非曰。若讀作字。自營爲公。非公事不至僂至。蓋謂未嘗私謁也。僂說文云。於讀若僂。古人名於字子游。則知子游名當作於僂其僂字也。翟氏考異。古人名僂字游者。言子外更有鄭公子僂。僂字子游。中行僂字伯游。皆見左傳注。籍僂字游。見國語注。顏僂字子游。見莊子。說文所云。未定誰指。然不昉乎此。則不知言子所以取字之義。

【集解】包曰。武城魯下邑。孔曰。焉爾乎皆辭。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唐以前古注】史記高祖紀索隱引鄭注。步道口徑。臯疏引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

【集注】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發明】反身錄。滅明之賢。惟子游識得。得此一人。尊禮推重。獎一勵百。以端一方之風化。此致治之機也。晉陸象山至臨川訪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象山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旌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忠信篤敬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姚善守蘇州。聞郡人王賓狷介有守。敦延不至。乃屏騎從。微服造見賓。次日詣府。望大門致謝而去。終不進大門。善又聞韓奕名。欲因賓致奕。奕終不往。一日善詢知奕在楞伽山。亟往訪之。奕遽泛小舟入太湖去。善嘆曰。韓先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論語稽。子游以文學著稱者。大抵文人積習。無不愛才。而有文無行之士。或藉以要結長吏。魚肉鄉里。夫子問得人。正欲觀子游平日所賞識者若何。而子游以滅明對。邑有君子長吏。當以爲表率而伸式靡之敬者也。今之紳衿。昏夜干求。造門請託。方且借邑宰之威以驕鄉黨。而爲長吏者亦借其聲氣相通。要虛譽而虐良民。以濟其貪酷之私。觀此可以媿矣。四書集編。二者雖趨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宰。其事上也肯阿意以來說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

。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黃氏後案。得人與舉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其父書曰。今於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爲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然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得人之悞。

論語集釋卷十二

雍也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考異】左傳哀公十一年杜注曰。孟之側字反。邢疏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詁之也。翟氏考異。莊子稱孟之反爲子反。爾本注疏遂誤之爲子反爲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以子爲掣。則亦似可通。

【考證】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琴張相與友。四書或問孟之反即莊子所謂孟子友。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劉氏正義。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問之裘庚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髻字本作屮。殿從屮得聲。髻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髻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

【集解】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六籍惟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驪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

【集注】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是也。伐諒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擔其功也。事見哀公十一年。

【別解】四書翼注。魯國之法。有鄰寇。一子守。二子半師從君禦諸境。清之役。齊以息故伐魯。政在季氏。孟氏叔孫氏不肯出師。冉求方爲季氏宰。專家政。力贊使季氏出師。孟氏不得已亦退而蒐乘。季氏出師次於雲門。待右師五日而後至。齊侯從右師。右師奔。左師入齊師。齊人宵遁。則樊遲請三刻踰溝。冉求以武城八三自爲私屬。用茅入齊師。二人之功也。微二子。魯幾爲城下之盟矣。夫子恐二子以有功自足。故亟稱孟之反以迥二子。是亦一說也。

【發明】朱子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非先知是合當做之事。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職分之所當爲。自然無伐心矣。曰。祇得一心地平之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知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走從伐去。過祭不下。孟之反祇是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反身錄。馮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無所言。曹彬平江南得一國境土。闢地數千里。使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叙戰績。彬惟進奏通報於朝曰。奉勅勾當江南公事回。此皆不自矜伐。與之反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彼武夫且然。矧學者乎。故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習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銷鎔未盡。便是伐。伐則有累泯然虛明之體。其爲心害不淺。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考異】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集注考證。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分之。

【考證】經義述聞。而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劉氏正義。王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

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隲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四書釋地三續補。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

辭。言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時。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爲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一般。宋兩公子朝。皆曰宋朝。一爲司寇。乃桓公弟。一出奔衛。宋朝之美是也。黃氏日鈔曰。范氏說無鮑之佞而獨有宋朝之美。協于經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覺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按金仁山謂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遞之。正與詩合。論語稽。兩人皆衛人。此論殆發於居衛時。

【集解】孔子。佞口才也。視鮑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視鮑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雖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按義疏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書微子正義引鄭注不有言無也。卓疏引范甯云。視鮑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

【集注】視宗廟之官。鮑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表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別解一】論語意原。此言專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欲以蔡先衛。鮑說襄宏。凡數百言。卒先衛侯。其維持衛國。鮑實有力焉。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聩問野人之歌。蒯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視鮑之佞才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論語稽求篇。施愚山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不有。世人重佞而輕食。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穠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鮑朝。謂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蓋質。直擗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具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

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正此義。劉氏正義。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喪世猶嫌之。故九侯女不惡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頌人。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喪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難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

按此即用集解反字之義。可備一說。

【別解二】四書辨疑。喪世悅色乃是悅婦人之色。宋朝美色意不相關。又非此難免一句意亦不明。不知免爲免甚也。若言免己之患。而爲佞爲淫。適所以致患。未聞可以免患也。蓋夫子疾喪世之風。習口舌之佞。而爲諂諛。飾容貌之美。以爲浮亂。不爲視鮀之佞。必爲宋朝之美。不爲宋朝之美。必爲視鮀之佞。二者爲世之患不能免除。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考異】皇本戶下有者字。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戶下有者字。

【考證】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按此先漢解經遺義附載於此。

劉氏正義。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綱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

【集解】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唐以簡古注】卓疏引范甯云。人咸知出戶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集注】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發明】王樵四書紹聞編。夫子之意蓋謂若以道爲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戶爲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爲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考異】說文解字引論語文質份份。玉篇份字下引論語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論語文質彬彬。

【考證】潘氏集箋。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視。賈疏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尙書金縢云。史乃策視。是策書視辭。故辭多爲文史。周禮大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是史爲專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四書駁異。史乃視史之史。知其文而不知其文之質。郊特牲所謂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黃氏後案。此爲修辭者發也。韓非子難言篇云。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蓋本諸此。金氏考證引張文潛云。今之儒者務博記。尙文辭。乃古之所謂史。其意蓋同。論語後錄。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歟。况包鄭並作彬。則作彬者反爲今文矣。論語述何。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敵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敵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敵。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集解】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集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

不期然而然矣。

【發明】論語稽。禮表記篇。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得中。豈易言哉。後儒語錄。每用俗語。野也。漢魏碑記。不載事實。而濫用陳言。史也。皆不得其中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考異】皇本無之字。七經考文補遺。一本作人生之直。所主本作人之生直。

【音讀】經讀考異。近讀以幸而免爲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康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飲另爲句。正可舉例。

【集解】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

【唐以前古注】詩袁楚正義引鄭注。始生之人皆正直。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失生乎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蓋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

按韓李筆解以直當爲惠字之誤。開後人竄亂經文之習。茲不錄。

【集注】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餘論】四書或問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質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爾。四書訓義。兩生字義無不同。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形。夫子之意。原以譬人直道而行。則上句罔自有責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全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寓於上句之中。其又生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聖人之言此。原以吉凶得失之管理。惠迪從逆之恒數。括之於直罔之分。徹上智下愚而爲之戒。非專爲盡性知天之君子言也。論語稽求篇。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接以

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僂然在人世。是倖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注以生爲壽終不橫夭。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按朱子從程明道說。以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或問語類中論之詳矣。而精義載橫渠伊川韓呂謝諸說。皆以二生字一義爲生存之生。如王船山毛西河皆主之。竊謂明道之說本於康成。其理至精。且惟始生本直而後生存常直。朱子罔云於義亦可通也。

四書辨疑。程子之說語意不明。不知生爲如何生幸而免耳。亦不知幸免何事也。蓋生者全其生理善終之謂也。人之不遭橫夭。得全生理。壽盡天年。而善終者。山其不爲非道之事。所行者直而無罔曲故也。罔曲之人亦得全其生理。不遭橫夭。以終其身。此特幸而免耳。幸免者其橫夭之死也。夫子所言。乃其天理之常。人事大概不出於此。至於君子不幸偶值遭命者。間亦有之。然不可以常理論也。論語後錄。罔讀如易通卦驗俱陽曰罔俱陰曰罔之罔。維城案。詩鄭風羔裘三英鐘。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爲幸免也。

【發明】劉氏正義。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黃氏後案。人受生於天。全生於世。以直道爲之主。失此直道。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衆怒所必加。免者幸而已。言其勉也。左氏宣公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據蔡邕獨斷所引校改）唐韓子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

按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蓋人皆直立與禽獸異。故人性直無僞。自生時已然。馬云。始生之性皆正直。即孟子性善之旨也。

所謂罔之生者。謂習於爲惡。不關性事。人以善終爲原則。橫死爲例外。禽獸則否。聖人教人以爲人之道。惟正直得全其生。亦即率性謂道之理。其至於遭橫夭不得盡其天年者。皆不正直之人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不直之人間亦有善終者。此在佛家通三世以言因果。因不難說明之。而夫子向不語怪。故不及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集解】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唐以前古注】皇疏謂學有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爲好者也。樂謂歡樂之也。又引李充云。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集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按此章指學問而言。與道無涉。朱子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據此其所謂道者則理而已。朱子註四書。遇有之斯此等字皆以理字填實之。昔人謂大學經朱子補傳後。已爲宋儒之書。而非孔氏之書。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其後饒雙峰以格物致知爲知。誠意爲好。意誠心正身修爲樂。強事分派。令人失笑。豈特船山所謂詭聖已哉。皇疏所證明白曉暢爲此章正解。故特著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考證】劉氏正義。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日。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八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

【集解】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謂爲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爲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頽。以頽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爲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

【集注】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囁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餘論】黃氏後案。王注言可上可下。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主意以定讀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下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也。劉氏正義。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踐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劉開論語補注。天下無生而可以語上之人。以夫子之聖。猶必下學而上達。况賢人乎。故即有中人以上之資。必學造乎中人以上而後可與聞斯道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故今之所謂中人以上。即昔之不安於中人者也。今之所謂中人以下。即昔之自安於中人者也。然則可以語上者無常。中人能不力乎。不可語上者皆是。中人敢自恃乎。吾故爲之說曰。凡上焉者皆無不可語者也。凡下焉者皆無一可語者也。唯有中人介乎可語不可語之間。力能上則吾以是啓之。

甘於下則吾不能以是教之矣。如是而後聖人之意昭若發蒙。讀書貴善會。然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考異】皇本問仁曰上有子字。

【考證】劉氏正義。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訓。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神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翟氏考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不同。夫子故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難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按劉氏之說是也。此章必係樊遲出仕時問答。故曰務民之義。集注民亦人也。失其旨矣。

【集解】王曰。務民之義。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包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不顯也。孔曰。先難後獲。先勞苦而後得功。所以爲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

【集注】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媿用力於人遺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餘論】朱子文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論語訓。此問爲政之知仁。故以務民不惑爲知。言不以姑息爲仁。先令民爲其難。乃後得其效。董仲舒言治身非也。

【發明】四書恒解。至於鬼神似屬幽渺。然天命之性。流行於事物之間。而一念之微。可通乎於穆之表。必懷鑒觀而嚴指視。然後表影不敢忽。且明不忍欺。而民義乃能誠敬以赴。君子畏天命。聖人如事親。職此其義也。若不敬鬼神。即不知天命而不畏。任其心之所之。無惡不作。曰吾遠鬼神也。小人而無忌憚。其禍禍已入易行窮說。然敬鬼神者。畏獲罪於天。糾其邪慝耳。非謂媚禱求福。蓋鬼神司天地之教化。

以天地之心爲心。以天地之道賞罰人民。義所在即是天理。順天理而行。天自與之相合。不務民義。即失天理。去天日遠。安有福之理。故務民義者。自能敬鬼神。亦能遠鬼神。先儒諱言禍福並吉凶休咎之理。周易洪範。聖人垂教。誘民之道。均等於虛渺。其弊由視鬼神在民禍之外。天人相感爲主難。不知祇此天理。全則爲人。失則爲物。一念合理。即一念合天。否則違天。合天則逢吉。理之自然。非天有心徇之。違天而逢凶。亦理之自然。非天有心棄之。因福善禍淫之理定於天。而人事淑慝與之相應。原其氣數於理。歸其權於大造。則以爲天禍福之而已。夫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夫一言一行至微。何遂動天。祇緣人在天地旋子中。獨得天命理氣之全。故一念之動。而天地知之。鬼神者陰陽之靈。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處非道。即無處無鬼神。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不知天人合一之故。即不知吉凶悔吝生乎動之義。又安能務民義而合天心乎。因世俗涉視鬼神。任心悖理。否則誦事鬼神。妄希福利。楚失齊非得。故特辨之。黃氏後案。鬼神之禍福。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爾望屋漏不敢欺焉。不特祭享時也。而又遠之者。祭祀非媿爲祈禱而設。禍福

必不因祈禱而移。神聰明正直而壹。不加福於詭黷之小人。加禍於守正之君子。知者見之定焉。先難後獲。集注引程子說云。不計所獲。蓋本夫子欲仁得仁又焉貪之訓。亦以效言。近解或說仁者不求獲仁。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伯安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後人援之以釋經。與釋氏以無念爲宗。不存得果之意。極似。非儒者之道也。

按此章仁知本對臨民而言。但即以治身言之。義亦可通。宋儒諱言休咎。不計功效。陳義雖高。無裨實用。聖人立言之旨。絕不如此。二氏所言皆以深著宋儒之失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音讀】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慈湖家詁。音釋家樂水樂山並五教反。尤爲害道。夫五教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孔子無得而形容。姑託喻于山水而已。聖人尙不得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翟氏考異。此樂字或言不應音岳。恐說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敬業樂羣。有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下知者樂樂字釋文亦五孝反。却屬可疑。

【考證】韓詩外傳。夫知者何以樂於水也。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造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濔汔而清。似致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愜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中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顏川苟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有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綽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

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遺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鑿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集解】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鄉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唐以南古注】皇疏引強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

按南朝陸姓而位至特進者只一陸奧。其人仕梁武帝與皇侃同時。然南史稱其素信佛法。嘗著沙門傳三十卷。不云嘗注論語。隋唐志亦未及之。陸澄雖深於經術。然未至特進也。當再考。

【集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折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餘論】論語後錄。仁木也。木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爲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即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四書翼注。壽是實在有壽。不可將名垂後世死而不朽語混入。

【發明】孫奇逢四書近指。山水無情之物也。而仁知登臨則欣然向之。蓋活潑寧謐之體。觸目會心。故其受享無窮。此深造自得之學。黃氏後案。儒者言心之虛壹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孔注無欲故靜如此。朱子屢言虛靜。其意亦多如此。薛氏讀書錄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氣二端。其言養氣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過

處皆足以勸志。其論持志也。務教人之過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念。遏絕此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爲收斂此心。諸言靜者與經傳言仁者之靜微有異而大旨同也。與釋氏言無眼耳鼻舌身意則迥然異矣。近儒言仁。空論本心。因以眼目靜坐心無所著爲仁。是老僧面壁多年。有一片慈悲心即可畢仁之事。尤謬也。阮雲臺作仁論以破之。又曰。武王之銘云。火滅脩容。戒懼必恭。恭則壽。中庸云。大德者必得其壽。此經以靜言壽。異於方士長生之術矣。方士以寂滅養生。未必與壽。即幸而壽。亦揚子法言所謂名生而實死。椰子厚所謂深山水石大澤龜蛇皆老而久於道。無所益也。或曰。仁者必壽則顏再何。曰。壽天有在天在人。在天者修短定於生初。非必盡可轉移。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命。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史言虜勝死年七十九。弔之者云竟天天年。可知壽夭不徒以年之長短論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考證】新序。伯禽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者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軒綬闔達。而足智。其尖夸奢朋黨。言與行經。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泲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罔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四書釋地又輟補。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尙勝於齊。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金仁山曰。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蓋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與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

【集解】包曰。言齊魯有周公太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唐以前古注】論語集解。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

按此說較集解爲勝。似可從。

【集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墮爾。道則先王之遺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餘論】日知錄。變善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四書翼注。此不是爲魯爭氣。全是言齊可危。魯昭公沒於外。魯再世仍無恙。而三桓之子孫微。民心知義故也。齊景公有馬千駟。顯名於諸侯。身死之後。國爲陳氏。民不知義故也。孟子言。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未或不亡。此之謂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考證】丹鉛錄。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簡謂之觚。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則酒器非木簡。蓋以觚之簡起於秦漢。孔子未嘗見也。此則孔子何以歎也。古人制器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已有破觚爲圓者。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設變法同一旨與。論語稽求篇。觚不觚者戒頤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量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節。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蹕過也。五升曰

散。散者誦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誦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餽。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淫酗之家。飲常過多。雖復持觴。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觴以歎之。

按毛氏之言深合經旨。韓詩外傳。觴寡也。飲當寡少也。即王肅戒沈湎之義。蓋本漢儒舊說。論語偶談曰。今名爲觴而其所受乃如三升之觴。四升之角。於義全失矣。亦此義也。

趙佑溫故錄。明劉績三禮圖云。觴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三寸。深三寸。口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觴也。腹作四棱。削之可爲圓。故曰破觴爲圓也。足之四棱。漢宮鳳闕取以爲角隅。故曰上觴棱而栖金爵也。

【集解】馬曰。觴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觴。何曰。觴哉觴哉。言非觴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肅云。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觴不觴。言不知禮也。又引蔡謨云。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尙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觴失其禮。故曰觴不觴。猶言君臣不君臣耳。又引褚仲都云。作觴而不用觴法。觴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

按隋志有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唐志作講疏十卷。考蕭梁之代。作義疏者褚皇二家。皇疏宋世猶存。故邢昺作正義本之。邢疏行而皇疏稍隱。今得日本人傳之。皇疏晦而復顯。而褚注則連絕無聞。書之傳否固有幸有不幸也。梁書孝行傳。褚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所著尙有周易講疏十六卷云。

【集注】觴棖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棖者也。不觴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棖也。觴哉觴哉。言不得爲觴也。

【別解】劉氏正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觴而志有所念。觴不時成。故曰觴哉觴哉。觴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觴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證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椈棖棖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觴與衆異。顏師古

注。觶者學書之贖。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觶。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觶者榘也。以有榘角。故謂之觶。班固西都賦曰。上觶榘而榘金爵。今俗稱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觶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觶爲圓。應劭曰。觶八榘有隅者。說文通釋。觶八榘木。於其土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觶布也。據此則觶亦作觶。廣雅釋器。籥箛籥管籥也。竹木本一類。故觶亦作觶。漢書所云操觶之士。西京雜記。傅介子好學書。嘗窺觶而歎。即此觶也。觶有四榘八榘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榘。八榘爲觶。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觶有六面則六榘亦名觶矣。孔子歎觶。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觶當有榘。其後無榘亦名觶。如史記所云破觶爲圓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

按馮氏椅（四書大全引）曰。顏師古云。學書之贖。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觶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屬者。秦漢之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論語釋故亦謂木簡爲觶之名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觶當是酒器。姑錄之以備一義。

【餘論】黃氏後案。集注有木簡名觶之說。先儒謂以簡爲觶。起於秦漢以後。當以觶爲酒器也。不觶之歎有數說。鹽鐵論殊路篇引此經而申之曰。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廢養之豐材。潛夫論相列篇云。觶而弗琢不成於器。是勉人自砥礪也。皇疏引王肅云。當時沈湎於酒。故曰不觶。王意蓋謂古器各有取義。觶之爲言寡。不寡則謂之不觶也。皇疏又引褚仲都曰。作觶而不用觶法。觶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此同何注。陳用之謂夫子歎其名存而實亡也。注中程范說同。趙鹿泉謂觶體本方。比人之耿介。夫子之歎不觶。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也。此木軒四書說。洪慶善云。古書獻以爵。酬以觶。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此言得之。蓋不必正當獻酬時發此歎。必目擊此器。人皆名曰觶。實乃非觶。故因而歎之。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在當時皆有根因。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爾。

○幸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非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雖作縱。皇本作非有仁者焉其從之也。也作與。張南軒本改正文爲人字。四書辨證。陸采冶城客論井有仁焉之仁是入字。以字音致誤。陳善憫益新語。古人多假借用字。井有仁焉。竊謂當作人。四書駁異曰。大是確論。與集注劉聘君語相符。黃氏後案。皇本作非有仁者焉。晉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此意可通。校勘記曰。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朱子從邢本而用劉說。仁人二字古多互用。如詩先祖匪人。人當作仁。本草杏仁桃仁等字。古本作人也。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本仁下有者字。

按論語述要言仁者志在救人。今有一救人機會在井中。即井有仁也。不言有人。人自在其中。此說最爲得之。有人墮井。常事也。若必分別仁人惡人。則義太迂僻。故集注不從。

【集解】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予。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逝往也。言君子可使之往視耳。不肯自投從之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問者不可得誦問。令自投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憫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又引李充云。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曰。何爲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宜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謬問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不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問也。

【集注】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問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別解】羣經平義。宰我之意蓋謂仁者勇於爲仁設也。於井之中而有仁焉。其從之否乎。孔注仁人墮井之說。殊有未安。出字經文所無。且

投下從之。又安能出之。宰我居百語之科。不誣失言如是。皇侃因孔云。仁人墮井。遂於經文仁下增者字。未足據也。孔以可遁爲可使往視。其義迂曲。逝當讀爲折。周易大有釋文曰。暫陸本作逝。虞作折。是逝與折古通用。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可折不可陷。

【餘論】黃氏後案。宰我爲此問者。以井中人喻懦於憂危之人。見仁人之所宜救者在此。天下事固有不救而疑於忍。欲盡力救之而一身之陷害有不可知者。喻言從井。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或謂從井不復能救。聖門言語才胡昧此而有問乎。式三謂從井救人是喻辭。古今任俠之士。輕身患難。或涉危而得幸。或入得全而已已殞。或人已俱殞而無益。是從井救人類也。

【發明】論語或問。問往視而非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考異】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馮登府異文考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

【音讀】義門讀書記。約漢人讀曰要。

【考證】經義雜記。既言君子不嫌其過畔於禮。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論語述何。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繼周以俟百世。非畔也。論語稽求篇。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論嘗曰。解頰須識字。子文子此文也。約之則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購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

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非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即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劉氏正義。畔即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

【集解】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唐以前古注】論語筆解。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集注】約要也。畔肯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別解】羣經平議。畔者言畔噬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自無畔噬之患矣。先進篇。由也嘜。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噬。正義曰。舊注作嘜。字書嘜噬失容也。言子路性剛。常嘜噬失於禮容也。今本嘜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據此則畔噬爲剛猛而無禮容。合言之曰畔噬。分言之則或曰畔或曰嘜矣。

【餘論】日知錄。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晉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踐跡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踰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禮法經緯。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朱子文集。〈答張仁叔〉約之以禮。禮字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按孔子一生言禮不言理。後來理學家凡論語中禮字均硬作理字解。不知朱子已早見及此。故特著之。

此本軒四書說。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於禮則約矣。約非大本大原。渾然一理之謂也。博文約禮。皆下學事。故曰可以弗畔。論語經正錄。約要均有結束義。亦均有儉少義。故二字可轉相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注久要舊約也。書禹貢五百里要服。疏要者約束之義。以約訓要。故朱子解此章亦以要訓約。皇侃疏約束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不違背於道。

理。朱子語類善錄。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作約束之意耳。或問云。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爲約束之意。據此則朱子從古訓。以要訓約字平聲讀爲束義。而作去聲讀者非朱子之意明矣。又案之字指君子之身言。亦本朱子。語類善錄云。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而此字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是也。

按王船山云。博文約禮是一齊事。原不可分。今昔如讀書時正襟危坐不敢不亂。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誦。原不待前已博而今始約也。黃式三亦云。約之以禮。謂行其所學。必節之以禮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以爲口耳之資。固孜孜然欲法古人之所爲也。讀諸子雜說。衡以先王之禮。可否定而始行。即詩書所載。必以禮準之。知其淺深醇駁之殊。始可以力行不惑。於道乃不肯也。並引曲禮道總仁義非禮不成。荀子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爲證。均以之字指文言。與毛西河之說相同。今以爲指君子之身似誤。不得以其語出朱子而必爲之迴護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音讀】釋文香鄰元穆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克飾鄰反。厭於琰反。又於曉反。史記世家作子所不者。論衡問孔篇作子所鄙者。說文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案諸臥厭不悟。未必皆鄙陋也。讀厭爲壓。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類切。塞也。引論語此語爲證。七經考文古本厭作壓。張橫渠論語說與龔氏略同。

按否有不及否泰之二訓。厭有厭棄及壓壓之三者。孔云。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此一義也。鄭氏汝諧亦作不解。云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子其厭絕之乎。子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此又一義也。邢疏從備部音。引龔樂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發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韓李筆解亦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亂。言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者道乎。至論衡問孔篇直作子所鄙者。言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語尤粗率不近事理。惟龔樂說稍可。然於子路不說意不能針對。故集注皆不取之。論語精求篇據史記世家以否字作不字。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論語釋關厭

如叔孫豹夢天厭之厭。讀爲厭。比較訂據。此等處止可闕疑。孔說是也。

【考證】史記孔子世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絳帷中再拜。環珮玉聲鏗然。孔子曰。吾鄉鄰亦見見之禮笑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欲者天厭之。天厭之家語。靈公與南子同載。孔子載副車招搖過市。衛人歌之曰。同車者色諷。從車者德耶。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講乎。曰有。曰焉。誦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論語後錄。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親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託之書廢之也。

按據此孔子實有見南子事。孫奕示兒編以南子爲南蒯者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忱憤。是其誤不始於孫奕也。甚後何孟春餘冬序陳絳金鑿子焦氏筆乘頗起元說。略皆宗其說。近人魏晉之根園文輯更暢言之。以本書之崔子及孟子楊子墨子證兩蒯亦可稱子。惟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小孔子九歲。年方十三。於情事皆不可通矣。茲不取。

四書釋地。集注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之類。因思僖二十三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輒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蒯事於齊者有如河。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八年余所不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六年所不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注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經義雜記。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籀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終搢訓爲不。與世家文合。凡古入誓多云所不。左傳傳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子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論語稽求篇。夫子矢之。

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即舊注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曉之事。况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况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此。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即詩矢陳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臯陶陳謨離駘即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詁一句。大不合。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除餘叢考。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洩而愠於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女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禮子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又覺憤懣侏侏。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子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

按爾雅釋言。矢誓也。周易虞翻注。矢誓也。矢古誓字。集注不誤。邢疏引蔡謨云矢陳也。曹之升四書批餘說據釋名云矢指也。皆不可從。

【集解】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而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

按劉氏正義云。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義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詁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

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

那疏。此誓辭也。予我也。否不也。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

按皇疏云。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棄我道也。那疏多本皇疏。獨此條與之立異。其訓否作不。本史記。改不善之事爲求行治道。最合夫子口氣。惟厭與厭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厭。說文厭管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厭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那疏訓爲棄失之。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矢誓也。否不也。裴駟史記集解及那疏引蔡邕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皇疏引繆播云。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有南子。故尼父見之。溷而不緇。則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棄此道耶。又引蔡謨云。矢陳也。臯陶矢厥謀也。春秋經曰公矢魚於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又引李充云。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當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又引王弼云。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姜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是以不悅也。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論語筆解。韓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亂。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爲誓。又以厭爲擲。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集注】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見。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

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別解】王松說緯謂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蒯賈于戚。與之爭國。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爲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爲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故不悅。夫子則怒而矢之。謂子如不正名必獲天誅。

按史記叙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潘維城謂此夫子自陳反乎衛。二至衛事也。在定公十四年。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王氏說甚誕不足據。

【餘論】論語意原。有道則存。無道則亡。天之道也。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予其取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四書釋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牖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義之盡仁之至也。劉氏正義。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

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誦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子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蓋夫人因也。蓋夫人即南子。淮南子秦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說。敢於侮聖矣。四書改錯。古並無仕于其國見其小君之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諸儒言禮者。亦並無此說。篤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按此是莊二十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覲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覲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覲至大夫不覲至。諸儒案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覲禮爲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覲爲大夫入覲。則覲禮見禮絕

亂矣。乃又曰：詔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考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入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即至日行覲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贄入覲。而大夫終不與。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裸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即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又張文瀾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發明】四書集編。居亂國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遵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濟。或以自污焉。故子路仕孔慳不得其死。再求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說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考異】風俗通義。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周禮師氏注引文亦無也字。

【考證】黃氏後案。禮中庸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此一解也。鄭君於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何解亦同。庸爲經常之義。程子不易之訓本此。又一解也。朱子有平常之訓。許益之云。平是平正。常是常久。後漢書胡廣傳。天下中庸有胡公。贊曰。胡公庸庸。與朱子義蓋不同也。宋李諸儒誤認中爲舍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詳見朱子皇極辨。劉氏正義。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楹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

。二說相轉而成。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繁易傳。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轡持戴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四書翼注。子思之所引。即夫子此章之言。但彼是自著一書。闡明道術。意在過不及氣稟習俗之偏。此則夫子頓口而出。專重世教。民不興行。言凡人日用常行之事。如孝弟忠信之類。行得恰好謂之中庸之德。至字只言其常不易。若說到至高至精。無以復加。則民鮮能之固其宜也。又何用慨歎哉。孫奕示兒篇。民鮮久矣。言中庸之德非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舊注以久矣連讀訓爲非適今。不如此之有味也。

按中庸人皆曰子智。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也。即民鮮久矣注脚。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與此注異。

【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鮮此德。今已久矣。

【發明】汪烜四書詮義。大抵叔季之民不及中者恒多。而過中者蓋寡。然教養澤斬之後。處士橫議。每過爲詭異以震聾流俗。而欺世盜名。則異端邪說之說。又必過中者之所爲。過中之害。其視不及者爲尤甚也。夫子言此。其亦有憂患也夫。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考異】皇本如有博施於民有作能。濟衆下有者字。三國志鍾繇傳。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

【音讀】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聖乎連堯舜爲句。恐非。

【考證】四書改錯。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蠶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具養萬物。濳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爲養生之源。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劉氏正義。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祭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

【集解】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集注】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考異】唐書張元素傳引末句無也字。

【考證】學經室集。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

分別聖字。釋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集解】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唐以前古注】後漢班彪傳注引鄭注。方猶道也。

【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諭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八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讀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善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餘論】四書改錯。博施濟衆不是馳驚高遠。即此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即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己性盡人性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驚。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字記謂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夫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字。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取譬非借境。即大學絜矩。中庸不顧勿施。孟子強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開道。全在此也。朱氏於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己推己之目

以著明之。而於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截事矣。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爲各一邊事矣。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於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發明】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子貢說博施濟衆太輕易。夫子知其實不稱名。不知所謂博衆者有量耶無量耶。子貢大端以有益言博衆。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肉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既云博云衆。則自是無有涯量。沒令能濟萬人。可謂衆矣。而萬人之外豈便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衆者非衆。徒修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質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所謂博施濟衆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而後足以當此。儻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爲博施濟衆矣。李光地論語劄記。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堯舜猶病。若學者坐而言此。則非切己功夫。故夫子以仁者之心求仁之方告之。然亦非全無用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其分以及人。此自崇高富貴至士庶皆可行者。顧不取必於其博與衆耳。黃氏後案。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論大小廣狹。天子之仁。厚諸夏而薄四裔。諸侯之仁。厚境內而薄諸夏。遞而推於卿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己之所不得辭者。即施濟之所及。仁者之於人。分有所不得辭。情有不容過。相感以欲而轉責於己焉。所謂能近取譬也。論語稽。子貢從廣遠處言仁。夫子從切近處言仁。子貢之言願大難償。故堯舜猶病。夫子之言則推己及人。只在盡己之心。由近及遠。能立達一人則仁及一人。能立達千萬人則仁及千萬人。何病之有。能近二句指出下手所止。方如治病之方。言近取諸己以譬人即爲仁之方也。

按儒家之所謂仁即佛氏之慈悲。特彼教之布施往往過中。至有捨身以餒虎者。儒家則否。但就耳目之所聞見心力之所能及者爲之。最爲淺近易行。與上章中庸鮮能之旨相應。朱子以圓覺經隨指見月之理解能取譬。是朱子并不諱談禪。後來紛紛關佛者。皆坐門戶之見太深。而信道不篤故也。程伯子以立達與近取作一統說。朱子亦依程子後以立人達人與近取分作兩段。似不如從舊爲安。

